

迴

風

~~舞~~

柳

記

上

莊會
言情
迴風舞柳記上

第一回 孽海定風波潮來

——記柳舞風迴——

話說本書開首正在一年最好時。

大自然很少接觸，所以人們對於

是磚瓦，街道製以灰石，使野

屆春時，却無從覓取春的。

時常把大好春光，就

了。然而雖是這

的勃發，引

夜氣；分

是越

興盛*

場，就是

只有真正夜生

夜戲，到這裏消

未央。天津的幾家舞

花宮舞房，在這日就很是

常，一直未見好轉。作舞場生

自然就容易招致紅舞女，有紅舞

按諸多財善賈，長袖善舞的例子，

意，舞女得到富麗場面的襯托，也可以

好趕熱，見這舞場生意興隆，自會莫明其

有着如許盛況，自必具有過人的長處，至於長處

越好，只要有了錦，就不愁沒人添花，反之却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聲起時，本該立刻去邀舞女下場。他們竟蜷伏椅中，有的並不理會，仍自修養精神，有的遲徊瞻顧，好像不願起身，磨蹭半天，才慢騰騰立起，走到舞女座前，音樂已奏過多半，跳了沒兩步，就該停止了。若在其他舞場自然當止則止，不能破例，但在這裏，因為只有這一對或兩對下場，音樂師看得清楚，不好意思在他才下場就止住樂聲，只可多吹奏一會，於是前半段算是白費了力氣，這時靜靜的場中，正在鴉雀無聲，可以聽到樓窗外汽車來往，那音樂臺旁的桌子，正在一盞白色電燈下面，把桌旁坐的兩個人的面目，照得甚為清楚，那個老人雖然年近花甲，却頗為健壯，圓圓的臉，膚色紅潤，配着頭上蒼白色剪着平式的頭髮，甚是好看了，天然像個富翁的態度，他有一雙能幫助笑容的眼睛，眼尾魚紋一皺，便帶出了笑意，不過那一雙眼睛若瞪起來，也灼灼有光，溜溜亂轉，似乎隱含恨意，顯出並不是完全慈祥的人，他唇上留着兩撮小鬚，式樣很為漂亮，年青人用以裝老，但是老年人留這式樣的鬚子，反可顯着年青，身上穿着件素地無花的鴨尾綠色毛葛夾袍，外置青呢坎肩，坎肩袋裏露出錶鍊，直掛到鈕孔上，却是絲織品，但在鍊端綴有一根二寸餘

長的翡翠錶槓，顏色晶瑩碧綠，價值最少也在兩千元以上，這時他的左臂橫在桌上，右手却正夾着雪茄烟，在小指帶了隻白金戒指，口中噴着濃烟，因為正和那柳眉說話，烟氣隨着唇吻啓閉，而忽濃忽淡，時有時無，由這老頭兒的衣飾和態度上，便可看出是個處境甚豐，善於保養的富人。在他對面坐的舞女柳眉，年紀不過十八九歲，身長玉立，體態苗條，瓜子形的臉兒，十分秀美。最動人的是一雙媚眼，她的眼眶似乎比常人較為凹些，黑如點漆的大眼珠，在眶內顯得窈然深秀，好像蘊蓄着無限深情遠韻，再配上又粗又黑的睫毛，和距離適宜角度彎曲的天然彎眉，真美麗到不可形容，固然她的鼻如玉柱，口似朱櫻，也同樣是造物精工之作，但人和她對面，就被媚眼引去全部注意力，無暇再顧及其他部分，以致許多美點都受了眼的影響湮沒不彰，就如同一個文人，常是多才多藝，詩文書畫，無不超絕，因特別機緣，使他的畫先受到世人賞識，於是只能以畫著名，雖有他長，却因為畫名所掩，不受注意了。這柳眉便是這樣，凡是提到她的，無不聯想到那一雙妙目，其實柳眉的面貌生得極為勻稱，並非只一雙眼好看，實是天生的美人，她在衣飾上

也並不像他人那樣窮奢極麗，爭新鬥巧，然而因為風韻天然，就是隨意梳洗，也是照樣動人，她的秀髮，長不披肩，只在尾梢燙作波紋，近耳處燙出兩小卷曲，耳上長環，似露不露，身上穿着件黑地稍有紅色圓點的旗袍，質料極爲平常，却是剪裁可體，顯得腰身葉葉，曲線豐盈，脚下穿一雙深藍色燈心呢製的平底鞋，別無飾物，連兩手上都是光的，她就是這樣樸素，但坐在燈光之下，由大方的態度中，透出華貴的氣分。雖然對面坐着那豐腴鮮華的富翁，也一點不顯寒素，不過她臉上的膚色，却在那老翁的紅潤面頰比較之下，似乎顯着微黃，稍帶病態美，而且眉梢眼角，隱隱含愁，當時雖作笑容，却是很不自然，由口頰兩旁的笑渦，發出了笑意，只能發展到頰上腮邊，並不能向上衝斷了深鎖的眉峯，那老翁一面吸着雪茄，一面凝眸望着她，似乎體會出她蘊有心事，暗自思忖，雖聽着音樂起奏，也不動身；只把眼光向場中一轉，見尙無人下場，就出口中取下雪茄，彈去指端的灰，點頭笑道：『我這是第三次碰你的釘子，又要問了，你到底是什麼情形，上次退隱，是嫁給什麼人，現在出來又爲什麼事，我以老朋友關切的心問問你，難道你對我還不好

意思，阿眉，你告訴我吧！」這老人說時態度十分誠懇，又特意用獨有的稱呼，叫她作阿眉，這二字固是以前叫慣的，但這時鄭重叫出，爲着提醒她回念經年的舊交，並且表示自居爲高一輩的人，並不比對於青年舞客，說出隱事，怕有種種不便，他的用心可算很深重了，但那柳眉聽了，笑容忽然消逝，似乎被他的話，把心緒給勾起來，但隨即一轉秋波，跟着又把笑容重現，但是更不自然了。眼望那老人，微一聳肩，又搖搖頭，老翁噓了口氣道：「你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呢？難道跟我還有什麼顧忌，」柳眉悄然說道：「我沒一點顧忌，不但跟您，跟誰都可以明說，不過我不願意說，吳二爺您原諒我吧！」那被稱爲吳二爺的老翁笑道：「有什麼原諒不原諒，你不願說就罷了！哈哈，其實妳不說我也料得出來，你一定是嫁了個壞人，只貪年青，忘了上當，到現在被他拋棄了，只可重理舊業，這也難怪，現在年頭兒，年青人有幾個……」才說到這裏，忽見柳眉面上笑容盡斂，沉下了臉兒，發出低細而冷厲的聲音道：「吳二爺請您住口，這樣侮辱人是不應該的，您怎知他是壞人，又怎知我上了當。」吳二爺望着她，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瞧你……哦，這樣

說你嫁的這個人還……你跟他還很好，那麼爲什麼又出來伴舞呢？莫非……」柳眉接口道：「謝謝您。吳二爺請別爲這個費腦筋吧；這是我個人的事，怎樣也和別人無關。」吳二爺吃了個沒趣，面上很不得勁兒，但他終有涵養，點頭笑了笑，打岔道：「你看這回居然沒人下場，樂師自吹自奏，多麼難堪，咱們捧捧他們罷！」說着便立起來，柳眉也正希望借此解開不快的僵局，也就含笑立起，伸臂向他，吳二爺握住她的手，輕輕攬着柳腰，便徐徐轉入場中，但這一節的音樂，已然完了，好在那音樂領班見吳二爺會開香檳，又屢請舞女坐台子，早認識他是出類拔萃，唯一無二的闊客，這時見他下場，更不敢照章行事，於是破格優待，重新吹奏起來，這時旁坐一個西裝男子，也隨而拉起個舞女，下場跟他們湊熱鬧。柳眉因吳二爺跳舞工夫太差，只像走路一樣，把兩腳隨着音樂挪動，所以也毫不着力，只隨便跟他散步，口中說道：「這舞場真新鮮，音樂都沒有限制了！大概從有舞場那天，也沒這樣過。」吳二爺笑道：「這樣正好，大家隨便，本來是這幾個人兒，還管甚麼規矩。」柳眉也嘆道：「看過樣兒還能對付幾天，我想明天就不來了。」吳二爺道：

「實在怕難維持，大約也就在幾天裏就要歇業了！沒有人來還開什麼意思，不過你跟着染這一水，未免太冤，我很不明白，爲什麼這舞場登廣告漏了你的名字，倘若登出你重復出山，自能多叫些座兒，不會這樣悽慘。」柳眉搖頭道：「是我不許他們登的，並不是舞場漏了，他們還直要求呢？」吳二爺愕然道：「你爲什麼？既然伴舞，爲什麼不叫外面知道，哦！說起來我還白爲你費了心呢！前天在這裏遇見了你，昨天下午我在朋友家應酬，和那個北方晚報經理尤伸三同席，提起舞場，我忽然想到了你，就托他給捧一段，也替你招點兒老舞客，方才你說明天不來，我豈不白費心了。」柳眉聽着顏色一變，不由停止脚步，握住吳二爺的手，抖着叫道：「真的麼，你真給登了報？」吳二爺道：「可不是真的，我還騙你。」柳眉頓足道：「咳！你……可曾登出來。」吳二爺道：「我昨天告訴他，最快也得今兒登出來。可是今天我還沒看北方晚報。」柳眉也不跳了，拉着他直向原座走去，說道：「二爺！勞您駕！您千萬辛苦一趟，上那北方報館，叫他們別登我的事，謝謝您，快去一趟。」吳二爺聞言愕然道：「你爲什麼這樣害怕，登你出山又有什麼關

係。』柳眉道：『自然有關係，您先不用問，快去吧！』說着回到座上，柳眉把他的雪茄盒，以及放在桌上的零星物件，都拿起遞給他，又鞠躬央告他快走。吳二爺被她鬧得怔了，說道：『不用着急，你若一定不願意登，我可以給打個電話。』柳眉點頭道：『那也好，您就去！』吳二爺道：『何必這樣忙，他們若是已經登出來，再快也沒有用，若還沒登，等到明天通知他也不晚。』柳眉道：『我明白，可是我心裏……放不下，想立刻知道到底怎樣，好得安心，您就……』吳二爺接口道：『好，我就去打電話。』說着立起走出，到了場外，柳眉這裏，如坐針氈，眼巴巴望着垂幔的出口，幸而電話間就在場外，過了不大工夫，吳二爺就回來了，柳眉接着問怎樣，吳二爺道：『我忘了他們是晚報，夜間不工作，館內沒人，尤經理也不知下落，我問那接電話的聽差，他也說不清。』柳眉聽了，嗒然無語，半晌才道：『我們可以買張報看看麼？』吳二爺道：『這時候報攤早收了市，那兒買去，依我看今天一定沒登出來，我回家寫封信給尤仲三送去好了，不過我實納悶，你怕的是什麼？』柳眉不答，只自皺着眉出神，半晌才似乎想開了些，恢復原來安閑態

度，臉上也微露笑影，搖頭說道：『也許我是庸人自擾，咱們不提這個也罷！好在明天我就不來了。』吳二爺道：『你以後挪到那家舞場去呢？』柳眉怔了一怔，苦笑說道：『我也許不出來了。』吳二爺聽了似乎大感失望，形於辭色的問道：『你不出來，咱們又沒機會見面了，你知道我多麼想你。』柳眉雙目一轉，改口說道：『我不過說着玩兒，不出來吃什麼呢？可是進那一家，還沒有一定，反正天津只這幾家舞場，我一出來你就遇得到。』說着又微笑道：『二爺，謝謝您捧了我這幾天，現在我家裏還有點事，要先走一步，對不住。』吳二爺戀戀不捨的道：『不再坐會了麼？』柳眉道：『謝謝您，改天見吧！』吳二爺知道挽留不住，就舉手招呼茶役，柳眉知道他是叫茶役去買舞票，送給自己，覺得不好這樣在旁等候，就說了句我先去跟姐妹說句話，隨即立起，翩然走過舞池，回到舞女座上，坐在自己原位，一面和身旁的姐妹搭訕，一面等吳二爺送過票來，好算賬回家，這時正當一節音樂奏完，兩個下場的舞女走了回來，湊到柳眉跟前們一個說這倒霉舞場，可不能來了，我昨天就告假，經理一死兒央告，只可再敷衍兩天，那知今兒竟白坐了半夜冷板

凳，到這時才有人跳我，不想又遇着個阿木林，跳一場塞給我一張票，這已經夠氣人的了，誰知這場跳完，他又把票子塞到我手裏，我才轉身走回來，他忽然叫住了我，拉着我的手瞧看，我問幹什麼？他就看看是一張不是，恐怕給錯了，氣得我把票子丟給他就走回來，你說世上什麼人沒有，偏教我遇上，真是氣數。另一個舞女是學生出身，聞言就拋文道：「這才叫國之將衰，必有妖孽，這舞場快關門了，才會來這種舞客，反正明天就是經理大班給我跪門去，我也不來了，人家巴黎舞場三番兩次托人邀我，我偏在這兒受罪，圖的什麼，只顧心軟經不起央告，可是這樣下去，誰也受不住，來了三天，還沒弄到五本票，我在別的家舞場一夜就進千八百，這點兒還不夠賞小郎的呢！比起來真個斃死人。」柳眉聽着，認識這說話的舞女名叫王亞佩，外號是硝皮廠，因其善於吹牛，就如硝廠一樣，無論什麼樣牛皮，只要入廠經過硝製，就能增加層色，比喻她的一張嘴，能夠給自己刷色，丟人的事也能說成露臉，就因為她習於吹牛，又加上過二年小學，便自居為女學生出身，自高自置，說話常引用成句，或是新名詞，其實由於拾人牙慧，不斷鬧出笑話，她仍沾沾

自喜，舞客受不住她那老氣橫秋的勁兒，都不願領教，因而生涯冷落，但仍有人憐她，景况不致太慘，無奈她看着旁人犬紅大紫，心中不忿，又沒法競爭，就仿效《索寓言》上的狐狸，看架上葡萄生得太高，不能得口，就說葡萄味酸，自己並不要吃，她却因得不到闊舞客，就時時把嘴撇着，對人表示她並不倚仗伴舞生活，所以犯不上像別人那樣巴結舞客，言外似說，她也有着盡力報效的闊客人，只是不在舞場露面罷了！這本是信口之談，但被跟她不和的姐妹聽見，就趁機大造謠言，說她有着不露面的拖車，簡直就等於妓女的包家，供給她全部生活，同時也限制她的全部自由，所以她的伴舞只算玩票，捧她的枉作冤桶，永遠得不到實惠，這謠言傳揚出去，她的生意更一落千丈，漸漸變成黑人，再也紅不起來，已是舞界中有名的湯糰小姐了。如今居然又向人說大話，說在別家舞場一夜進千八百，自然是又犯了老毛病，柳眉也不和她抬槓，只笑了笑，道：『你這一說我才想起，今兒楊大班竟沒有露面，他幹什麼去了。』王亞佩道：『誰知道！也許幹不下去，已經辭職了！』柳眉道：『我也打算明天不來，可是應該有個交代，他不在這裏，可跟誰說呢？』王

亞佩道：『說什麼，一說他們又要央告挽留，還得費話，不如歇歇啞吧！』柳眉還未答言，忽見燈光變暗，音樂台上又吹奏起來，那王亞佩急忙退回自己座位等待，因為她口裏雖嫌這裏生意冷落，但舞場生意與她無關，在其他家舞場任舞客如何擁擠，她有時也照樣吃湯糰，一來到這裏，反而意外的遇着一個舞客，居然連跳她兩天，雖然這舞客出手不高，跳上八場只多給十張票，但在她却已打破數月來的記錄，爲要長久攏住，自然不敢不盡心酬應，所以一聽音樂起奏，急忙歸座等候。柳眉這裏只眼巴巴的望着垂幔出口，盼望那茶役快給吳二爺買來舞票，送給自己好向櫃上算回現鈔，趕着回家，隨見那茶役在樂聲起時，走了進來，拿着一疊舞票，送到吳二爺桌上，柳眉不由詫異，心想吳二爺教茶役買票，應該對他說買若干本票送給柳小姐，茶役買得之後，就直接送到自己面前，這是照例的簡截的辦法，却爲何又送到吳二爺那邊，莫非他忘了吩咐，想着就見茶役把票放在桌上，吳二爺並沒有說話，茶役便走開了。柳眉越發納悶，買了票爲什麼還不給我，跟着又見吳二爺等茶役走開，才把票拿起，又從皮夾裏取出幾張鈔票，每張對摺兩次，使其面積變

小，才一一的夾入票本裏。柳眉這才恍然大悟，他是在票本內加餽兒呢。原來舞場習慣，有些舞客，因和舞女要好，從豐報效，規矩當然是多給舞票，但舞票是折賤性質，譬如多給百元舞票。舞女只能得到半數的實惠，另一半便歸諸舞場，舞客對舞場，既無感情，又無野心，自然不願作多餘的貢獻，於是就另想辦法，將現款夾入票本之中，付與舞女，來做個心照不宣，舞女抱現款獨吞，自然要感謝盛情，這個人名爲夾餽，好比水餃一美食品，用票本做表皮，將鈔票作肉餡，餡自然比皮肥美得多，然而餡大皮薄，勢所必然，舞場方面暗地受到損失，認爲是不法行爲，查出來是不肯干休的。柳眉見吳二爺居然弄這手法，明白他是買自己的歡心，和他相識經年，雖然表面還沒有越軌行動，但內裏未嘗不包藏野心，自己早有覺察，今日他額外破費，必有所爲，若在平時，我就不受這種密錢，無奈現在正有需用，怎能天與不取，我若不爲着弄錢，還不担驚受怕的出來伴舞呢，只是他既把舞票夾餽了，勢不能再教茶役送來，若非他親交，就得我自取了，好在我就要出去，由他座旁經過，便可順手牽羊的帶走。柳眉這些思想只發在幾秒鐘間，這時場中已有兩對舞侶

下場，柳眉心裏打算等這一場音樂奏完，再走出去，須臾一場跳畢，她還未立起，討厭的王亞佩又走過來，向柳眉附耳說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你今天運氣不錯，我看見那老頭兒給你的票本兒裏夾餽兒了！都是五十元一張的絳色鈔票，起碼也有五六張，那老頭兒也有點兒外行，作私弊怎能在桌面上，教他們看見又得麻煩，我去年有個姓丁的客，是在南京做大官的，那人真漂亮極了，有一天開了兩千元小支票，夾在本裏，彰明較著的教茶役送給我，支票摺起來和舞票差不多，誰也看不出來，那才叫會玩兒呢？」柳眉急待要走，無端被她絆住，已是厭惡，何況她又大吹其牛，只不好意思敷衍，直待音樂又重復奏起，王亞佩才重歸己座，柳眉好似遇赦一樣，立起急待要走，那知已走不脫了。只見一個二十多歲西裝少年，已走到面前，向着她微微伸臂鞠躬，柳眉初覺一怔，繼而悟到這人是邀自己下場同舞，柳眉只因滿心惦記回家，坐着等待吳二爺送來舞票，竟沒想到還會有人相邀同舞，這時見少年到了近前，大為煩惱心中暗罵王亞佩，盡和自己絮叨，耽誤到音樂起奏，有人來跳我了，這不是堵心，想要拒絕不跳，但是幹何事思何理，在那裏就該守那裏

的規矩，自己坐在舞女座位上，既非坐別人台子，又正在開舞時間，怎能拒絕舞客的邀請，只可委屈着跳吧，但跳了這一場，她又不好立刻走開了，想着心中又急又氣，但脚步已向前移，伸出玉臂，被那少年攬着，同入舞池了。她跳着根本就沒注意這同舞少年，只覺這人頭髮梳得甚光，臉子抹得極白，西裝燙得筆直，舞步也跳得不差，不過柳眉舞技嫺熟，只下意識的移動兩腿，就足以應付了，心中只想自己的事，既怨吳二爺多事給自己登報，又不趕快給自己送票，更痛恨王亞佩，胡拉亂扯，耽誤時間，以致又遭這舞客糾纏她，恨得暗罵討厭缺德，但柳眉夢想不到王亞佩也在切齒痛罵她呢！原來和柳眉同舞的少年，正是方才跳王亞佩的那個舞客，不知怎的，又看中了柳眉，竟拋棄了王亞佩來個跳槽，固然這種事在舞場中並不新奇，花錢大爺，盡可從心所好，無所謂違章背例，但在舞女方面，若是姐妹要好，不願傷損感情，也可以對舞客婉言拒絕。柳眉雖和王亞佩並無交誼，但在這殘燈未滅之際，絕不願為幾張舞票得罪她。柳眉所以接受這少年邀請，實是因為不知他是王亞佩的及時霖雨，若是知道，還巴不得有詞推却，自己好走呢。柳眉只因滿腹懷

着心事，除了敷衍那吳二爺，更無心緒注意他人，尤其在吳二爺告訴托人登報以後，柳眉更是心慌意亂，簡直忽視了場中人的存在，那會留意到王亞佩的舞伴是何模樣。但王亞佩怎能知柳眉的心情，只認爲她是明知故犯，既恨那舞客中途相棄，自己已白費了殷勤，他倒飛上別枝，真是狼心狗肺，該死東西，又恨柳眉不懂情面，把我的舞客勾去，一定是曾對他轉眉遞眼，賣弄風情，真是無恥賤人，他最傷心的是，坐冷板凳已歷多時，好容易得着賞識的人，空囊的錢夾，才有些凸起，立刻又要凹下去。自己方才處心積慮的定下計畫，想要攏絡住這個客人，從他身上弄一件夾大衣，還兩個月的房租，竟是白費了心機，一切歸諸虛無了。她氣得流淚，恨得咬牙，口中喃喃咒罵，恭請過往神靈鑒察，使柳眉遭到報應，她的詛咒居然有效，柳眉那裏果然已冤枉的遭到報應了。柳眉正在跳着。只覺那少年臉兒儘向自己頰上貼來，柳眉感到他有意輕薄，甚爲憤怒，其實這貼頰本是舞女一種攏絡人的媚術，事本平常，甚於此者尙多，不過柳眉却向來不肯同流合污，但現在也不好作什麼反對的表示，只好盡力躲避，那知躲了上面跟着下面又發現不穩，那少年的手有

了不老實的動作，同時肚皮也好似突然膨脹，向前進犯，這些輕蕩舉動，本是由王亞佩慣壞他的，他又轉而向柳眉施展，柳眉怎能忍受這個，就用力甩脫了他的手，猛將身體向後一退，完全和他分離，那少年被她這突然的舉動驚得一怔，愕然問道：「你……你怎麼了……」柳眉滿面嗔怒，方要向他責問，不料耳中聽得樂聲忽止，立刻心中一轉念，自思何必嘔氣，不如趁坡兒借個託詞，省些事吧，就忍氣強笑說道：「對不住，我忽然心口疼了一下，那少年明知受了他的冷遇，但也無話可說，只得退回原座，柳眉却不想重回座上了，打算先到吳二爺座上取了舞票，便出場回家，也不理那少年，逕向前走，到了舞池邊上，擡頭向吳二爺座上瞧看，見吳二爺仍然坐着狂吸雪茄，向自己點頭而笑，似有招呼之意，柳眉也向他微笑領首，却不料在這領首之際，她忽然眼角一掃，由吳二爺座上看到他的後面，在距離吳二爺五六尺外，緊靠垂幔下面的一隅，忽然發見有人坐着，那地方光線最暗，影影綽綽，只能看見輪廓，面目辨不甚清，因為那陰山背後向來沒人肯坐，除了舞女的拖車，或是在上座太滿時，舞客沒奈何方肯屈就，此時全場盡是空座，偏有人單挑那

地方坐着，似乎可疑，若說是舞場中人，却又不像，因為桌上還放着熱氣騰騰的茶杯。柳眉不止為這個引起注意，還似心中發生預兆，一見那個人，不知怎的竟心跳起來，就凝眸注視，只見那人屈肱斜伏在桌上，頭兒也傾斜着；倚在臂彎之間。因為燈光太暗，看不清面目，只瞧見一張雪白的臉，顯現在黑色的背景上面，那人當柳眉擡頭相望，忽向下縮了縮，右半邊臉兒，竟沒入陰影中，柳眉雖然更不能辨識，但似乎由那人身上傳過一般電力，直入她心中，使她突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，不由身體抖顫，腿也軟了，兩眼直勾勾的向前望着。脚下却仍下意識的向前移動走到吳二爺的座前，她眼中已瞧不見吳二爺，也聽不見他說話，一手握定一張椅背，注目瞧着幔下，因為距離已經很近，而幔下的人雖然遮着半邊臉兒，也已逃不開她的觀察，終被認明是誰，倒並非看見面目，也不是由於觀察體格，而是因為日日相守，心心相印的人，精神上有着不可思議的感覺，只一瞥就知道了。柳眉猛然面色大變，慘白如紙，喉中似乎嘆息，又似驚呼，發出一種慘厲之聲，却低得連旁邊的吳二爺都不能聽見，她身體抖戰着，撲地坐下，幸而恰有椅子承着，未致跌落地

下，她身體才挨着椅子，忽又躍然而起，口中發出啞澀之音，叫着：「意澄！意澄，……意澄……」就直向幔下那張桌子奔去，吳二爺見她好像突然發瘋，嚇了一跳，用眼光隨着她看去，只見柳眉奔到那桌前，伸手就拉住那人的手臂叫道：「意澄！意澄！你來了！我知道你爲什麼來！我違背了你的話，可是爲你……你……你既來了，必然對我有疑心，我實在……」那個幔下的人，在柳眉喘喘吁吁斷斷續續的說話時，已經挺身坐直，吳二爺才看見是個二十多歲的人，面容英秀，只是近於瘦削，似帶病容，膚色甚白，真是慘白少年，身上穿着青色西服，身旁地下立着一隻扁形的旅行箱，有一頂呢帽放在箱上，這是吳二爺從側面看見的，心中詫異，這人怎到舞場帶着衣箱，柳眉跟他是何關係，怎竟這樣情形，柳眉却全神注定那個少年，並未瞧見箱子，只哀聲說着。那少年沉着臉，瞪着眼，却在唇邊掛着冷笑，不容她說完，已厲聲喝道：『請你住口，不必再瞞哄我，你既然願意重理舊業，當然我們的關係就此斷絕，沒有什麼可說，我只祝你後福無窮，以後能由舞場得到有財產的伴侶，我很慚愧白害你受了半年窮苦，你也太不了解我，我並非糊塗人，你

若早跟我說明，我一定讓你自由，何若這麼說謊隱瞞，我若不是今天看報上登着你又出來伴舞，上這兒得到證明，還一直當你是在……哈哈……被你騙到什麼時候才能明白？這樣離開最好，你多珍重！我走了！」柳眉伸臂向前叫着：「意澄！你不能走，你聽我說話！」但那意澄已直奔出去，頭也不回的消失於門幕之外。柳眉忽然一聲哀啼，就撲倒在地，吳二爺看着大驚，急忙奔過去扶起柳眉，柳眉通身顫抖着，立刻扶着他的胳膊站起，又踉蹌踉的向外趕去。吳二爺見她顏色慘白，呼吸急促，知道必是受了大刺激，就不敢放她手，仍扶着叫道：「你歇歇兒，他已經走遠了！」柳眉並不理會，仍奔到門外，見已沒了人影，知道吳二爺說的本錯，他已走遠，不能追及了。就悲聲哭道：「完了！完了！我知道完了，他帶着行李回來就是，打算離開我，天呀！坑死我！冤死我。」吳二爺雖不認識那個少年，但由柳眉的神情裏，已看出和他有着深切關係，而且現在必有特殊因由，才演成這奇突的變故。就慰藉道：「他已走了，你難過也沒用，先回去坐吧！」柳眉聽了猛然抬頭，眼中射出帶恨的光，搖頭說道：「我不進去，還進去做什麼？吳二爺這回你真害苦我

了！」吳二爺大驚道：「什麼我……會害苦了你。柳眉倚在門旁牆上，喘息着道：『我也不能怨你，你也是好意，托人在報上捧我，想不到倒毀了我，實告訴你吧！我這幾月沒出來伴舞，人們都猜疑我已經出嫁，這是不錯的，我嫁的就是方才來的這個人，他姓凌名叫意澄，因為還沒得到他家庭允許，所以尙未正式結婚，不過已經……』說着把從下的話咽住，沉了一沉，又道：『可是我的命太不好，他原本在一家公司作事，薪水不多，因為愛上我，不願叫我失望，就挪用了一點公款，組織我們的小家庭，那知家庭才組織好，他的虧空就發現了，被經理辭退，賦閑在家，我們的生活一點點的就窘起來，我的私蓄已經賠墊完了！他還是找不着職業，實在沒法，我有一天就提議要重入舞場伴舞，掙錢暫且維持，那知他竟非常反對，認為舞場是很不好的地方，既離開了，就不該再踏進去，尤其是已經出嫁的人，他寧死不願教妻子做舞女養活自己，言外還似乎疑心我不能忍受貧窮，已對他有了二心，想要重回舞場，去尋舊時豪客，享受富麗生活，我見他有了疑心，就不敢再說了！不料又過了幾日，越發沒有辦法，我的父親雖然待我很好，並不逼勸我，許我

自由出嫁，可是他已老了，身體又壞，我怎能不供養他，供養他得用錢哪！我又從意澄家信裏，看出他只有一位寡母，也仗他供養，兩個人身上，全擔着很大責任，這樣下去，可怎麼得了！我左右想，覺得意澄挪用公款，雖然荒唐，可是爲我幹的，也可說是被我害的，任旁人怎樣恥笑，我只能感激，不但到死也不能背負他，還得想法把他從困境裏救出來，可是在天津名氣已壞，再不易謀事了，最好回北京去設法，也可以教他母子團聚，就打算弄一點錢給我父親留下一半，另一半作我們回北京的盤川，可是我有什麼法兒弄錢，只可還是回舞場，無奈他又不願意，苦想了好幾天，最後才決定爲着我們前途幸福，只可瞞着他幹一下了，最近他又因爲心中抑鬱，害了場小病，連醫藥費都欠着沒還，這一來更逼我不得不快幹了，就跟他造了個謊，假說法租界有一家公館，要請一位開蒙的女教師，教他的兩個小女兒，有朋友把我薦去，我雖然只有兩年小學程度，但教些人手刀尺，總還可以對付，落得每月掙幾十元錢，他起初還不贊成，經我勸了半天，才答應，我就進到這舞場來，可是第一天已露出破綻，因爲回家太晚，他問既教小學生，怎會在夜間開班，

便是學生白天還要上學，晚上補習，也不最過半夜還授課，難道學生夜裏不睡，我當時幾乎被他問住，幸而還有急智，就回答教學在十點前便完事了，但因那公館裏還有位十七八歲的小姐，知道我會跳舞，定要跟我學習，所以又耽誤了工夫，不過也是有報酬的，每月總可以多落點兒，只是不能長久，教會就停止了，意澄聽我的話，似乎還不大相信，但也沒法說我是假，就挨了過去，我也知道這樣不是久局，不過只希望能蒙蔽他一兩個月，掙夠了錢，就實行我的主意，那知你吳二爺忽然熱心，竟托人登起報捧我，這一來把我的私弊都給揭穿了，意澄一定是看見了報知道我背着他又進了舞場，當然不向好處猜想，把我當作個沒信用沒廉恥的浪漫女人，一定給氣得不輕，但還怕報上登的不實，就自己前來查看，見我確在這裏，就把心傷透，自己走了，你沒見他帶着箱子，那就是告訴永遠離開我了！天呀！這冤上那裏訴去，我可怎麼好？」吳二爺聽了，才恍然大悟，蹙足說道：「唉！我真想不到，會給你惹了事，其實我是……」柳眉接口道：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絕不會怨你，只怨我的命，吳二爺改天見。」吳二爺很難堪道：「你……你！我真對不住，你不

拿外衣去麼？」柳眉苦笑道：「我那有外衣，就是這樣來的。」說着揚了揚手，轉身就走，拋下吳二爺呆呆立在門前，望着她一溜歪斜的行去，柳眉出了舞場，神智昏昏的，走了不遠，便遇着輛洋車，叫住坐上去，直回到家中，這個兩間房子的小家庭，在數月前還視爲安樂窩，溫柔之鄉，但此後漸變爲患難之區，今日更成爲斷魂之地了，柳眉打發了車子，直入房中，心中還希望澄澄能因着什麼特別原故，由舞場回家一轉，自己捉住他定可細訴心曲，使事情得到轉圜，但進入房中才知所望全虛，屋中燈光雖然明亮，照徹四壁，却不見有人影，柳眉撲地坐在床上，舉目四觀，見一切如常，並無變異，所陳設的傢俱，本由意澄澄用犧牲前途的公款所購，因數月的坐食山空，已經賣出多半，只遺留一床一桌，和兩把坐椅，疎落落的和空闊的房間，對映成一付傷心的景象。柳眉一手撫心，一手掩淚，怔了半響，再望望桌上，才見有一張字紙，壓在一隻煙灰盤下面，柳眉急忙取起那張字紙，又見下面還有張摺疊的報紙，就先看那報紙，正是吳二爺所說的那張報紙，把登着自己重回舞場的消息的部分，摺在表面，知道這是意澄澄故意留給自己看的，再瞧那字紙，只

見上面寫着：「謝謝這張日報，揭穿你的欺騙，讓我完全覺悟了！你是繁華世界的舞女，本應該嫁給富人，享受物質生活，我這渾蟲，竟把你當作另一種人，認為可以滿意於戀愛生活，能夠甘心食貧居賤，自然完全錯誤了，你既忍受不住窮苦，大可早些說明，我絕沒拘束你的權力，又何必這樣欺騙，明是回舞場重尋你的舊好，却告訴我到人家去教學生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沒尋得固定的購主，所以對我暫且敷衍，到有了可以領回來同居兒，我就要被驅逐了，那時候也快到了，但我何必等待受恥辱，還是先走開吧，我們從此分手，永遠不要相見，我也不必後悔自己愚蠢，更不必抱怨爲你犧牲得冤枉，只祝禱繼我而來的第二個男子，不要像我這樣貧窮，能有大量金錢，維持長久情愛，而就顯得你愛情專一，人格高尚，自然受不到像我這樣的傷心，不過我還想見你一面，現在到舞場看看，作最後訣別，我就走了，祝你得意。」上款只署了個澄字，柳眉看着，冤憤難當，淚流滿面，又見上面並沒有上款，也並未曾寫自己的名字，知道他實是涕惡痛絕，就連叫自己一聲，也覺是屑了，自己一切爲他打算，如今反弄成冤獄，受地誣枉拋棄，這可怎麼好，雖然我並

不倚仗他生活，可是既已把身體托付給他，立誓生死不渝，他能捨我，我可捨不了他，非得尋着他把我的冤枉說明，重圓破鏡不可，我萬不能像別的舞女，今天嫁給張三，明天又嫁李四，她們是幹慣了，心腸已經狠，面皮已經磨厚，我却是自從伴舞以來，向沒有跟男子發生過關係，意澄還是第一次教我獲得情愛的男子，我從愛上他，就決定一世只愛他一人，以後雖未結婚，可是從同居那天，我就自認是凌家的人，寧死也不能變心，現在雖經這番變故，我仍要抱定原來宗旨，就是上天入地，也必得尋着他，若尋不着，就等到老死，我仍姓我的凌，可是我往那兒去找他呢？他此去必回北京家中，以前我雖看過他的家信，却只記得好像住在東城未曾注意詳細地址，想着忽然有所觸，自思意澄也許還有信件遺留在這裏，我何不找尋一下，也許發現他家中地址，就向桌上抽屜中，和床褥下各處翻尋，不料片紙隻字俱都沒有，知道意澄必是把他的信件俱都帶走，也許他想到這層，要作個澈底的絕斷，就不給留一點痕跡，以免我再去纏擾，真是狠心而又細心，我算把他得罪苦了，想着不由伏在床上，嗚嗚哭起來，哭了不知多大時候，似乎昏然欲睡，忽覺肩

頭被人打了一下，柳眉心中正想着意澄，朦朧中忽被驚醒，只當是意澄回來，不由翻身坐起，但還未張眼瞧看，已聽眼前有個粗啞喉嚨，挾着咳嗽聲斷續說道：「你這是怎麼了，門也不關就睡了覺，他又上那裏去了。」柳眉一聽，心中立刻冰冷，知道來者並非意澄，而是自己的父親，猛覺一陣悲酸，忍不住又哭起來，他父親是個長瘦的老人，頭顱特大，但已瘦得只剩皮包骨，見稜見角，又加滿臉黑麻，一雙火赤的紅眼，看着十分可怕，頭上雖是剪髮，但已多日未理，留得很長，由前面看，頭髮起着樓子，好像頸後還垂着小辮似的，一張焦黑嘴唇的大口，向旁邊歪着，連累得眼角向下傾斜，這付醜怪形容和柳眉的美豔風姿，恰成對比，教人看着，誰也不信他倆會是父女，尤其她父親的身量長得好像電杆，只是背駝腰彎，又像個大蝦米，兩隻長臂懸空宕着，兩隻長腿又好像和上身不相疑附，和柳眉的嬌小波俏身材，完全異致，而且她又親姓曹，跟柳眉也互相異相，但這却是原因的，柳眉自幼年以迄長成，一直隨着父親姓曹，到作了舞女，爲要引人注意，另起個漂亮名字，才把本姓取銷，本來舞女很少顯露本姓，而這曹字尤嫌沒有雅趣，和什麼

名字連在一起，也不好聽，所以她就另行取名柳眉，看着好像姓柳，其實只是個藝名，和伶人中英蓉草並不姓芙，白牡丹並不姓白一樣，但她父親雖然有這樣一付難看相貌和不大風雅的姓，却也有個好聽的名字，這名字還是與衆不同，既像外號又像官銜，凡是認識他的，都稱以曹局長，他也時常以此自稱，把本名久已湮沒，連柳眉也不知道了，至於他這局長稱號的由來，留待下文再表，且說這時曹局長立在床前，望着哭泣的女兒，瞪圓了通紅的眼睛，喉中吁吁狂喘，撫着她的肩頭，方要說話，忽然咳嗽起來，喘嗽半晌，連吐幾口濃痰，才坐在床邊，擺手說道：「你哭什麼，莫非跟姑爺嘔了氣他又上那裏去了。」柳眉搖搖頭，抽咽着道：「他走了，拋下我走了。」曹局長聽了，猛然跳起喊道：「他走了，他爲什麼？」喊聲未已，忽又一聲噁啞！立刻彎下腰呻吟，她忙扶他坐下，捶着背道：「您幹什麼着急，心口又疼了吧？」曹局長咬着牙道：「不要緊，一會兒就好，你快說他爲什麼。」柳眉道：「您不用問，問也管不了，快回去歇着吧，哦，你必是要錢來了。」說着伸手取出兩張鈔票道：「今天我正有錢，您拿這兩塊錢回去吧，可不要再喝酒。」曹

局長並不接錢，搖頭道：「錢先不忙，快告訴我是怎麼回事。」柳眉搖頭道：「得了，您正病着，何必跟我操這份心。」曹局長道：「我這病是成年帶着，不算回事，你快說吧。」柳眉無奈，才把意澄氣走的首尾情形說了，曹局長聽着，怔了半晌，才道：「他走了，就這麼走了，聽你的話，還像對不住他似的，你也太死心眼兒了，他那點對得過你呀，不瞞你說，這凌意澄，我壓根兒就沒把他看重，只因爲是你選的，我不能說破話，要是個貓兒狗兒你要嫁他，我也當作姑爺，你想想他一個窮小子，硬挪人家公款，來在你面前裝闊，這不是荒唐透了，以後還虧他的上司厚道，沒有追究，要不然早上獄裏住着去了，自從散了事，就守在家中，腆着臉吃你，你想出去掙錢，他還又臭又硬的不肯打算教你跟着一塊兒餓死呀，我早看着氣不忿，可是犯不上說，如今你好心幫他，他倒嘔氣走了，這份糊塗行子，有什麼交頭兒，還值得傷心呢，依我看……」柳眉不待他說完已滿面不悅的擺手道：「你用說了，我不要聽，告訴您吧，誰都能罵他荒唐，只我不能，因爲他作荒唐事，全是爲着我呀，再說，這回他生氣拋我，也是因爲太愛我了，見我騙他，才分外傷

心，我完全明白，任憑誰說什麼？也動不了我的心。」曹局長看看她道：「你可別疑心我是嫌貧愛富，誠心給你們孀生，我還能活幾年，我只你這一個女兒，只要你適心如意，我死了也不算什麼。」柳眉聽着感動得泣然說道：「你別這樣說，我只您一位親人，怎樣也得替你打算，所以這次要隨他回北京，先想法去掙錢，也就是爲着……」說着嘆息一聲道。「誰想出了這樣波折，以後可難辦了，又沒個人商量。」曹局長道：「怎麼沒人，我不就是個人，你跟我商量難道不成。」說着見柳眉不語，就裂開嘴笑道：「我明白，你是怕我嫌着凌意澄，不出好主意，這你可想錯了，孩子，你要明白，我不是嫌他，只是疼你，如今你既非要跟他不可，我怎能叫你焦心不順着你的意思辦呢。」柳眉嘆道：「我知道您疼我，可是只怕也沒法兒，現在他是走了，論理我應該立刻跟着上北京去找他，雖然不知他家的地址，豁出日子打聽，也總尋得着，沒奈有你在這兒，我不給留下點錢，就能忍心走了，若想留錢，還得回舞場掙去，頂少也要個月期程，方能掙得夠用的錢，可是意澄已經對我生了疑心，我趕緊尋去解釋，還許能說明白，若再耽擱許多日子，他知道他走後還

在舞場混了整月的事，那就更不定怎樣猜想，只怕說破嘴脣，他也不信了。」曹局長喘着說道：「你不要爲這個爲難，就自己快上北京，不必問我，我……我那就餓死了！」柳眉含淚搖頭道：「我那能……咳！你別說了，就是我心拋下您，自己也得用錢，既不知他的準住址，到北京得另尋落脚地方，這一來不定得費多少日子，沒錢那兒成呢，若不帶錢去，到北京舉目無親，更沒法可想了。」說着嘆息拭淚，曹局長也只有發怔，一時房中寂然，只聞他哮喘之聲，過了一會，柳眉忽咬牙道：「天呀。真難死我了，我只恨吳楚青，害我不淺，平白的登什麼報，我用得着你捧……」她才說到這裏，忽見曹局長瞪大了眼叫道：「你說……吳楚青……吳楚青是誰？」柳眉被他嚇了一跳道：「你嚷什麼，吳楚青就是我方才說的吳二爺。」曹局長道：「哦哦！吳二爺，他有多大年紀？」柳眉道：「看着像有五六十歲，是個挺時髦的老頭兒，常跑舞場聽人說他家裏很有錢，好像還做過官兒。」曹局長道：「不錯，他作過一任局長，可是人家的局長，跟我這局長不同，人家是真局長，我是招笑的局長，這人身量不很高，圓臉兒大眼睛，很精神的，衣服也總穿得十分局

面，他的家是在南正街住。」柳眉點頭道：「對了，你說的人樣兒，一點不錯，他家住在那裏，我可不知道，哦，你怎認識他？」曹局長睜圓了紅眼，望着柳眉，並不言語，忽然立起來，兩手搓着大腿，滿屋亂踱，柳眉納悶道：「你怎麼了，可說話啊。」曹局長不應，來往踱了半趟，才又坐回床上，望着對面的牆，目光呆直，似作深思，柳眉搖撼着他的胳膊，連聲問你怎麼了，曹局長又怔了一下，忽地轉過臉，握住柳眉的手叫道：「孩子，我肚子裏事，存不住了，只可告訴你吧，現放着有這條路，我不能瞞着你受苦爲難，孩子，你聽了我的話，也許……那就全在你我不管了。」柳眉看着他的奇怪神情，聽着他的話，問您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曹局長推開她，說，你並不是我的親女兒，那吳楚眼，叫道：「什麼？您說，您又實情，不但我不是你的親爹，在是死是活，我可

故，嫁了給我，她

拉洋車的，她來到我家，才

娘已不能再回去了，生下你來，

跑了，以後再也得不到她的信息，

藏在心裏，沒對人說過，如今我也沒有

巧，會在舞場裏遇到你的親爹，我又何必瞞着

你這步難呀。」柳眉瞪目問道：「你說的這……」曹局長點頭道：「我說的都

話，你聽着，我要把肚裏十九年的話，告訴你了。」柳眉顏色慘變，悚然靜聽，曹局長就說出一篇故事，正是舊夢如煙，淒愴心底事，前身是月，圓缺眼中人，後事如何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傲骨寄風塵金揮盧雉 高探移月影玉倚蒹葭

話說由本書開場之日，向前追溯，數到十九年前，正當暮秋時候，一天夜裏，約摸十二點鐘，某租界的僻巷中，有個土棍崔牛兒開的小賭局中，正當開賭的熱鬧時候，場中立着兩個案子，一邊是錢攤，一邊是壓寶，贏錢的得意揚揚，自誇神機妙算，輸錢的都咂着嘴兒嘆氣，相望着抱怨罵街，但這得意和失意的情景，都未延續很大功夫，到寶官兒又把寶盒遞出來，放在案上，立時又鴉雀無聲，各自用心思索，有的喁喁私語，也有的自說自道，略遲一會，就有人喊道，媽的，我就不信沒有么，這回還壓他兩毛么孤丁，接着又有人喊道，看明白了，五毛錢，免二贏四，么三不賠，右邊又有人喊就是這一堆票了，三四雙穿，大家這樣七口八舌的亂喊，但也有不開口的，只咬着牙把錢壓上，須臾之間，都壓完了，因為這是家小賭局，並沒有像大賭場那些規矩，賭徒多是下等窮人，也不能保守秩序，嘈過一陣看案子的局家就喊道：『怎樣，都壓好了，這就開啦！』他這話一說，立刻又有一個猶疑

不定的主兒，伸手按住自己所下的注，叫道：『等等兒，我不壓三了，這一寶怕
是二？』看案子的道：『好，攔好了，別猶疑，沒人再壓了，開吧！』話未說完，
猛聽門外有個粗啞喉嚨喊道：『等着還有俺哪。』大家回頭看時，見個稍長大漢，
由外面一溜歪斜的走進來，身上穿着一件由舊軍衣改成的破褂子，鈕扣全失，前襟
敞露，下面一條說黑不黑說灰不灰的套褲，腳下一雙差樣光的鞋，一隻圓臉，一隻
抓地虎，都綑着麻繩，生得一張長形驢臉，被汗漬塵污遮得不露皮膚，所以看不出
多大年紀若勉強猜度，可以說年在三十至五十歲之間，臉上瘦得有骨無肉，稜角嶄
然，兩隻向外突着的大眼，和高聳的鼻峯特別令人注目，尤其眼珠鮮赤，好像荒郊
外慣喫死尸的野狗，分外怕人，多少人看着，都從鼻中哼了一聲，好似對他久已藐
視，那看案子的冷笑道：『曹局長呀，得歇着你的吧，你還有老大出息，又是一毛
錢，麻煩半天，別耽誤工夫，等下寶再壓吧！』那曹局長聽了大怒道：『你別瞧不
起人，今天曹爺有錢，要下大注。』說着舉起右手，捏着兩塊耀眼花的現洋，嘩
嘩的相觸作響，跟着就踉踉地踉向裏走來，直撲到案子上，撞得案子搖動，旁邊的

人忙推住他道：『你別是醉了，瞧這勁兒，打算掀案子是怎樣？』曹局長裂嘴瞪眼地望着案上道：『我下注來了，憑什麼掀案子，哦！你們都下好了，我……說着將錢向案上四面巡遊，似乎不知放在那裏是好。』看案子的叫道：『快着，快着，要壓就壓，別耽誤工夫。』曹局長猛一蹶脚，用力把洋錢拍在案上道：『進門闖三，我就是進門闖三，兩塊錢攔三孤丁。』這一下用力太猛，把旁人壓的注都給震亂了。若在平時，定然要受衆口叱罵，但這時衆人見他下了大注，成的最豪的賭客，都犯了勢力眼，並沒有吵鬧，有個身穿號坎的車夫，拍着曹局長肩頭道：『曹局長，今兒個你怎這樣闊，莫非在那裏搶着票了。』曹局長叫道：『去你娘的！你才搶哪！爺們這是憑力氣掙的錢，今兒個拉了個座兒，從俄國地拉到法國地，他就給了俺兩塊錢，這不是財星發旺嗎！我就趕早交車，趁熱鬧賭個小舅子的。』另一個臉上，有刀疤的瘦人笑道：『這個座兒大概是局長的鄉親吧！』曹局長搖頭道：『不是我們山東人，是個法國人。』那個穿坎肩的車夫道：『他爲甚麼給你這些錢，別是拉到法國橋底下去了。』曹局長纔答了一句，橋底下你去，看案子的已喊道：

「開了，開了。」他就再不作聲，一隻手扶在那人肩上，把頭探到許多頭顱中間，瞪眼瞧着，在他身旁的人，都聽他呼吸急促重濁，好像拉鋸一樣，眼瞧着寶盒開了，果然竟出了三，曹局長手舞腳踏，真要跳上天去，但他一聲好沒喊出口，旁邊那瘦人已嘞嘞怪叫起來，原來局長喜歡得意忘形，不知自己一隻手放在他人肩上，兩隻手中間還隔着那瘦人的頭顱，硬要拍到一處，就在無意中打了人家一個嘴巴，瘦人叫着向他不依，曹局長擺手道：「別着急，我叫你吃喜兒。」說着看見自己所押的兩元錢，已變成白花花的七塊，另外還有幾隻零角，就拿起來，把零角給了那瘦人，那瘦人不滿意拉着他道：「挨了打還不給個整兒。」曹局長伸手把他推開，轉臉向衆人道：「俺曹局長要轉運，可贏了球的。」對面一個開肉鋪的胡子獎落他道：「我說局長，可真不易，你有多少年沒見過整塊的洋錢了？」曹局長聽了，似乎勾起了心思，望着手中的錢嘆道：「唉！沒見過整塊錢，倒是笑話，沒見這些錢可有些年頭了，俺自從山東來到你們這裏，直拉了五年洋車，這還是頭回洋錢湊羣兒來找我，若說當初俺在山東作局長的時候，莫說七塊，七萬塊俺也見

過，好漢不提當年勇罷了！」胡胖子向衆人擠了擠眼道：「你們這麼？局長見過七萬。」說着又咬牙作態地道：「七萬呀，誰比得了！哼，豈止七萬，再來個八萬，等六九萬就和啦。」曹局長也不理他們譏諷，只對着案上連連眨眼見下一寶，已經作好遞出，看案子的叫着快壓，他挺了挺胸，猛然把脚一跺，手所拿的七元錢又擱到三門上，才用破衣袖抹着額上因贏錢而驚出來的冷汗，及至寶盒的蓋兒又行揭起，曹局長只見盒內居然又是個三！那三個圓點兒，倏然漲大，飄然浮起，直向自己眼上撲來。跟着就覺頭兒發暈，閉了閉眼再看，盒內果然是三，才明白自己眼睛瞪得過力，視神經都起了變化，想不到竟又贏了，滿屋賭徒都咋舌搖頭，羨慕曹局長的運氣，曹局長見自己的錢，已由一疊變成一堆，才旋風似的轉回身來，把錢抓到手裏，數了數，連本帶利，已有二十五塊多錢，歡喜得心裏撲撲亂跳。自想這可是上天可憐窮人，憑空得了這些外財，自己勸着自己道，久賭無勝家，就此好了場吧，再賭下去，一定要輸，但他見旁人又都下了注，心裏又癢起來，便顛着手裏的錢，猶疑不決，正在這時，忽覺身後有人推了一下，回頭看時，見是同業的陳小

禿，使着眼色擺手，曉得他是一番好意，勸自己收局，正要就此退出，不想又聽見有人閒談道：『曹局長這才是賭出紅來了，看他這樣運壯；準能運紅三寶，再押還得贏。』又有人接口道：『再紅一寶，就是一百多塊，發小財了，只怕沒這個膽子。』曹局長聽了，覺得這話大是有理，要把這些一骨腦再押一下，紅了豈不是小財主了，想着便只顧了贏的一面，而忘却了輸了便要一文不有，就向陳小禿搖搖頭，陳小禿見他不受善言嘔氣走出去，曹局長又向着案子凝視，見衆人都押完了，再遲恐趕不上，就把手裏所有的錢舉起來，又要孤注一擲，還沒放下，忽聽房外有人喊道：『快拾，快拾，抓局的來了。』只這一聲，立刻屋裏紛紛大亂，有的收藏賭具，有的搶奪銀錢，那開賭局的崔牛兒喊道：『衆位別亂，沒有抓局的，這一定是誰搗亂。』但衆人都嚇昏了，那裏肯聽，個個奪門而跑，曹局長離門最近，第一個跑出去，不敢出前門，爬着牆頭，跳到小胡同裏，又跑出幾步，才定了心，摸摸贏來的錢，幸未遺失，忽見一個人影趕來，走到近前，才看出是陳小禿，陳小禿向曹局長且喘且笑道：『你不必怕，沒有什麼抓局的來，是我見你這窮命鬼，好容易

贏了，又要送回去，勸你不聽，就喊了個詐語，給你們攪了局。」說着一搖疤痢頭道：「姓陳的是好朋友不是！」這時曹局長被夜風一吹，心裏清醒許多，覺得若無陳小禿，這一鬧，此際自己或者已經兩手空空，便拍着他的頭兒道：「小舅是好朋友。」陳小禿一伸手道：「既是好朋友，別等好朋友說話，你吃肉我也得喝湯。」曹局長只得分給他兩塊錢，陳小禿拿了錢就走，曹局長喊道：「別跑，我還請你喝酒。」陳小禿且說且走道：「你自己喝罷，我先尋個地方玩一宿去，開銷這筆錢再說。」曹局長方要罵他，一摸袋裏的家資，心裏一痛快，就把他故鄉梨花調裏小黑驢的詞句，改用秦腔的韻調唱起來，那種高興，真有將軍三箭定天山，壯士長歌入漢關之概，唱過了兩條街，遇一個提藍賣肉的，便買一塊驢肉和幾塊豆腐乾，踏進了一個小熱酒館，這酒館本是窮人買醉處，迎門放着幾個酒缸，缸上面蓋了石板，當做桌案，缸前用樹枝架着木片，便是座位，曹局長自覺今天已是有錢的人，坐得太低，怕失了氣派，就把腳蹬在木片上，拍着石板，喊堂倌拿酒來，堂倌又給他擺上一碟花生米一碟炸螞蚱，曹局長嫌花生米不是葷腥，叫換了鹹雞子兒，又拿

出驢肉和豆腐乾，雖無八珍之富，居然也有四盤之多，曹局長見這場酒吃得成格局，十分高興，便斯斯文文的飲了幾杯，忽想到袋裏的錢，自己盤算道，這個巧宗兒不可多得，日後再難遇見，眼看天要冷了，應該買一件厚厚的棉被，和一身新新的棉衣，預備過冬，再說帽子和鞋也該買了，帽子還在其次，鞋却不能再緩，腳上一雙快掉了底兒的破鞋，拉車時跑着真費力，想着便決定明天去置備完全，接着又飲了幾杯，想到自己所住的房子，每天十枚銅元的賃價，已拖欠三十多，房東馬斜眼天天罵着討要，明天趁早還清了他，立刻搬走，他再向我叫祖宗，我也不再住了，這時壺中的酒已飲盡，便叫把白乾用大碗盛來，先低着頭吸了半碗，剩下的半碗，也揚起脖兒灌下去，因為喝的太急了，噎得連連咳嗽，忙把大塊的驢肉吞下去鎮壓，那知酒在腹中起了變化，曹局長只覺通身熱酥酥的舒服，似乎心裏有人向自己勸告道：你成天價拉洋車，奔波得太苦了，好容易有了錢，還不尋些舒服，歇了工去逍遙十天半月，曹局長受了酒的指示，自想果然太苦了，只當沒有贏這些錢，且自疎散幾日，也不算過分，再說離凍死人的日子還遠着呢，度冬的事，可以等到

那時候再想法子，正想着，見堂倌又給添酒添菜，更念到在酒館裏受人伺候，比拉車在馬路上飛跑，兩件事苦樂懸殊，歇工便是一種享受，而況且還有錢買樂子呢，便決定明天既要開始歇工，今天正好盡醉，就又喝了許多，直喝到眼裏所見的東西都似走馬燈般旋轉酒缸也跳起舞來，才住了口，幌悠悠的縱身坐在酒缸上，拿着豆腐乾，咬到嘴裏磨牙，無意的從小窗孔內向外面街上瀏覽，這時已過夜午，各娛樂場正在曲終人散之際，所以路上過往的人很多，曹局長暗想這羣人都是出來玩的，可是他們都有我這麼多的錢麼，明天我也弄天戲聽聽，而且要坐了洋車去，又見一個人抗着絃子，拉着個二十多歲的瞎姑娘兒，從窗前瞥然而過，曹局長知道這是串巷賣唱的，兩個人一定是夫妻，如今賺了錢回家睡覺去了，不由羨慕那男子，妻子雖然少眼無目，到底還算有個女人，回家去一定……曹局長只覺得身上的熱力，都集在一個地方，猛把當年自己在山東作局長時候都想起來，似見許多熟識的女人臉，都堆在自己面前，像又回到當年酒綠燈紅的黃金時代，他便昏昏沉沉的，倚着牆，閉了眼，享受腦中的幻境，正要入睡，那堂倌，又走過來，問他還要什麼，

曹局長很不痛快的，瞪了那堂倌一眼，跳下缸來，東倒西歪的向外便走，那堂倌拉住他要錢，曹局長一摸袋，拿出一塊錢遞給他，仍向外走，到那堂倌算清帳目，要把剩下的錢還他，曹局長已出門走遠了，堂倌只得站在門口，向着大街喊了聲費心，那曹局長出門後，原是想回那十枚租價的土房裏去睡，但脚下却跟鎗踏向相反方向走去，忽然喉嚨乾燥，心裏也翻騰起來，十分難過，見路旁有個太平水缸，便似渴驢奔泉的趕過去，那缸中只剩半缸水，曹局長探下身，頭兒湍到水裏，才得狂飲，吸水入吻，嘖嘖有聲，到水飲完時，臉面已淋漓盡致，頭髮所沾的水都向下流忙用衣服拭乾，這時神智已清明許多，再走時，便又開口唱了，口裏唱着，手却敲着口袋裏的錢，相觸作聲，好似拍板一樣，那知他這樣特別的動作，引得有人跟上來，他走着只覺身後有人，緊隨在自己後面，發出嗡嗡的聲音，却聽不清楚，猛想起這必是小結，想要偷自己袋裏作聲之物，便又走了幾步，冷不防的站住，來了個向後轉，後面跟着的人，正嘴裏念誦着向前走，想不到他會回頭，收腳不住，就撞了個滿懷，曹局長才怒冲冲要與拳動武，那人已向旁一閃，搶着說道：「先生，

瞧瞧麼，有新人兒。」曹局長一怔道：「說啥？俺不懂。」那人一聽曹局長說，是山東口音，知道是個老趕，怪不得在街上鳴鑼喝道的走路，便也用老趕的口氣答道：「有花姑娘等你，你去不去？」曹局長才明白，常聽人說有什麼跑合的，大約這就是了，本要不理他，但是胸中的酒，袋裏的錢，都在這他說話，便道：「花姑娘在你家裏麼。」那跑合的吓了一口道：「我家沒有，我領你去找，你看中了就花錢，不中就去你的。」曹局長道：「多少錢？」跑合的道：「兩塊錢住一夜。」曹局長一聽，這真便宜，跑合的看曹局長的神情，曉得他已動了心，便不再說話，自向前走，他身上好似有吸引力，引得曹局長也移動脚步，迷迷惘惘的，隨他轉彎拐角的去了，不大的工夫進了個巷口，這條巷曹局長曾拉車來過，認得是多福里，裏面黑暗暗連個路燈也沒有，曹局長隨他到了個小樓門首站住，那跑合的便去敲門。須臾門兒開了，跑合的便領曹局長一直上了樓，只見樓上堂屋坐着個中年婦人，正把大餅和生葱，捲成圓柱形狀，用血盆大口，一段一段兒的咬着吃，大約餅還夾着大醬，所以她的左右口角，沾了許多醬色的東西，望着好似生了小鬚兩撇，她吃一

口嚙下去時，趁着嘴裏空閑，便罵一句街，然後再吃，但是這堂屋只是她一個，不知被罵的是誰，那婦人見跑合的領人來，就舉着大餅站起，似乎早知道他們要來，不慌不忙的向曹局長道：「才來你老，先在這兒落落腳，一會兒房間就騰下來。」曹局長這時已看明白，這樓上有四個房間，都掛着舊紅門帘，有許多男女的笑語聲，從帘內發出，便知正在人滿爲患，那跑合兒的道：「三姑，齊了麼，齊了我們就走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沒齊，沒齊，都是茶客，全快走了，你們等一等，曹局長向來是毛燥的脾氣，平日拉洋車等座兒，久已等得頭疼，如今只聽了個等字，便不耐煩起來，自想爲賺錢的事耐心等候，還有可說，若花錢還要受等，太冤枉了，就向那跑合的道：「俺可沒工夫等。」說着轉身就下樓，那跑合的跟上去道：「你別着急，這兒不成還有旁的地方。」那婦人見他們要走，怕失了這筆生意，忙叫着道：「別走有房間。」那跑合的道：「李三姑你這不是玩笑麼，怎又有了。」李三姑道：「我這間屋子，向來不往裏讓人，花錢的老爺性急，我不讓成麼！」說着就打起一個房間的門簾，跑合的一推曹局長，曹局長就大搖大擺的進去，見房裏只點着

個煤油小燈，燈光暗淡，照得牆壁都是灰色，房隅的床上，坐着一個人，似是年青女子，曹局長自想，這個人必就是花姑娘了，正要湊過去看，忽覺眼前光景一變，原來李三姑已把電燈捻亮，屋裏豁然通明，曹局長再看那床上女子，不覺嚇了一跳，自想我拉了五年的洋車，拉的女座兒也多了，絕沒見過這樣清俊的人兒，這真像個畫頭兒裏的呢，曹局長正看得出神，那李三姑已在外喊道：『請坐。』曹局長忽想到花錢的人，站着不成體統，忙坐在椅子上。猛的從外面走進三個女子，都穿得花花麗麗，臉上的胭脂都擦成豬血顏色，老的額上都有了皺紋，小的不過十三四歲，全似怕曹局長跑了似的，擁在曹局長在門中間，一齊把被青圈兒圍着的眼，向曹局長飛着眼風，口裏都道：『挑一個吧，挑一個吧！』那李三姑在門外也好似街上擺攤兒的小販向顧客誇贊自己的貨物道：『您瞧，人兒多們整齊？打扮多漂亮？你喜歡大娘們就挑寶翠，喜歡小孩兒就挑雙鳳，喜歡不大不小，就挑玉卿，挑一個住下吧，準有樂子，我們這院的人都是拔尖兒的。』曹局長聽李三姑這樣噪着，他本來和女人隔絕得太久了，已和俗語聽說的，光棍三年。母猪也是活神仙的心

理，差不多，看着這三個神頭鬼臉的人，原不覺得難看，但是人類都有審美的眼光，曹局長若不是先看見那床上的女子，這三個中定有一人當選，他既頭一眼打上了那床上的女子，再瞧這三個，便不堪入目了，這時床上的女子，仍似石像般的，俯視着樓板，曹局長進來這們大工夫，她一直沒改樣子，更沒有瞧曹局長，但曹局長只對新來的三個略一瀏覽，便又轉過眼光去凝注着她，而那三個却都仰望着曹局長，等候他的示下，這樣的光景，約摸保持了有兩三分鐘，李三姑才用不耐煩的口吻，打破了這個僵局，向曹局長喊道：『瞧看花眼了麼，你快挑一個，我們人馬三齊的，都等候着呢。』曹局長正在出神想着那床上女子，腰兒怎樣細，而臉兒怎樣白，聽李三姑一喊，才怔怔的轉回臉來望着李三姑的嘴，好似要採取她說些什麼，因為方才他只聽見聲音，而不知所言為何，那李三姑見他這聽憨蠢神情，不覺笑了道：『你是挑誰呀。』曹局長毫不猶疑，把手向床上的女子一指道：『俺要她。』這句話方才出口，室裏的空氣，倏的改了樣兒，站在他面前的三個女子，同聲像鳥似的一笑，其中最老的一個，立刻閉上一隻眼，用那不閉的一隻瞧着曹局長，作

輕蔑的狀態，最小的一個還好，只向曹局長連吐了三次舌頭，惟有不老不小的一個，他大約久已自負是有目共觀的美人，自許有舍我其誰的把握，見這客人賞識了別人，真出了她的意外，面上現出一種又羞又惱的樣子，吓了一口唾沫，轉身便走出去，那李三姑的神氣，却又與這三個不同了，她那嘴兒，若不是受着筋肉的束縛，兩個嘴角一定可以撇得在頸後相遇，接着又格格的笑起來，曹局長見她們這種情氣，雖不知是何緣故，但是心中十分惱怒，李三姑笑着，又和站在她身旁跑合兒的道：『敢情人怯心怯呀，眼力真不錯，可惜沒打聽是多少錢一斤的東西，拿過來就說，也不怕閃了舌頭。』曹局長雖不明白這些雜言雜語，然而已曉得是刻薄自己，心裏更惱酒氣跟着就湧上來，才要拍桌子發作，那跑合的已發言道：『你老先生另挑別個吧，那個不成，人家不是賣的。』曹局長見他說話時，露着狡滑的笑，自想這些人都通同一氣的要自己，便假充內行的發怒道：『胡說，你媽的，在這個臊窩裏，怎會不賣，你們別欺負俺老趕。』那李三姑冷笑道：『唏唏，賣倒是賣，就怕你買不起。』曹局長更怒道：『大爺有錢。』又望着跑合的道：『不就是兩塊

錢麼大爺却有，俺給三塊。」李三姑撇嘴道：「什麼兩塊，你也沒問行市，就給定了價兒。」曹局長被她攏絡得再忍不住，拍着衣袋道：「多少？你說。大爺買定了。」李三姑道：「反正尊駕花不起。」就指着那三個中僅存的兩個道：「你還是破費三兩塊，挑她們一個吧，別擠我說話，我說出來，你也是乾瞪眼。」曹局長暗恨這東西太欺負人，她就不知道我曹局長今天是個小財主，曹局長又拍桌子道：「多少？大爺花不起。」李三姑做着醜臉道：「多也不多，有限，不是說三兩塊麼，才十個三兩塊。」這時那三個中最老的學着山東口音道：「在俺村裏，夠買二畝田的，俺的媽，吓死俺，曹局長可再受不了這譏笑，好似有鬼催着似的，教他把手伸入袋裏挺直了腰道：「有價兒就好辦，到底說個準的。」李三姑道：「不訛你，你拿出二十塊錢來，就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只聽拍的一聲，接着噹啷啷亂響，曹局長已把袋裏所有的錢，都倒在桌上，用手招着李三姑道：「來數夠不夠。」這一下，李三姑等人直了眼，李三姑看看桌上的錢，又望望曹局長，似乎疑惑他的錢是由搶劫而來，所以相相他的面孔，是不是強盜，曹局長叉了腰，顯出他那由洋錢

助長的豪氣，再不開口，那李三姑倒轉過頭和跑合兒的喳喳了一陣，才走到桌前，把錢數了數，拿在手裏，笑着向曹局長道：『還有麼？』曹局長瞪眼道：『這是二十好幾，你看明白。』李三姑笑道：『二十塊是正開兒，還有十塊下錢兒呢，這怎能夠。』曹局長雖是個醉了酒的雙料老趕，但也明白受了欺騙，而且眼看着白花花的不可再得的洋錢，已被李三姑拿到手裏，心中又有些後悔，便張手道：『夠不夠，不夠還俺，俺不幹了。』李三姑把手一縮道：『便宜你，旁人少了三十塊不行，誰讓是你呢，說着就向那床上女子一指道，你見過這花朵兒一般的人兒麼，花錢那裏尋去！』便又啞着嘴嘖嘖兩聲，表示出這種價錢賣得有些折本之意，在這時房中的人都已退出了，李三姑喊了兩聲砌茶，便也出了屋子，隨手放下了門簾，房中只剩了那曹局長和床上的女子，曹局長的醉意跟着洋錢走了一半，只望着那女子發怔，又聽李三姑的聲音，在外面和跑合的拌嘴，半天才聽跑合的罵着下樓，李三姑又提着茶壺進來，向曹局長道：『你餓不餓，要吃點心，給你買去。』曹局長道，俺早吃飽了，李三姑便走到床前，向那女子悄悄的說了幾句，那女子好似乍從

夢裏醒來，又似才瞧見曹局長，像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一樣，通身抖戰起來，呀的叫了一聲，站起便向外跑，李三姑一直追上，沒容那女子跑出，便把她按在椅上，搬看肩兒，咬牙頓足的不知說了些什麼，那女子不敢動，伏在椅背上香肩起伏的像是啜泣起來，曹局長正看着納悶兒，李三姑已草草把床上衾枕收拾好了，過來伏在曹局長耳邊說道：『這個孩子是新出手兒，還沒接過客，不順南不順北的，你瞧着辦。』說完將身一退冷不防拉了房門，要倒帶上，那女子瞧見，霍的趕過去，扳住門板，拚命向外掙扎，李三姑一言不發，抬脚把那女子踢得倒退兩三步，就砰的聲在外面帶上了門，又聽咯噔的一聲，好似上了鎖了，曹局長在當年大運亨通的時間，也曾經過花天酒地，但是這種情景，却是見所未見，忙跳起捶着門板叫道：『怎把俺關起來，這是啥事。』外面李三姑的聲音答道：『我這孩子不聽說，不關門她又跑出來，你耐些煩，哄着她睡吧，等早晨我再給你開門。』曹局長聽了，嘴裏咕嚕道：『俺才冤哩，洋錢可包兒淨，買了個搭監人獄，沒人哄着俺，倒叫俺不人。』說着低頭見那女子還坐在樓板上，手撫胸口哭泣，就低下頭去扶她道：『你

怎的哭，單哭可不成，俺花了二十多塊錢哩。」那女子見曹局長要挨近她，嚇得連滾帶爬的站起又躲到床角，曹局長趕過去道：「俺也是修脚的替剝襪子，賣倒了行市了，你別跑，俺哄着你。」那女子嗷的一聲，又從曹局長身旁跳出，跑到對面牆隅，曹局長乾看着她，急得甩手道：「俺可不是來捉迷藏，你儘自跑，俺看你躲到那塊。」說着已有了主意，就又趕過去，這一次不消說，那女子又跑回床角，曹局長臉上現出勝利的笑容，慢慢的又湊向床的一面，到離她四五尺的地方，猛然張開兩手，向前一跳，那女子再想跑已來不及，曹局長已把她包圍住了，那女子向外一撞，恰撞入曹局長懷裏，曹局長立刻使出拉洋車的膂力，將她抱住，那女子一脫，只剩了抖顫，曹局長再低頭一看那女子面色雪白，雙眼睜得圓圓的，已連氣帶怕的昏暈過去，還以為是她已被自己制服了。

畫兒上的美人，那彎彎的眉兒，瓜子形的臉兒，都嫩得欲酥欲融，被燈光映着，彷彿光線都侵入嘴裏，更可憐愛，曹局長瞧着，忽然心跳起來，自

我懷裏，今天這一夜可不比尋常，猛一抬頭。

鏡中略一注目，立刻看見一張鬼也似的一個醜醜：

這是那個人呀，不由回頭向身後一看，只見有一面

裏面有一個囚首喪面，猙獰如鬼，醜陋似丐的人，正

上曹局長叫了一聲，霍的把那女子推在床上，自己跳在鏡前，

和自己對了面，頭髮是那樣蓬亂的翹張，面目是那樣污穢而猶惡，

黑，而眼珠特別的紅，牙齒特別的黃，陡然明白這是自己，倏然把酒意全消，楞了

半晌，轉身瞧見床上的女郎，不自覺的就出了一身冷汗，又呆呆的望着那床上的女

子，腦中突然展開了一幕，想起在若干年前，自己看過的一片電影，那影片裏有個

極俊美清雅的女郎，被山賊搶去，在帳幕裏逼姦，那山賊的醜惡凶狠，和女郎的驚

懼可憐合成極慘厲的情景，自己曾被刺戟戰得狂叫起來，幾乎忘了那是影片，直要

跳上去把那山賊打死，救出女郎，方才自己在鏡中所見的情形，簡直是那影片中

被自己切齒的一幕，又映在眼前，他腦中起了這樣巨大變化，再瞧那女子，更顯得

像一朵潔白的蓮花，再向鏡中去看自己，好似已變成一隻蠢惡的野獸，心裏一陣說不出的翻蕩，就立刻在那裏，動也不能動，這時那床上的女子，已睜開了眼用那茫然無全的眼光，向四外瞧着，猛然又看見曹局長，忽的張大了眼滾到床裏，縮成一團，曹局長此際心裏業已清明許多，只覺從脊骨上發出一股涼氣，冷到全身，見那女子這樣怕自己，更不敢近她，自己茫然的坐在一個椅子上，低下頭去，掩住臉兒，自己後悔好容易得了外財，還不留着過冬，偏要玩什麼花姑娘，花上幾塊，開一夜也罷，怎該傾家敗產的玩這樣好東西，我一個拉洋車的配麼，若干錢給了別人了，只落個乾瞧着她，白添了心裏不肅靜，這真冤到了頭兒，想念着頭一轉立刻站起來，走到門首，捶着門道：「給俺開門，俺也沒睡，把錢退給俺，俺走。」說完聽外面沒人答應。就又說了一遍，才聽李三姑在外面答道：「退錢，我沒聽見說過錢交給我，人兒交給你，打倒車可不成。」停了停又問道：「你是嫌不順把麼。」曹局長哼了一聲，李三姑道：「難爲你這麼大的漢子連一點能耐都沒有，那樣燈草綿紙的人兒，你會制服不了！」曹局長自想錢是要不回來了，簡直只可忍個

牙疼，只當沒有賭贏現在單求離開這裏吧，省得看着小姑娘心裏不自在，便道：『錢俺不要了，你把俺放出去。』李三姑在外笑道：『你別跟我要鬼吹燈出來好打麻煩哪，明天早晨開門。』曹局長再說，便聽不見外面答話，氣得自己罵了一句丈人，就在地上來回亂踱，無意中走到床前，忽聽床上一陣響動，抬頭看時，見那女子嚇得亂躲就向擺手道：『你別怕，俺要再摸你一下，就是龜孫的丈人，俺要走她不開門，有啥法呢！』那女子好似不懂曹局長的話，還跪在床上，張着一張手搖作格拒之勢，兩隻失神的眼鼠見貓似的向曹局長望着。曹局長着急道：『你這就不對了，俺直賂咒，你還怕怎的，俺方才是喝醉了，這會兒清醒白醒看出你是金枝玉葉俺是碎銅爛鐵，和你在一個屋裏都不配，你放心睡覺吧，俺自家坐着，等開門就走。』這幾句話，那女子似乎聽明白了，望着曹局長，臉上現出疑惑的神情，略過一會，才伸手向遠遠一指，曹局長見她意思，是教自己再離遠些，忙向後退了幾步，倚到桌旁那女子似乎不甚怕他了，慢慢把身體坐直，互抖着兩隻玉臂，也望着對面鏡子，又發起怔來，曹局長也不再開口，雙手扶頭自去重行追悼失去的巨資，

這時屋中已變成小康之局，空氣隨着沉寂了，在電燈光中，照着蕭然的四壁，一個秀麗的少女，一個奇醜的車夫，默然相對，合成一副奇景，兩個人都好似睡着，身體沒有一絲移動的，過了好久好久的工夫，桌上的一隻舊鐵鐘，噹噹響了，曹局長猛然驚覺，看鐘已到了四點，便深深喘了口氣，搖了搖頭，再瞧那女子，也正瞧着自己，面上已不似方才驚駭的神情，只剩下迷茫的模樣，曹局長懷着一心鬱悶，忍不住開口說道：『天快亮了，俺一會就走，你別再怕俺，俺問你一句話成嗎？你是怎麼回事，既在這裏，怎和她們不一樣呢，你說說，俺也明白明白。』

曹局長，忽然她那一汪水兒的眼珠兒，轉動了兩轉，嘴兒微了，正要傾耳恭聽，那知那女子只把手向他擺了一擺，還是

再問，仍自低頭悶坐，須臾鷄也叫了，曹局長連打了幾個呵欠，

家的鐘響了三四下，曹局長看月色朦朧透窗，只疑外面天將曉了。就站起

着自語道：『這一夜的罪可受完了，什麼也不必說，俺還是拉早班兒的車，難道時候還不放俺走。』說着就慢慢踱到門前正要舉手敲擊，教外面把門開放，忽聽從

床的一面發出喂的一聲，曹局長轉臉瞧時，却見那女子正對自己招手，不由詫異道：『是招呼俺麼，怎又……』方說道又字，只見那女子一手指着外面搖擺，一手住她自己的櫻唇，知道是教自己不要作聲，連忙住口，便悄悄走到床前。

已心志略安，望着曹局長，輕啓朱唇很快的道：『你是要走麼？』

道：『我還不走，難道這夜悶氣還沒有受夠！』那女子忙搖

教外面聽見，我問你，你出去怎樣，還向她退錢不，『曹局

還退啥錢！』那女子道：『那你不冤枉麼？再說你的錢未必容易來的。』

道：『可不是，五年沒見洋錢了，只怨俺酒後無德，弄了個一掃兒光。』那女子

道：『你吃了這樣一個大虧，就老老實實的走麼？』曹局長道：『不走怎樣，還哭

一場麼！俺要心裏難過，只有打自己的嘴巴。』那女子眼光一變想了想道：『你要

走，請走罷。』曹局長轉身便走，才走一步，忽覺衣襟被人扯着，回頭一看，只見

那女子已跳下床來，跪在自己身邊，兩淚直流，曹局長大驚道：『啥，啥，啥，

……那女子又連連搖手道別走，別走。』曹局長道：『俺不走，你這是爲啥，那女

子便哽咽道：「我現在才看出你，真是個好人，你貴姓啊？」曹局長道：「俺姓曹，你有啥事？快起來說！」那女子道：「我想不到，今天遇見曹先生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積積德，救我。」曹局長口吃道：「你，你……我怎救……你怎……」那女子用力拉着他的衣襟道：「我是被人騙了，賣到這裏，只求你給我送個信兒。」曹局長猛把頭一仰立刻又低下去道：「成，成，俺成，上那裏送信呀。」說着就拉起那女子道，你快起來說，那女子才盈盈立起，自己坐到床邊，拍着身旁的板橙道，曹先生你也請坐，曹局長道：「俺立着好，你說，說上那裏送信。」那女子皺眉道：「你別嚷，教他們聽見了。」曹局長掩着自己半邊的嘴道：「你說你說俺不喊，你是誰家的姑娘，你姓啥，家住那裏，你爹是誰。」那女子搖頭道：「你別問我的家。」曹局長道：「你沒家麼，沒家俺上那裏送信。」那女子淒然道：「我不是沒家，是這個家裏……」曹局長見她咽住不語，着急問道：「怎樣？家裏怎樣？」那女子怔了一下，方才嘆道：「我的家在任邱縣呢。」曹局長瞪着眼道：「任邱縣，好傢伙，三五百地俺可去不了，就去也沒盤川。」那女子擺手道：「我

不是教你上任邱。那是我的故鄉，家裏也沒有親人了，有親人還不致教我流落到這地步呢，我說的是天津本地的家，說着流下淚來。」曹局長說：「哦！你在本地有家，那俺可以去的，送啥信？你寫信吧，你會寫麼？」那女子搖搖頭，又怔住了，曹局長道：「到底怎樣？你可說呀！」那女子默然半晌，忽然淚流滿面，悲聲說道：「不成了，不成了，就送信也沒用！我別癡心安想了。」曹局長被她鬧得迷迷糊糊，莫明其妙，着急說道：「你倒底怎麼回事，說送信又不送，到底有家沒有？怎樣落到這裏的？」那女子抽咽一陣，才拭淚說道：「我實在完了，曹先生你是好人，實告訴你，我本人家的小妾，只有大婆兒嫉妬，趁着老爺不在家，叫來媒婆，把我給賣了，我當時悲苦萬分，哭着不肯走，要見老爺一面，問她爲什麼打發我，大婆說：老爺已經上了北京，臨走吩咐，教打發你，這是他的主意，還問什麼！莫說他出了門，見不着，就是在家，他也不願再見你，你一點不懂規矩，他早厭惡透了，我聽着很不相信，老爺跟我十分恩愛，雖然因爲怕大婆兒，不敢怎樣親近，可也總不致厭我，無奈我不信也是廢用，大婆兒已逼着我跟媒婆快走，媒婆又

哄着我說：已經替我另找了好主兒，也是作妾，丈夫脾氣極好，家道比這裏還闊，雖有大太太却是癆病身子，成年睡在床上，沒有多少活頭兒，你去了準能得寵，等大太太一死就可以扶正，頂她的窩兒，立刻當家主事，使奴喚婢，那是多大福氣，我聽着媒婆的話，滿沒入耳，祇哭得癱在地下，可是大婆兒是一家之主她既不肯容我，我又怎能停留，再加她們連哄帶嚇，我沒奈何，只可認命，跟着媒婆出來，在她家住了兩天，媒婆又帶我出門，說是送我到新主家去，我想着必是仍給人家作妾我這苦命的人，只可隨人擺弄，走到那裏說那裏，活一日算一日了，就跟着她走，那知竟給送到這裏，敢請把我賣給開簞子的李三姑，進門過了一天，才看出情形不對，李三姑也就跟我把話挑明了，我聽了哭起來，她把我暴打一頓，才問我願意依從不，我按不住痛苦，只可答應，她就告訴說，她是李三姑，什麼東天寶小李媽是她姑娘，天津衛有名養人兒的，得數她們娘兒倆，莫看現在開着不起眼的暗娼，可是她手裏，養着十多個孩子，都是看材料安排，人材好的就送到班子去混，嗓子好的學大鼓時調頂不像樣的才放在家裏暗吃，又指着我說：憑這模樣兒我自然不能委

屈你，先在這裏學點規矩禮法，過幾日就送你進班子去混，你只聽說管保吃好穿好，玩玩樂樂，我還疼你，當時我聽了她的話，知道已落到苦海，沒法脫逃，心裏難過，面上還不敢露出來，到今兒我已到這裏三天了，她倒沒怎樣虐待也不教我接客，便有客人看見我，指名要挑，她也都駁了，或是用大價兒綑出去，這裏來的那有什麼闊人，一聽三十五十的要，就吓跑了，只有你曹先生沒教她綑出去，才挑上了我，我看你是熱心兒的好人，才想託你捎信，可是細想又覺沒用就不必勞駕你了。」曹局長瞪着眼兒，聽她說話臉上忽驚忽恨，忽笑忽怒，忽然裂開大嘴，忽然亂轉眼珠，作出種種表情，但沒一種不是醜態怪狀，聽她說完，忽又唏溜了聲，聳肩探頭的問道：「你真可憐！咳咳！只是方才你托俺捎信，必是不願在這裏受罪，想教家裏人救出去，可爲啥又變了卦呢？」那女子咳了一聲道：「我只因恐怕長落烟花，沒日出頭，恨不得立時逃出去，才想教你送信，求吳老爺救我。」曹局長插口問道：「吳老爺是誰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就是我的丈夫，他姓吳啊，我除了他還指望誰呢！所以想煩你給送信，可是仔細一想，你去也沒用，頭樣兒他也許在北京沒

有回來，第二樣他怕大婆兒，那宅裏上上下下，都是大婆的心腹人，他們準不容你見吳老爺的面兒，就能見着大婆兒也不容他前來救我呀，再說我也想開了，男人都心狠的，俗語說：樹身不動，樹梢不搖，任憑大婆兒怎樣厲害，若不得他的話，也未必就敢把我賣出去，看來他也許早變心了！我何必白費瞎勁，白撞釘子，咳！——

「得得，算了吧。」曹局長聽了沉吟道：「這個既不成，你可怎樣呢？哦！要不然你忍耐着，那李三姑娘不是說要送你進班子麼，班子裏有錢有身份的客人是多的，你長住了眼尋個可靠的人，跟他從良，也就逃出去了，只是慢點兒。」那女子瞧着曹局長，搖頭說道：「你想想我非得染一水麼？我也是好人家兒女只爲生來命苦妨去了爹娘落到狠心的姑母手裏，才被賣到天津，我給人家作妾已經夠丟人的了，難道還落水爲娼，我寧死不幹！」曹局長聽了，伸着大姆指贊美道：「你真有志氣真有志氣，可是既落到這裏，不幹又有啥法兒！」那女子低下頭去，細聲說道：「現時只盼着有人救我出去，我情願作奴作婢，就跟着受窮挨餓，吞糠嚥菜，也自甘心，曹局長聽着，還不解她心意所在，仍沉吟着道：「你道的對，只要有人能救你，自然

該這樣報答，可是誰救你誰有這樣勢力呢？」那女子忽然把頭一抬，開說道：「就是你，你能救我？」曹局長因為久作拉車生涯，常和不等社會接觸，深知像李三姑這班養人兒的老鴇，在官私兩面，都有些勢力，否則便保不住她人的財產，作不成肉的營業，所以替這女子着想，以為若要救她，必得個有財有勢的人，出頭購賣，以勢壓迫，方能成功她的故夫便能想救，還恐力量不及，何況既已不能希望，又向何處去尋着正在替她為難，不料那女子竟爾把希望寄在自己身上，不由大吃一驚，立起說道：「怎麼！怎麼！俺個窮拉車的，怎會有……那女子沒待他道完，已然扭轉身體，順着床沿向他跪倒叫道：『曹先生，你行好，救救我，我一世忘不了你的好處。曹局長驚慌無措，一面伸手拉她起來，一面張着大嘴道：『俺……俺也願意救你，不想救你的時候，可是這不是說着玩兒的，俺那有這力量呀！』那女子道：『你有這力量，一定有這力量。』曹局長搖手道：『姑娘，你太把事看易了，那李三姑既把你看成一塊肥肉，怎肯輕易放手，就是有財主前來商量贖你，她還未必答應，就是應了，還不定要多大價兒，那時還得有勢力的人出頭強壓着，才可以

少受點詐索，把你救出去，你想這是多麼艱難的事，憑俺一個窮車夫，就能辦了！」那女子聽着，先擺手叫他小心外面，不要高聲，才又說道：「用不着這樣爲難，只要你肯救我，就另有簡捷的道兒，你可真肯救我麼？」曹局長直着眼道：「俺……俺……俺就……說着把脚一頓道：『俺就救你，你這姑娘怪有志氣，俺遇見你也算有緣，爲啥放着行好的事兒不幹，可是你得有法兒，俺是一點主意沒有。』」那女子點頭道：「我自然有主意。」曹局長又道：「什麼法兒呢？」那女子低聲道：「沒別的，只有逃跑，我從來到這裏，只要房裏沒人，我就四下搜尋，看有什麼能逃出的路，到今天才尋着一條道兒，可是我自己辦不到，還得有人幫着。」曹局長問路在那裏？那女子領他躡足到床邊一扇窗子旁邊，指着低聲說道：「你看這屋裏只這兩扇窗子，對面那一扇，正是你方纔走進來的院子，這一扇下面，却臨着後巷，只要能跳下去，就可以逃跑，可是……」曹局長指着窗外面的鐵欄，插口說道：「你看外面還有鐵欄護着，怎能出得去！」那女子道：「是啊，就爲這個，才要你幫忙，你看這鐵欄一共五根，只能撥開一根就足可以出去。」曹局長道：「好

傢伙！這鐵欄結實的很，誰能搬得下來！」那女子道：「我已仔細看過了，左邊第二根底下，已掘掉不少的洋灰，可是仍用灰渣給填滿了，外面瞧不出痕跡，我想必是原來在這屋住的那個姑娘，也想逃跑，暗地下工夫掘這鐵欄，不知費了多少日子，掘鬆動了；不想倒給我留下活路，你來搖搖看，已經很鬆，只是我的力氣小，還拔不出來，你一定成的。」曹局長聽了，口中說着居然有這種巧事，同時伸手握住那根鐵欄，略一搖動，便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你說的不錯，很鬆動了，大概我可以搬下。」說着就要用力，那女子忽拉着他道：「你慢着，看這一震有聲音，教外面聽見可怎麼好？李二姑也許還在堂屋呢。」曹局長皺眉說道：「對了，一定響聲不小，夜靜時候，更容易聽見，這可沒有法兒。」那女子擺擺手，教他不要說話，自己低頭尋思一下，忽又伏在局曹長肩旁說了許多話，曹局長聽完，挑着大指道：「真有你的，你好機靈我就……」說着走到門口，用手捶着門，高聲喊道：「你們給開門，俺不花這份冤錢，大洋二十多塊，住個木頭人兒，忤手忤腳連眼也不睜，是不願意瞧俺呀！不願意瞧俺，別接錢呀，不成不成，俺不當這份冤桶，快

開門，把錢退給俺，俺走！」他喊着初聽外面並無人應聲，繼而對面房門作響，有脚步聲走出來，便聽李三姑的語音，似由夢中乍醒，睡意猶存的叫道：「幹麼！幹麼！你又發瘋呀！吓吓！別作你媽的夢，睡了半夜，又說退錢南京到北京，那兒也沒這規矩，趁早睡你的去，半夜三更，別這麼狠號鬼叫。」曹局長捶門高喊：「俺找不着樂了，就要退錢，非退不可……」說到這裏那女子已由他身後過來，把曹局長推開，舉手代他捶門，同時又加跳腳，曹局長這時很快的跳到窗前，用手握住那根已鬆的鐵欄，趁着那女子捶門頓足，巨聲齊作之際，猛然用力一拉，噴唱一聲，鐵欄已落，把根旁洋灰還給帶下一塊，墜地作響，這聲音雖然不小，但因隔在門內，又爲捶門頓足聲音所混，外面並未聽到，曹局長大功成就，握住鐵欄又跳回門口，推開那女子，聽李三姑正在喝罵，就又喊道：「你到底開門不開？」李三姑道：「我沒有這麼開過，你要吵，我可要給你沒面子了。」曹局長道：「我不退錢，你開門放我走，成不成？」李三姑道：「放你出來跟我搗亂哪！」曹局長道：「你要把俺永遠監禁是怎樣？」李三姑道：「吓！你花二十多塊錢，我還留你住一輩子

呀！到時候自然放你滾想賴也不成，等天一亮，才算住完了夜，那時你再跟我退錢，咱們有地方講理去。」說着又罵道：「真是什麼人都有，今天彎拗，遇見這塊糟料，直跟着吵了半夜，賺錢不發嘔氣的，曹局長裝作無計奈何地說道：『你們真欺負人，俺化錢受氣，吃虧上當，只這一回，往後誰再來是個龜孫，外面李三姑冷笑說道：『我也沒有打算拉你這常主顧，本是砂鍋搗蒜，一槌子買賣不是我挖苦你，憑你尊駕這付臉子，這身行頭自己還覺着怪不錯的呢！沒鏡子撒泡尿也照照我們花朵似的姑娘陪着你，還不定多麼委屈，你就包涵些吧。』說着起了腳步聲，已退入對面房中，繼續睡覺去了，這房裏曹局長和那女子，相看欣然，覺得大功已然成就了，曹局長道：『你這主意真好，搬鐵欄聲音很大，若不這樣，準得被人聽見。』那女子含笑道：『也虧你幹得脆快，我只疑李三姑還在堂屋聽咱們房裏的動靜，一直担着心，敢情她早就自己去睡覺，這更安穩了，勞駕你幫我把牀上被單撕成條兒，繫在一處，好繩下去。』曹局長這時已完全明白她的辦法，就沉吟問道：『你就走嗎？』那女子道：『不走還等甚麼。』曹局長道：『你走，我呢？』那女子

望着他一怔道：『你自然也跟我一同縋下去，難道還留着等李三姑跟你要人？』曹局長道：『這樣我不成了拐帶人口，往後李三姑若捉着我，打官司可怎麼好？』說着又搖頭自語道：『哦哦，我糊塗了，她逼良爲娼，本犯王法，怎敢跟我打官司？那豈不自投羅網。』又望那女子呆了一下，忽然問道：『我救你出去，現在是不爲難了，可是你出去以後，上那裏着落呢？』那女子聽了，猛一抬頭，將驚疑眼光望着他道：你……你怎麼問這個，我還有誰，我還能依靠誰，你救了我，我自然就跟你去了。』曹局長聽了，倒吸了一口氣，却半晌沒說出話來，心中說不出是什麼滋味，西廂記所謂二十多歲尚未娶妻的傻角兒，尙且因驚豔而害相思，何況他已年過三旬，自從故鄉來到天津，數年來只顧奔走衣食，和女人很少接近，即使偶然囊有餘資，尋位臨時客妻，解決生理上的需要，所見的也全是麻庖臭爛的下級妓女，平時在街上遇到麼登美貌的女性，也不免暗生愛慕，雖未嘗沒有修到鴛鴦不羨仙的奢望，因而作夢到神仙夢也甜的感想，可是轉念便覺悟神仙不是凡人作，知道自己和她們永遠是兩個世界上的人，除了偶然拉個女座，在下風頭微聞香澤，和在付錢

時稍親膚肌以外，萬古千秋，癩蛤蟆也莫想吃到天鵝肉，但現在居然有這樣美人，不嫌寒微，竟作自媒之舉，並且從香口中親自吐露深情的話，這真是夢想不到的得意事，比昔年鄉曲中窮酸秀才，忽蒙御筆親點作頭名狀元，還要喜出望外，至於感激的心理，更是無可形容，但他再一轉念，就把欣喜感激之心，變作驚惶顧慮，猛然坐在床上，隨又跳起，拉住那女子手腕，對她看了看又放了手，撲地坐下，發出似驚似嘆的聲音叫道：「姑娘，你……你這話說得……咳！姑娘，俺還不知道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女子便應道：「我姓宋名叫湘紋，這兩字還是吳老爺給起的呢。」曹局長點點頭道：「湘紋姑娘大概說了半天，怕還不知俺是世上頂窮的人吧，多謝您的好意，可惜我連自己還養活不起，怎敢討家小，你方才……」湘紋面上微現笑影，接口說道：「你窮就窮，何致世上頂窮，我不信連自己都養不起的人，會花二十多塊來嫖暗娼。」曹局長啞着嘴兒道：「嘖嘖，這才叫沒影兒的事，你當我天天如此哪，實告訴你，俺是個拉車的，還是拉散車，平常每日頂多掙個塊兒八角，有時還混不上吃，今天這樣闊氣，是因爲趕巧了，拉着個外國人的座兒，落了兩塊大

洋，就上賭場去耍錢，不知手氣怎麼麼壯，連贏了三四寶，兩塊就變成二十多塊，幸虧來了，抓局的，俺跑出來，才把贏的錢保住，要不也全得回去，出來心裏高興，在酒館喝了個醉醺醺，打算找個樂兒，才跟着跑台的到了這裏，若不是酒氣兒助着俺也不敢挑你這漂亮姑娘，更不敢僵火鬥氣，把身上的錢全抖個乾淨，你聽這話就明白了，俺這窮車夫，怎能養得起家小，就是你願意跟俺，俺也不敢要你，再說俺這付胎子，你爲啥一朵鮮花插在狗屎上，哦哦，俺明白，你許是因爲方才已經把話說出來，不好反口，那不要緊，就算你沒說，俺照樣救你出去，你可不用報答，儘管出去另作打算，咱們各走各路吧！」湘紋聽了，面色悽慘，頹然坐在床上道：「這樣說你是不顧我了？」曹局長道：「俺不是不顧你，實在是顧不了你。」湘紋潸然淚下道：「你不顧我，我還逃什麼！出去又往哪兒投奔，還不如在這兒等死呢。」曹局長道：「難道你就沒有一個熟人？」湘紋道：「我是吳家從任邱買來的，一到天津，就進了他家，向沒見過別人，請想我能認得誰，也只吳家上下老小，都是熟人，可惜人家，不肯要我，我也沒臉兒去。」曹局長聽着心裏越發替她

可憐，祇沉吟着道：「這個倒……其實你年青青的，又是女人，不比俺們男的要挨死餓，你只稍爲活動話心眼兒，還愁……」話未說完，湘紋已悲聲說道：「你真罵苦我了，居然勸我活心眼兒，我很明白，一活動心眼兒，便可以不愁沒處安身，大概連洋房也住得上，可是我有得在這裏活動心眼不好，何苦擔驚受怕的跑出去，李三姑已經許着祇要給他掙錢，吃喝穿戴由着我的性兒，我怎麼放着福不享，偏要逃出去跟你受窮呢？曹先生你別把我當作不三不四的人，我本是好人兒女呀！」曹局長自知失言，被他問得面色發紫，直流泥汗，口中連說是是，怨俺胡說，湘紋道：「怨你不怨你都是閒白兒，現在只問你打算救我不？你救就救到底，把我帶回你家去，或跟你永遠姓曹，你別愁養不起我，你能拉車，我還有兩手可以作針線活計，掙錢幫補，總不致太累苦你。」曹局長聽着沒口的分辯道：「俺不是怕累苦，俺敢賭誓，壓根兒沒這麼想過，俺若有這個心，教俺被汽車撞死，電車軋死，俺只是覺着你這樣花朵的人兒，萬不能跟俺受那份兒窮罪，再說俺不但不忍心，也承受不起呀！」湘紋搖頭道：「什麼叫承受不起，滿是廢話，你說我不能受苦，可失了

眼，我從小沒爹沒娘，如今又落到這步田地，可算是苦到頭兒的人了，還有什麼苦受不來，你別藉詞兒推脫，痛快說要我不要，若肯要我，我就是你曹家的人，若不要我，你就請走吧！我自己另打主意。」曹局長怔怔道：「你打啥主意呀？」湘紋冷笑道：「那你就必問了，我既不肯在這裏作娼婦，逃出去又沒有活路，那也只有害李三姑打回人命官司吧！」曹局長霍的跳起，拉着湘紋的手，對她呆望，心中打着佩服驚駭，慚愧，愛惜，種種情感，到弄得茫然失措，口中好像含着熱湯團似的，吃吃說道：「你……你何必……這不教俺……俺怎麼辦……你千萬別尋死……別尋死……」湘紋甩脫他的手，扭轉了頭道：「我死不死，你就管不着了。」曹局長猛然又抓着她的手叫道：「不能……俺……」說着，忽一頓足，咬牙說道：「俺要你！要你還不成嗎？」湘紋聽了，才回過頭來，沉着臉兒問道：「真的嗎？你這話可出於本心？」曹局長道：「我是真心，你不信我要賭誓。」湘紋道：「不用賭誓，咱們往後看吧，反正我算把一條命交給你！」曹局長嘆口氣道：「這倒像俺作難似的，其實憑俺這個胎兒，走在路上，母狗也不會看一眼，你方才說要嫁我，真

把我差點吓個倒仰，憑你這樣人材，就學那王三姐拋彩球，也落不到俺頭上，俺怎不願意，怎不樂意在只是俺太窮了，向來沒人瞧得起，今兒難得你把俺當個人，居然還要嫁俺，俺感激你這份情意，覺得不忍害你跟着受苦，才那樣推辭，其實心裏也捨不得！現在你既不嫌俺，還不是正趁了俺的願，你怎還疑惑俺不是真。」湘紋擺手道：「我都明白，你也是好意，不用說咱們快走吧！」曹局長這時好似化子捨金，白丁得官，一陣心意暢滿，直忘了此際何時，此身何在，聽了湘紋的話，方悟尚在危境之中，稍有參差，美夢便要化爲泡影，立時一躍而起，取了床上被單，撕成四條，繫到一處，量量尺寸，還不夠由樓窗到地面的長度，便又裂破一幅夾被，也裁成窄條，連在一起，這才綽有富裕，曹局長便走到窗前，試試那鐵欄中間的空隙，叫聲慚愧，幸而俺一身骨頭，若稍有些肉，這窄窄的一條縫就出不去了，遂又向湘紋商量怎樣下去，湘紋終是女子，初以爲不怕危險，捨命也要逃跑，但到實行之時，竟又胆怯起來，看那窗口距地甚遠，雖有接成的布繩，可以攀援，但恐沒有力氣，或是眼暈心慌，偶一失手，便將跌死。不由愁鎖雙眉，玉容失色，曹局長想

了想，便將布繩繫在她腰上，先探頭向窗下巷中看看，見闕靜無人，才把她抱上窗沿，低聲叮囑，不要害怕，俺把你慢慢汲下去，你到了地下，就解開布繩，我再自己下去，湘紋應着。忽看見自己的影兒，被房中燈光映在對面鄰家牆上，輪廓顯然，就教曹局長把燈熄滅，免得萬一下面有人看見，曹局長依言把燈熄了，才又走回窗前，湘紋由空隙鑽出窗外，坐在窗沿，垂足向外，再慢慢往下溜去，湘紋胆戰心驚，似覺一落便將粉身碎骨，遲遲不敢移動，曹局長口中勸哄，用手推她，她的臀部離開窗沿，向下一墜，嚇得呀的一聲，曹局長忙道別怕，別怕，俺拉着繩子呢？湘紋似已魂飛魄散，再不作聲。曹局長徐徐鬆放布繩，半天才把她縋落地面，湘紋在地下坐了有好幾分鐘，才立起來解開繩子，曹局長在上面已把另一端繫牢在堅固的鐵欄上，湘紋立在地下，只見他身影一幌，出到窗外，遂即攀着布條，慢慢溜了下來，布繩的接頭兒，好像梯級一樣，很安穩的落到地面，湘紋在這一會工夫，既恐曹局長有甚失閃，又怕有行人經過看見，一顆心在腔中亂跳，好像直接喉嚨口，撲撲作響，及至盼得他安然下來，心才稍定啦，便悄聲問咱們往那邊走，曹局

長說聲你隨俺來，就挨着湘紋走出巷口，眼中豁然開朗，原來到了李三姑隱窟東西的另一條街上，曹局長來時並未從這面經過，湘紋更不認識，就問這是那裏，離你家遠麼，曹局長道：『離俺家不遠，約摸有一里路吧！你走得動麼？』湘紋道：『我倒能走，可得留神李三姑追了來！』曹局長道，『她大概還正睡着，不到天亮是不會知道的，你不用害怕。』湘紋道：『我只當她在堂屋坐着，誰想居然睡覺去了，給咱們老大方便。』曹局長道：『她有啥不放心？一來把門倒鎖，知道咱們萬出不去，二來她見俺這付臉子，料着你必然討厭，萬不會把你拐跑，就是我有那樣的心，你也不會願意，就是你願意，也跑不出屋子，自然放心大胆的去睡大覺，可是她夢想不到咱們竟打成一路，真個逃跑更想不到先已有人下工夫把鐵欄掘鬆，給咱們開了道兒，若是沒這巧事，那鐵條埋在洋灰裏面，比石頭還堅牢，恐怕鐵鋤一時也掘不開，看來那個人不定下了多少日的苦工，可惜全都白費，她是再逃不出來了，李三姑早晨醒來，進房看見窗上繫着布繩，知道是從窗口逃出來的，必然驚怪俺的力氣，竟空手扳開鐵欄，一定跟着喚泥水匠重新把鐵欄安好，那個人看着不知

多麼焦心呢？」湘紋且走且聽，忽然說道：「你想李三姑會不會報官捉我。」曹局長道：「俺想她不敢，她報官，便能把你找着，官面也必把你的底裏原因問個明白，追究起來，她倒找了麻煩，因為這個，自然不敢聲張，只好忍個肚子疼。」說着又道：「你不必愁她報官，現在路上可留神點兒，咱們一塊兒走，太不彷彿，又在這夜靜時候，旁人看着一定覺得招眼，遇到官警，難免盤問，你記着，你算是位小姐，俺是下人，有人問就這樣對答。」湘紋道：「在這半夜裏，小姐跟下人幹甚麼去呢？」曹局長搔着頭道：「對呀！這該說啥？且慢前走，怕不遠就有崗位。」湘紋道：「這好辦，好比我正在親戚家住着，家中忽然有人害病，就算老太太病了，派你接我回去。」曹局長聽着，連說好，你真機靈，這才又舉步前行，果然不遠，便遇着警察，見他們形跡可疑，叫住盤問，湘紋就照方才擬定的話回答，但那巡警竟節外生枝，問她家和親戚們的住址。湘紋不知所措，驚慌失色，幸而曹局長久慣拉車，熟識道路，衝口答說：「我們家在春日街，親戚住在太平巷。」警察覺得方向不錯，便揮令走去，又穿過幾條街巷，漸漸到了荒落污穢的區域，最後進了一條極

窄的小巷，兩面都是土牆，僅可通人，曹局長走到一個小門前，悄聲說這便是我的家。』隨即推門而入，湘紋詫異何以大門不閉，難道不怕賊盜，但以後才知道這地方住戶，都是無產的勞工，一身以外，沒有財產，向來不防外來的賊，因為這班家人，都具有賊性，時常互相施展空空妙手。當間二人摸着黑，走到一間小空室前面，曹局長解開門鼻上用以代鎖的麻繩，才推門而入，湘紋聞得一股霉濕之氣，在黑暗中毫無所見，就問燈在那裏，曹局長回答說：『我天天吃喝全在街上，回來進門便睡，所以並沒有燈。』遂拉湘紋坐土坑上，湘紋伸手一摸，炕上只有半領破蓆和一件破舊不堪的大棉袍，除此別無所有才知他所說的窮竟窮到如此程度，不由爽然若失，曹局長也自覺慚愧，抱歉着說：『這地方太委屈你了；明天我一定去想法，先尋乾淨房子搬家，再置備些應用之物，好過日子。』湘紋隨口應着。但在這黑屋之中，連口水也沒得喝，只可睡覺，無奈炕上並無臥具，曹局長把破棉袍墊在蓆上，教她倒下歇息。湘紋勉強躺下，只覺身體格外的痛疼，又加心慌意亂，實躺不住，仍復坐起，向曹局長說：『我一點也不困，還是坐會兒吧！』曹局長知道她

不能安臥，只說道：「你不困，咱們說回話兒。」湘紋就和他商量明日搬家，恐怕鄰院看見自己，胡亂猜議，惹出意外事來，又說自己身上尚有幾十元私蓄，教他去買應用物件，並且給自己買一身布衣，換去原穿綢衣，免得被人看着刺目，曹局長唯唯答應，心中慚感交迸，就對他說了許多肝胆肺腑之言，自誓從此拚命掙錢，盡力教她舒適，談了一會，隨又問起她的舊時身世，近日遭逢，湘紋失聲一嘆，就娓娓啁啁的訴刷出一段淒酸哀豔的事跡來，正是，曲奏玉參差，可憐妾命，花開珠錯落，莫卜君心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春婆妬夢紅雨亂飛花 神女行雲藍田偷種玉

話說就在曹局長得到奇遇的前半年，時節正在中秋，前章所提及的吳楚青二爺，家中接連發生兩件大事。那時當然也在十九年前。吳楚青還不到四十歲，以世家子弟的資格，濟以精明能幹的人才，在社會中地位駁駁向上，家中開着三四處生意，本身在官場中還幹一兩份差使，春秋鼎盛，事業興隆，真正人生得意之時。但他却不完全得意，在家庭方面，還有着很深的隱痛吳楚青的家庭，十分簡單，上邊只有一位老母，下面就是他的太太，外既無兄弟，也沒兒女，他的隱痛，就在兒女上面，因為膝下空虛，時常感到寂寞，而且他年紀雖然不大，但因世家早婚的關係，和太太已結婚二十年，夫妻間雖然依舊維持感情，在愛的方面却已由熱烈歸於平淡，由平淡變成麻木他的太太更因養尊處優，玉體發福，胖得不成模樣，一雙小脚直支持不住肥大身軀，行動都需扶着婢女，已成了半個廢人，吳楚青在這樣太太身上，怎能發生美感，發洩熱情，於是他在外面興高彩烈，回到家中便灰心氣短，

看到別個朋友都有美妾相伴，他很想仿行，就沒法跟太太試探，以後嗣尙虛爲言，向來男子納妾，未必全是爲着嗣續，但即使完全爲着自身享受也必搬出這種大題目，使女人感到關係重大，如若反對便要擔斬絕香烟的罪名，雖然不願也只好委屈應允但吳楚青太太却是天性奇妬又很有主意，雖明白丈夫的意旨，並不捨這碴兒，只暗示着自己年未四旬，尙還不老，醫書上說：『男子八八而陽竭，女子七七而陰絕。』七七四十九歲，相距還有十年，來日方長，怎能斷定我在十年中仍不生養，吳楚青撞了釘子，心中知道像她那樣肥胖，等於殘廢，絕無生育之望，但是當時醫學尙未昌明，不像現在可以檢驗身體，斷定能否生育，所以沒法較真，吳楚青老說太太已是廢人，太太就可以反詰以何爲證。白作齟齬，絕無效果吳楚青知難而退再不跟她嘔氣，但精神上越發痛苦，更要尋求安慰，就逼得走了邪路，和朋友出入花街柳巷結識了一個妓女，居然兩下鍾情，十分恩愛，在吳楚青是乍嘗異味，難禁沉迷，在那妓女，却更有易求無價寶，難還有情郎之概，在那時候風俗尙不似今日浮靡，少年子弟，還有努力讀書，中年人還肯專心事業，很少荒唐外務，便有些不成

器兒郎，也因手無財權，只配在中下級娼家，偷雞摸狗。所以在上級的清吟小班走動的，幾乎都是些家成業就的老年人，身閒境裕，借着看花飲酒，以娛老境。妓女日常接觸的，只是白髮殘年，所以遇到吳楚青這樣的人，年雖逾壯，比較還算少年而且家世聲華又能出人頭地，怎不視爲至寶？傾心相事，相處不久就以嫁娶相約，吳楚青知道家有妬婦不敢應允，那妓女指天自誓，說只求終身相依任何苦痛，都願忍受，吳楚青感她深情，只得和她訂了海誓山盟，約以相繼進行，又過了幾日，那妓女屢次催促，吳楚青無可奈何，只可拚了出去，回去跟太太正式開了談判，太太真是利害，一見丈夫神氣不對，似已有了決心，眼珠一轉就自己立住地步，不和她正面作戰平心靜氣的說：「你要一定願意娶妾，我也不能深攔，本來爲後嗣打算，便是我仍能生養，再娶妾多生幾個兒女也是好事，不過你要娶個坐家女兒，俗語說：『妓女進房，家破人亡。』我爲咱家打算，可不能答應你，你若願意娶坐家女，我們立刻就操持着辦，我這主意，你去打聽別位明白人，可是正經道理，吳楚青被她這套正理，給噎得喘不出氣，知道又失敗了再婉言商量，太太仍咬定原來宗

旨不肯鬆口吳楚青賭氣再不說了，那知一來倒惹出是非，太太知道他有了外遇，一面盡力監察，一面找來她娘家姓孫兄弟名叫孫三，在任邱縣鹽店作事，現方回津住家，聽姊姊召他便趕了來，太太和他密談了半晌，孫三回去之後，次日使雇船上了勝芳鎮過三日回來，船上帶了個奇醜的女子，勝芳鎮本是出產美人的地方，孫三却遵奉姊命，特選了個奇醜不堪的女子，太太本不願給丈夫納妾，這時見事情不祥，爲自佔脚步，就迎頭兒自動圓人，以塞丈夫和家人的口，但又怕奪了自己的寵，就叫孫三尋個比她還難看的女人，孫三煞費苦心，才選得這位無鹽再世，蠓母重生的美人，帶了回來，太太看了，甚爲中意，就給沐浴更衣，打扮起來等晚間吳楚青回家，太太便帶着新姨奶奶，到他面前，鄭重說道：「你不是要納妾伺候麼？我體諒你的心，立時就托人到出產美人的勝芳鎮給買了個姑娘，模樣兒滿下得去，還是大屁股坐子，準保兒女成羣，說完就叫那姨奶奶給老爺磕頭，吳楚青見太太操切從事，深知她的用心已然十分惱怒，又在驚駭中間，被那新姨奶奶吓了一跳，只見她一張驢形長臉還歪歪不整，面上皮膚，好似經過火灼，黑紫斑駁雖已塗粉却只鼻窪

眼角，稍有殘留，他處全已剝落，頭上黃毛稀疏，却全是短的壯髮不合頭皮款附根根上豎，兩眼一隻有蘿蔔花，一隻是爛紅邊兒，鬢角還有一個大疤，嘴並不歪，但不知什麼毛病，總抽鼻子，每抽一下右嘴角隨跟着向上斜伸，眼也隨而一擠，至於脖頸和鵝的一樣身材倒也苗條，只是像一根欹斜的枯樹，吳楚青不消多看只瞧見那醜鬼臉便氣瘋了，面色變成鐵青，猛然大叫，給我滾開滾開，跟着把手一掄，案上的陳設全給推落地下，摔得粉碎，在臂拍噹啷聲中，號叫如狂，只喊氣死我，罵苦了我，那位新姨奶奶方要拜跪，見他突然叫鬧起來，嚇得倒退不迭，不料太太正立在身後，被踏着脚尖痛得嘍嘍亂叫，向後便倒，幸而被僕婦扶着，這時宅中人聞得上房大亂，都跑來瞧看吳楚青一眼看見內弟孫三，正在門外向內窺望，立刻明白太太買這醜女，定是托她內弟所辦。就跳過拉住孫三，指着那新姨奶奶叫道：『這個女人，一定是你替你姐姐買來的，咱們這樣親戚我不犯說什麼，只有一句話你買的你領走，帶到你孫府上去：我吳家用不着，真罵苦了我，就是世上女人絕種，我也不要這活鬼，你們真想得好，辦得好好好快走，快帶走！』那孫三原覺姐姐作事

不妥，曾經勸過，只爲太太妬性太重，執拗不聽他也只得照辦，這時見果然惹得吳楚青大怒發作，當面揭破姐姐和自己的隱情不由深覺難堪，心中抱怨姐姐作事糊塗，你只顧嫉妬，竟不管丈夫是何等人物，定要買這醜女給他作妾，豈不罵人太苦，欺人太甚，如若惹醜了臉，不但喪了你半世夫婦的感情，連我們的戚誼情也損壞了，當時就想對吳楚青安慰解勸，但吳楚青已氣得眼都直了，周身亂顫，更不由他分說，只一疊聲喊領走領走，你們要誠心氣死我，就留她在這裏，叫着雙脚一跳老高，又自打嘴巴孫三嚇慌了，又插不進嘴，只得望着他的姐姐討取主義，那知太太此際，也正在驚慌失措，她雖然天性悍妬但總偏於陰柔一面，而且二十年來夫婦相敬如賓，未曾破臉，她才把丈夫看易了，所以這次買取醜妾，雖然自知不大妥當，却料着丈夫即使不悅，本來娶妾既嗣續。又何必定要美人，自己很有理由堵他的嘴結果料他也得委屈將就，便是不肯將就，他那脾氣，也先搖搖頭說聲不要，負氣走出，絕不致鬧出什麼風波太太想得把穩，却不知完全看錯開西哲有句格言說：『猛虎吃人並不可怕，惟有綿羊急了咬人才危險。』因爲猛虎厲害，是人人皆知，

若入山林，自要結伴攜槍，小心防護，所以猛虎不致爲害；但綿羊却以柔弱出名，人人輕視因而對之欺侮毀辱，以爲無奈我何，可是若把它欺得急了拚起命來，或者比猛虎更凶，人在不備中便被咬傷要害，本來羊不敢傷人，倒被逼得將要咬人，必然有了決死之心，人可就危險了，何況吳楚青還不是綿羊，只於家庭中要維持大體，對太太要保全情面，所以向來寬厚顛預，大有不癡不聾作不得阿家翁之概，這時見太太作事荒謬，嫉妬霸道的地方，尙不可恕惟有這深切的侮辱，實在不能忍耐，便是擔夫小販，有了錢購娶妾小，也要個像人樣兒的，她竟給自己選來這樣鬼怪不如的醜女，簡直誠心罵我吳楚青這樣一想，怒氣冲天，就忍不住狂跳起來，那樣兒好似將要殺人，又像將要自殺，太太看着也嚇呆了，恐怕把丈夫氣壞，自己失了依恃，但一時也沒有主意，見孫三望着自己，只有對他發怔，孫三無可奈何只得且顧眼前，就沒口應着，把那醜女領回，勸姐夫不要生氣，吳楚青刻不容緩，定要他立時領走，孫三不敢違拗，就領着醜女出門，吳楚青還趕着說：「你帶來的帶回你家去，作大姨太太或者老太太都好，再進我們這門兒我可給打出去。」孫三不敢

答言，忍着一肚子冤氣，回到家中，就派把那醜女送回老家，孫三也因職務所關回任邱縣去了，吳楚青這裏，自趕走醜女，氣雖稍平，但終因太太行事荒謬，怒憤難消，只看在半世夫婦，又顧着自己身分，不好破臉吵打，只可積鬱在心，當天晚上沒吃東西，便睡了覺，次日晨起，就發了寒熱，昏迷不醒，一家人都嚇壞了，太太也知道是氣憤所致甚爲害怕，急忙延醫調治，直鬧了十多天，才見轉機，老太太早已知道兒子致病原因，不免抱冤兒媳，在吳楚青病重期間，只顧忙於診治，沒作什麼表示，到吳楚青病象轉佳，只剩調養的時候，老太太才向太太婉言勸告，講說了許多道理，開陳了許多利害，太太也有些後悔自己作事不當，又駁不開婆母情面，就把責任全推到孫三身上說：『我本來打算給他娶妾，只爲恐怕妓女攪家，才托孫三去給買個坐家女兒，那知我兄弟不長眼，單挑了個不像人的來，才惹他生氣害病，現在我才明白，好心沒好報，管閒事，落不是，以後我再也不管了，任他願意娶誰都好。』老太太得了她這句話，就說：『本該如此，男子漢誰都免不了三妻四妾，何況楚青又有能爲，又有家產，到了這樣年紀，也很可隨心找點樂兒，你既

有這意思最好對楚青說明，也教他高興，病好得快些。」太太被婆母催逼，無計奈何，只得到楚青榻前，把對婆母說的重述了一遍，吳楚青聽了自然歡喜，還對太太說了許多感情的話，自誓日後娶妾進家，完全由太太調遣，若有違拗，任從責罰，便是我自己也要對太太加倍尊重，不會有異心，這一席談話，在吳楚青以爲等於簽定條約，只等病好便可娶那妓女進門，享受豔福了，那知太太仍是三心二意，從這日說定以後，便又有些後悔成夜不能安眠，思索吳楚青的話，未必可靠，男人的心是易變的，萬一娶那妓女進門，受了迷惑，對自己再不理睬，那可怎好？於是坐立不安的過了兩日，忽然奇想天開，打算先瞧那妓女是何等模樣，就把吳楚青的車夫找來，入內室，加以威迫利誘，追問那妓女名字住處，車夫一個窮漢，有什麼把握，被太太一陣震嚇，一封洋錢立刻吐了口供，告訴說那妓女名叫影梅，排行在大，在侯家後紅杏山莊搭住，却是自由身體，又把楚青和她來往的經過，都報告出來，太太便問：『我想看看那個影梅，可能辦到。』車夫想了想，回答可以，侯家後有家天合落子館，那一帶的妓女都上台演唱，影梅因唱得一口好梅花調，被邀作

台柱，只是白天不上台，太太要看她，晚上到天合訂間包廂，便可以瞧見，太太大喜，又另外給錢，教車夫去定包廂，約妥當晚前去，却吩咐不要告訴別人，車夫自己去辦理，太太到晚間果然教車夫送到天合落子館，坐在包廂，等影梅上台，看了個清清楚楚，敢情那影梅不但容貌秀美，歌喉圓潤，而且意致婉靜，派頭大方，在娼門中是個名妓，到家裏也像個閨媛，太太看得眼熱心酸，回到家中，只覺胸中生
了絕大磊塊，自思這影梅確是太美好了，太可愛了，無怪楚青爲她傾倒，只是她越
可愛，我越危險，若容她進到家中，楚青那還肯用半隻眼看我，何況作妓女的善於
媚術，準能把楚青戀住，這家裏就完全成爲她的天下，我還往那兒擺呢？太太想到
這裏，就覺自己和影梅不能並立，非得抵制她不可了，所以世上婦女，一生嫉妬，
盲目盲心，便要盲目是看不出旁人的美，看不見自己的醜，有的女人尊範不堪承
教，看到別個美女，覺感比自己容貌在上，立刻便生嫉妬。一嫉妬便變成盲目，對
別人的美點，再瞧不見，只挑剔出毛病，撇着嘴說，誰說某人好看，那麼稀的頭
髮，那個蠢的身子，真醜死了這必是她頭髮特多，身體特瘦，才單提出這兩點，壓

倒對方，但對其他便置諸不論了，女人照例是這樣不肯承認他人美好，但也有時覺得別人確是美麗，若不承認，未免屈心，不過還要看對方是誰，若沒有關係，她尙可不以爲意，若是和她有密切關係，例如妻之與妾，那她若承認對方確比自己美麗，也就等於確認是自己冤對了，所以像晉時桓溫入蜀，取李勢女爲妾，笑婦聞知，帶人攜械前去殺害，及至見了面，因那妾豔美非常，大婦就棄刀抱住說我見猶憐，何況老奴，這件事後世很多人疑惑，以爲妻對妾萬不會有我見猶憐的念頭，妾愈美便使妻愈妬，才是人情，桓溫笑婦的行爲，未免超人了，故而可以作個結論，說妻對妾若能盲目，看不出美好，還想以修飾容貌爭寵，危險尙小，若出了盲目界限，看出妾比自己確是強勝多，那就危險甚大，必要盡力抵制，以圖自保了，至於盲心，却是指着年長色衰的婦人，像楚青太太，年過中旬，又癡肥不堪，雖知道自己短處，而不肯寵藏短處，另行發揮其他可以制勝的長處，例如他儘可以拋開男女的關係，任丈夫娶妾，任那妾對丈夫獻媚，自己却另用精幹的能力治理家政，用關笑的胸懷，待遇家人，由純潔的愛情，關切丈夫，這樣更能博加丈夫敬重，收穫

意外效果，但她並不懂這種道理，還想容貌上爭寵，嫉妬別人的美好，盡力破壞好事，無論未必能破壞，即使如願以償，也要失去丈夫的感情，惹出仇恨，結果便仍舊把持丈夫，然而把持的却是個無愛情有仇恨的丈夫，豈但雖有若無，簡直還不如沒有呢，但是女子能想開的很少，無論如何聰明，到這時候，也照樣難免發生盲心目的現象，替她們着想，却也難怪，本來是多年相守視為禁臠的丈夫，突然要被人分去一半，而且有完全被奪的危險，又誰能不因刺激而致神經變態，何況太太這樣沒受過教育的舊式婦人呢？她自從見了影梅，心中更憂思如病，認為影梅進門，自己要打入冷宮，永無抬頭之日決意加以破壞，無奈自己對楚青允許，難於反悔，而且楚青的身體也是可慮，倘若自己以大婦資格，堅決反對，給他個蠻不講理，也許能把這件事打消，但楚青難免再悲憤成疾，萬一他有個好歹，自己不特造孽，這一家也就瓦解冰消了，太太顧着夫婦情義，和慮着本身前途，不敢過為已甚，但又不肯容納影梅，真覺左右兩難，直尋思了三四夜，才得了個主意：仍由自己給楚青買妾，上次他所以發怒決裂，是因為那女子太醜，這次給選個貌美青年的坐家女

兒，雖然也有奪寵之虞，但坐家女兒不會狐媚，便不致把楚青迷惑過度，而且她是由我所買，以後總能聽我的指揮調遣，鬧不出很大風波，也就沒有意外危險，至於對楚青我仍可以佔理，我不但給他買妾且還給他買美貌的妾，作大婦的如此作爲走到天邊也說得出去，他若定要娶妓女，請問是何居心，難道定要把家攪敗了麼？我既給買妾，足見並非嫉妬，反對娶妓。只爲他的性命和家庭着想，就是婆母和親友，也得贊成我的道理，說他荒唐，太太費盡心思，想得這個妙法，但實行仍得煩她的兄弟，及至親自到母家去商量，才知孫三已到任邱去了，她急忙托人寫信。教孫三趕快回津辦理，孫三接信，回想以前的碴兒，不願再管閒事覆函推辭，太太又連去幾封信，堅懇苦央，孫三看在姊弟情分，只得答應，就回信說現時鹽店事忙不能立即回津，買妾的事，只得就近在任邱購選。任邱是近水之鄉，人物秀美，定能得到合宜的人，等買着時，就攜帶一同回津，太太接信方才放心，但仍速函催促，孫三便在任邱托人張羅，結果尋得一個幼無父母的孤零女兒，由她的族人出賣，孫三看着中意，使出巨價買下，隨即向店中請假，帶着回津，但這一耽誤，已過了二

十多天在這時期中，楚青病體已愈，太太却一直保持沈默，沒有發表變卦的主張，盼孫三快些回來，自己將所買美妾，領到楚青面前，再把自己意思說出那樣便可立時將楚青制住，省得多費口舌，也許楚青愛上那個美妾，便老實應允了也未可知，於是天天盼想孫三歸來，不料孫三尚無音信，楚青病已好離床，可以出門去了，出門的第一天，便到影梅那裏，報告好消息影梅自然十分欣喜，兩人就商議迎娶辦法，影梅是自由身，不但沒有累費且還薄有積蓄，幾時進門都無問題，楚青却以爲需要稍作安排，再接她進家，並且太太方面既然慨允成全，也該給他作番情面，主張影梅先去家中給太太請安，由太太口中聽取吩咐幾時進門，遵照辦理，可使兩面好看。立下私美基礎，日後也好相安，影梅百依百隨，約定次日登門請安，楚青要作爲影梅自動向太太致敬，也未預先回家說知，不料事情有這樣湊巧，楚青好意尊重髮妻，影梅好意禮敬大婦，反而遭了絕大打擊，真是預料不到。當時楚青因影梅已走了明路，就住在那裏未曾回去，這却是破天荒的事，以前雖然打得火熱，却爲忌憚太太，不敢在外停眠整宿，這夜太太在家中見楚青整宵未歸，知道必住在影

梅處，妬火中燒，氣得一夜未眠，對影梅更添了怨恨。到次日將近午時，忽有僕人報告，舅老爺來了，太太大喜忙叫請進，孫三進來却是獨自一人，他因懲於前次的事，未曾帶着所買的妾同來。太太一見，便問托買的人怎沒帶來，孫三回答：「因恐遇着楚青，所以把她留在家中，自己先來相見。」隨又勸着姐姐一番話，叫她作事不可放縱，需要維持夫婦感情，太太也不理他，只催着快把人給送來，孫三只得返回家中將人接來，太太一見那個所買的姑娘，雖然面黃肌瘦，但明眸皓齒，秀麗天成，只要稍一將養修飾，便是美人，不由心中又中了塊病，暗想這女子雖不及影梅風流大方，但也帶着狐狸精樣早晚也是一個我的對頭，但爲抵制影梅，只得忍痛錄用，就問了問那姑娘的名字和家况那姑娘還有些害羞，孫三便代答名叫軸兒，又將身世約略說了，太太大馬金刀的分派了幾句場面話，無非買你來伺候老爺，你要小心謹慎，自有受用，否則家法從事，說完了也沒有叫她見人，便藏進內室，教僕婦代爲沐浴更衣，薰香傅粉，預備楚青回來，給他個迅雷不及掩耳，當場獻寶，當夜成親，太太又留孫三吃飯，孫三却知道下文尚有餘波，不願捲入漩渦，再受羞

辱，就推說有事，告辭走了，太太見他去後，叫進幾個心腹僕人，分派了一些話，便看着女僕收拾軸兒，見她梳洗易裝，容光煥發，越看越覺難過，恨不得拿把剪刀將她的臉刺個稀爛，女僕還不知軸兒是何人物，見太太款待甚殷，就迎合意旨，不住誇讚，那知太太聽着，却更刺耳傷心，只有暗自咬牙切齒，等到軸兒收拾完畢，楚青已由影梅處回到家中，先在前面客室休息，熬夠時候，知道影梅將要來了，才復緩步內，進到上屋太太聽楚青進來，連忙迎出，見面先談了幾句家常，太太因準備大舉，也未追究外宿的事，但也不想立刻發表主張，因為太太見孫三走後，便已派人到各親友家邀請過來吃晚飯，一面又教廚房預備酒筵，打算等親友來齊之後，當着大家把軸兒叫出來，給楚青磕頭，同時演講那自己名正言順的道理，楚青便不願意，也有人勸解，何況自己理由充足，親友們沒個不幫助她說話，結果楚青只有屈服，所以她把軸兒深藏不露，對於楚青也閑言敷衍，那知事機所迫，竟使她不能按照原來計劃行事，當時楚青在上房堂屋坐了沒十分鐘，只見一個男僕由外直跑進來，手中提着四盒禮物，還舉着一張小名帖，進房向太太說道，外面有位姑

娘。求見太太，還帶着四盒禮物，太太聽了一怔，接過名帖看時，只見上面寫叩請主夫人萬福金安主字另行抬頭，下款是小婢馮影梅百拜，立刻哦了一聲，再瞧那四盒禮物都很珍貴，一盒金首飾，一盒衣料，一盒燕窩，一盒銀耳，太太望着楚青，把名片遞過去道，你瞧這是什麼意思，楚青本來正等着影梅呢，這時聽太太一問，就笑道：『哦影梅來了，他是來給你磕頭，她早說過要來，只爲我害病，纔耽誤到今兒纔來，還帶來這些禮物，我看就教她進來吧。』太太沒有回答，楚青就向僕人道，你去請她進來，僕人轉身出去，楚青又哄着太太道：『她來磕頭，本是應該的，你可不要跟她客氣，要明白你是她的主人。』太太正在對這突如其來的事感到有些張皇，不知如何應付是好，但眼珠一轉，想起昨夜楚青外宿之憾，和影梅奪夫之仇，酸氣上攻推動了她的靈機，立刻有了主意，就向楚青笑而不言。楚青還以爲太太默允，心中覺得安帖，便把眼注定外面，隨着僕人領着影梅由外院進來，影梅穿着一身樸素衣裳，薄施香粉，淡掃蛾眉，變成一派大家風範，想見她是要在太太面前表現是個習勞耐苦的作家人，把烟花本色完全收斂了。但這樣一打扮，越顯得

秀骨珊珊，纖塵不染，走路時態度的凝重大方，直是作夫人便作得過，楚青看得心花都開不由出神，及至影梅到了門前走上石階，楚青不自覺的站了起來，打算迎着影梅，先向太太介紹，再行大禮，那知一轉臉，纔發現太太已經失蹤不見，楚青心中一跳，暗詫她怎會這時進入內室，但轉想也許犯了女子通病，將見生人。必得先修飾一下，或是換件衣裳，其實你以大婦地位，又何必如此。楚青想着只得且不管她，先招自己心上人兒，他見影梅入室，便含笑說道：『你來了，先請坐吧。』影梅却恪守禮法，矜持不露笑容，立在旁邊說道：『太太在那裏，你帶我去叩見她老人家。』楚青哦了一聲道：『太太……在屋裏，這就出來，你先坐下等一會兒。』影梅對他使個眼色，暗示不敢越禮放肆。仍然在旁侍立，楚青在她不坐覺得心疼，又有些心忙，忍不住就到內室帘外叫道：『太太，影梅給你磕頭來了。』叫了一聲，不聞答應，又叫一聲隨要伸手去掀門帘。猛見太太掀帘而出，後面還跟着個花枝招展，低首含羞的美人，楚青一見，立刻發了怔，影梅却還以為太太身後的少女，是宅中的內眷，但不解太太何以在這時帶個局外人出來。但她心中雖然詫異，却仍未

忘記自己的來意，急要向太太拜見，無奈楚青正因看着那陌生少女正在發怔，忘了給影梅向太太介紹，影梅無法，只得迎上一步，恭恭敬敬的叫聲：『太太：我給您……』但低下叩頭二字還未說出口來，太太那裏好似並未理會影梅的存在。先望着楚青發了話。含笑說道：『老爺，今兒大喜呀！』說着將身向旁一閃，轉過臉兒就向那少女道：『快給老爺叩頭！』那少女聞言，立刻低下頭去，對楚青盈盈拜了下去。影梅那裏只說出半句話，還未下拜，便見太太先指揮那少女對楚青叩頭，簡直對她未曾瞅睬。影梅不由僵在那裏，但身體仍做着將要下跪的姿式，眼巴巴的望着那少女，心中突然明白了太太的作用，自己落入極窘的境地了，當時頭上轟的一聲，急得靈魂出竅，但因刺激過甚，神經反變成麻木，只像傻子似的，瞧着那少女給楚青磕了四個頭，徐徐立起。楚青那裏更是天旋地轉不知所措，大瞪着兩眼，口中連叫着：『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』却並未這出個所以然。那少女已拜罷立起，楚青才微悟到這突發事件的來由，知道必是太太又在作弄手法，破壞自己和影梅的好事。但不知何以恰在影梅來時發動。而且事先並沒有絲毫跡兆，想着疑憤交迸，看

看影梅，見她玉容如土，妙目大張，好像見了鬼似的，嚇得失了神智，不由心如刀絞，方要向太太請問什麼意思。太太已一拉楚青催他坐在椅子上。自己也坐在他的旁邊，繃着臉兒，向那少女說道：『軸兒：你已經給我行過禮，不必再鬧那套虛文了！現在跪下聽老爺的教訓吧！』那軸兒想已受過太太的教導，聞言便又朝上跪倒，楚青由太太的話裏，更明白她的作用，氣得通身亂抖，眼望着發呆的影梅，只覺得哭笑俱難，進退失據，同時又聽太太發出鄭重脆快的聲音，帶着柔合的韻調說道：『上回的事，我實在對不起你，可是罪雖然在我身上，也怨我兄弟老三，他太不長眼睛，給買來那樣個醜怪物來，真難怪你生氣，過後我自己覺得抱歉，差點兒中了病，我兄弟老三也覺得對不住姐夫，再沒臉登咱們的門，他也未跟我商量，就自己打算了個贖罪的法兒。上各處都訪尋美女，直到如今才在他作事的任邱縣裏，尋着個頂尖出色的姑娘，趕着帶回天津，送到咱家裏，補他上次的缺欠，今天早晨到的。』說着伸手一指道：『她叫軸兒，才十七歲，我仔細看了看，真是頭上腳上沒有挑兒。更難得是真正清白人家的孩子，我就跟老三說：上回你姐夫生氣嫌買的

人太醜，這回大概不致落他的包涵了。憑這人才你姐夫還能挑出什麼毛病，只是歲數小，心眼兒老實，不像窰姐那樣狐狸精似的，其實你姐夫也是奔四十的人了，難道有眼不識金鑲玉，非得娶個敗家精麼，那絕不會的。他本爲着生兒養女才要娶妾的呀！』楚青聽太太不但把本意說明，而且轉變拐角的表示拒絕了影梅的決心，當時幾乎把肺氣炸了。既恨她作事反覆，更恨她居心狠毒，心中已打算對她變臉發作，大吵一場，非要達到自己目的不可，但楚青終是有心路的人物既安下決心到不着慌了！只咬牙尋思對付的步驟。太太看見影梅僵立如癡，丈夫瞠目無言，還以爲自己計畫成功。得到勝利。既然得意，更覺快心。就又笑着說道：『老爺她已經行過禮了，正跪着等教訓，你就交派幾句，好叫她起來。還有她這軸兒名字太粗求老爺另起一個，我們好招呼。你可想個好的，別像窰姐兒，梅啦！蘭啦的那麼討厭……』太太才說到這裏，楚青可忍不住了。才揚起手來，要拍桌子不料影梅那裏已先發作起來，她好似乍從夢中驚醒。嗷的一聲哀叫號道：『天呀！我遭了什麼罪，教我遇見……』叫着猛然轉身向外，像瘋狂似的，高舉兩手，奔跑出去，出門一下

台階便失足跌倒，她很快爬起來，仍向外跑，楚青看着，立如萬箭攢心，再顧不得跟太太發作，只向她臉上噴了口濃吐沫。跳起向外就趕出去。一脚踏在軸兒的腿上，疼得她呦呦叫喚，楚青瞧也沒瞧，只叫着：『你別走，等等兒：我跟你說……我跟你去。』影梅只作未聞，一直跑出二門。太太這裏被楚青唾了一口唾沫在臉上掛着，看見楚青號叫着追趕影梅，才知道自己弄巧成拙，把丈夫惹惱，受到向所未受的羞辱。以後還不知弄成怎樣結果，現在的局而又將如何收拾。她驚急之下，只怕楚青跟了影梅去，必然要負氣住在她那裏，不肯回家。不由也追着喊叫：『你回來！你上那兒去，你回家我有話說，楚青那還聽得見她的聲音。一直追到二門，見影梅已到大門，又叫着追到大門，見影梅已上了她的包車，飛馳而去。楚青立在門外，頓足狂呼，影梅才在車上回頭擺了擺手，那車已轉過街角，瞧不見了。楚青才回身喊叫自己的車夫，恰巧車夫正在門房，聞聲奔出。楚青忙教他把車拉出來，坐了上去，吩咐到影梅班子。就聽太太已跑出門洞叫着：『你回來回來。』楚青切齒說了句今兒我可認識了你，就揮令車夫快走，車夫不敢違拗，飛跑起來，太太也顧着

大家風範，未曾追出門外，楚青在車上一面生氣，一面望着前方，還希望能追上影梅，但班子裏拉妓女的車夫，快得出名，竟未赶上，直到了影梅所居的班子門外，楚青下車進去，見夥計都起立迎接，只眼光似含驚異，楚青才想起自己不帽不褂，迥非平日端正氣派，而且氣色還不知如何難看。無怪窳夥驚疑，但也顧不了許多，一直走上樓去，就要闖入影梅妝閣却不料被一個女僕攔住，另挑起旁邊一間空屋的門帘說：『請二爺先這邊坐。』楚青猛悟自己莽撞，也許影梅本房有客人在內，怎好硬闖，但又想她才回來，似乎不會有客。但也許早有客人在此相候，反正影梅知道我來，必然過房相見，就坐下等着，過了很大工夫，終未見影梅入室，方在焦急不耐，却見女僕又由外面掀起門帘，笑着請本室坐，楚青便進入影梅房中，心中本料着影梅見面必要痛哭流涕，訴說她所受的委屈，自己已預備着萬語千言，向她慰藉，對她申說，並且表明和太太決裂，誓必娶她進家的決心，却不料進到室中，竟是大出意外，影梅斜倚床頭，意態安適，一若平時，好似沒經過方才的氣惱羞辱，而且身着衣服也全換了，頭面新經梳洗，連方才傾跌奔跑的痕跡，也消失不見，她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說是賢慧，人家早把脚步站穩了，你若照方才說的話辦，保管得教親友恥笑，說你被妓女弄得昏了心，迷了竅，太太給買來大美人似的姨奶奶，竟然不要，非得娶狐狸精進門，還爲這個跟太太結仇，拋家不顧，請想你成了什麼人，以後在外面怎樣抬頭，只怕好朋友都不理你，連事業也要敗壞了，我怎忍這樣害你，再說太太今兒作的事雖然太狠毒些兒，難免教你生氣，連我也恨她，可是細想起來，她這樣行事，不管吃醋也罷，發火也罷，她的本心當然是愛惜你，衛顧你，倘然我是你太太，見你要娶妓女進門，我使的主意還許比她更狠呢，所以這不得怨她，不過既有了這回事，我算跟她抓破臉結下仇了，將來不論怎樣，她也容不下我，我也不願見她，神仙都沒法給圓全了，楚青你得明白。這是咱們前世沒有緣法，今生不該團聚，你就想開些，別再戀着我了，快回自己家去吧！太太給買的這個姑娘，容貌比我在上，你將來儘有享受，何苦自尋苦惱，再說家裏還有老太太，你鬧出這事，也教老人家擔憂。」楚青聽着，猛然擁着影梅，眼中流淚，心想以前自己只愛影梅美麗明慧，今日遇着風波，才知道她竟是如此明事理，居然我的家庭和前途，甘心

犧牲前途，足見愛情深到極點，而且這種話這種事，莫道妓女，便是閨閣也未必有幾人能說能作，不過她雖說得條條是理，洞中利害，我在道理上實在應該依她，但在愛情上却更不能捨她了，即使我真倒行逆施，將要大傷名譽爲人不齒，我也拚了出去，寧受五毒千災，也要和她白首偕老，想着就搖頭冷笑道：『我也謝謝你，我全懂得，可是我全不聽，痛快說吧，你講的那些事，自然關係很重，不過總不及我的性命要緊吧？我現在寧可捨命也不捨你，你再說什麼也是白費。』影梅聽了，又婉言勸解許久，楚青說：『我的意已比鐵還堅，無可挽回，就是爲你傾家敗產，我也甘心，難道你怕跟我受罪。』影梅見他心堅意決，只得改口說道：『你一定要我，我還有什麼不願意，不過現時不必着急，慢慢兒向好處辦吧。』楚青聽說答應方才大喜，又切囑影梅，從此不許再勸告，必須合力同心，向前進行，直到成功爲止，影梅口中唯唯應着，但她對楚青愛情過深，已把他的前途，放在自己幸福之上，看着楚青前程遠大，不忍千里霜蹄，中途顛蹶，而且他家中有母有妻，更不忍和樂家庭變爲悽戾，所以心中仍暗自思量解脫之法，但表面裝作欣慰，宛轉溫存，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了十多件，緞莊和楚青久有來往，任他選擇，剪畢，便帶着所剩的貨走了，楚青又叫來裁縫，立刻交作，當時影梅像個主婦似的，對裁縫一件件的商量肥瘦，楚青在旁看着。覺得這便是日後金屋生活的起始，正為快樂，等到裁縫聽完吩咐，帶着材料走去，忽見門帘一啓，車夫進來，楚青詫異的問道：『我不是早叫你回去了麼，怎麼還在這裏？』車夫回稟道：『我回去過了，現在是太太教我又來的。』楚青立刻皺眉沉臉，哼了一聲道：『她教你幹什麼來。』車夫道：『太太有話。』楚青接口道：『我不要聽，快給我出去。』影梅在旁插口說：『你跟車夫犯脾氣作什麼，也得聽明白再說。』又向車夫道：『你儘管說，太太有什麼話。』車夫才道：『太太教對老爺說，從老爺出門，老太太很放不下心，太太也很難過，請老爺回去，凡事都好商量……』楚青未待說完，已大怒道：『商量個狗屁，你告訴她，我已跟她商量夠了，從今再沒商量，再告訴她永遠也別指望我回家，家裏沒我。』說着連聲呼喝把車夫趕走，影梅看着本想乘機勸他，但一轉念覺得萬無功效，還要弄得火上澆油，就沉默不言，暗暗的打算主意，無奈一時難得計較，只得聽着楚青痛罵太太，

對他頷首微笑，裝作快心同情之態，過了一會，已到晚飯時候，影梅早已吩咐廚房備下精饌，端了上來一同用畢，楚青向影梅說：『你不日就跟我走了，無須再應酬客人，今天我心中氣惱未消，你陪我看戲消遣去吧。』影梅說：『我自從立意嫁你之後，對普通客人已不應酬，只有幾個老熟人，偶來相訪，你想聽戲咱們就去。』說着坐下對鏡理妝，換了件衣服，方才相攜出門，不料車夫又來了，在樓梯中間相遇，車夫看見忙叫了聲『老爺您出門麼。』楚青憤憤的問道：『你又幹什麼來，快滾回去。』車夫這次好像有恃無恐衝口答說是老太太教我來的，請您回去，楚青一聽，立刻把氣箴全消，咳嗽一聲，才道：『我明白這是太太煩出來的。你回去跟老太太說，我被太太氣壞了，若還住在家裏，準得悶出病來，所以在外面疎散幾日，請老太太放心，我到該回去的時候，自然回去。』說完便揮手令車夫走開，自和影梅下樓，出門坐車直奔戲院，影梅在途上左思右想，心中蓬亂自思楚青這樣堅決未免太過，他的老太太和太太，兩次請回，全都拒絕，固然在氣憤頭上，不及細思，但旁人看來，一定是我迷住了他，才把母親妻子置諸腦後，雖然我爲他擔些惡名不

算什麼，可是他擔不起惡名啊，況且他又決心另立外家，接我出去，以後當然流連不返，越發要和太太隔絕，與家庭疎遠，我自然得意，他却要落個爲妓女拋母遺妻的醜名，更不好在外面見人，我當初想要嫁他，本指望求得終身依靠，正經結果，進入家中，替他孝順老母，侍候大婦，全家和美，我也享受幸福，如今弄到這步田地，我簡直成了禍根，將要拆散他的家庭骨肉，敗壞他的遠大前程了，這可如何是好，我一定不能這樣害他，但他既如此堅決，我解勸不但無用，反

情，更要纏綿不解，除了解勸又沒別的法兒，這要急死人了，想着心中焦急非常

及至到了戲院，進了包廂坐下，這戲院名叫春陽，是天津第一家大戲院，今日正值名武生楊小樓來津作短期演唱，戲碼是新排的陵母伏劍，在天津還是初次貼演，所以上座十分踴躍，若不是楚青的情面院中人特給勻出一間包廂，還要徒勞往返，當時楚青興高采烈，一面看戲，一面給影梅講說戲情，影梅却是別有所思，心不在焉，只順口應着，北京戲班在這時已然造成明星制度，全班只注意一個主角，一齣壓軸戲，所以前場的幾齣，都是敷衍塞責，沒什麼看頭，等壓軸戲上場，楊小樓演

得十分精采，尤其這時正在他火候已然純青，却尚未到老境頹唐的時候，所以更是可貴，那響堂的喉嚨，絕頂的作工，以及一投足一舉手，都是極深的藝術意味，便是他那幾個老配角，如錢金福遲月亭等人也全氣度不凡，在台上走動幾步，袍角的擺動，全特別另樣的好看，台下傳采聲如雷動，尤其楚青向來看戲對楊小樓，有着非常嗜好，分外興高采烈，把他的好處，一一對影梅講說，但影梅却是愛好不同，向來看戲也只愛全本大套，離合悲歡的情節，跟武戲沒有緣分，又加這時心中有事，更是毫無興會，楚青講着，她只裝作靜聽，其實只暗想心事，一句也沒聽。

但看到後幾場楚青又講解情節，說王陵是漢朝大將，初隸漢王麾下。

且說

子顧着自己，誤却前程，就自刎以斷其念，漢王知道痛哭致祭，王陵絕了掛念，也就隨漢王征討立功去了，影梅聽着，起初仍不理會，但聽到後文，忽一尋思，覺得戲中王陵之母，和自己現上處境，頗為相同，不由心中轉了幾轉，覺得自己為楚青前途着想，該仿效王陵之母，不過無須自刎，只由原則上加以仿效，使楚青對我斷却希望，便可與家庭恢復和好，影梅無意中由戲上得了主意，但還沒有方法，及至

散場回家，行在途中，才又想出進行步驟，回到班子裏把心中事深藏不露，對楚青言笑甚歡，只是暗自悽慘，但既決心爲愛情作偉大犧牲，也只得強忍傷痛，當夜楚青自然又住在那裏，恩情美滿，更不待言，到了次日，過午方才起床洗漱，女僕便來報說：『吳二爺車夫從早晨又來，在外面等候。』楚青聽了大怒，就教趕走，影梅連忙勸着，楚青堅決不要見他，影梅無奈，只得自己出去，向車夫詢問，有什麼事，原來楚青太太，因昨日未能把丈夫請回，焦灼終夜到早晨便喚進車夫，令他假傳老太太命令，仍去召喚楚青，務必回家一行，有要事相商，車夫只可前來，等了許久，未能見到主人，只見着影梅，把老太太召喚的話說了。影梅吩咐車夫先回，才進屋向楚青說：『老太太又派車夫來喚，教你務必回家，說有要事商量，你何不回去看看？』楚青道：『這必是那混賬女人，假傳旨意，我絕不信，老太太恰巧在這時因事叫我，你不要管，我只不回去。』影梅也不再說，只陪楚青談笑，班子裏白天清靜，很舒適消磨了下午的光陰，對晚飯時，外面有人打來電話，請楚青接談，楚青以爲是那個朋友，那知才一通話，聽到對方聲音，便已大怒，將耳機擲下，影

梅忙問何故，楚青憤憤的說是太太打來的，真不要臉，影梅仍沒言語，晚飯後，又出去看了場電影，回來吃些點心，便一同就寢，影梅安心在這一夜跟楚青談判，就裝十分高興，和他談起日後的事，要住怎樣的房舍，買怎樣的傢俱，過怎樣的生
活，楚青自然也歡然應和，說得興致淋漓，似覺前途幸福，已然來在目前，只待享
受，影梅才清機徐引的談到自己的顧慮，勸他對家庭不可傷感情，俗語說：『水流
千遭，終歸大海，樹高千丈，落葉歸根，我既嫁給你，是一世的事，現在雖然在外
另居，但不能終身如此，將來有了兒女，爲他們打算，也得歸入家庭，現在若決裂
太甚，怨毒全結在我身上，日後便不好見面，你不如且歸家一行，稍給太太轉轉顏
面，也省得老太太着急。至於關於娶我的事，既然決定，也不必跟太太提起，你只
專斷辦理好了。』楚青聽了初還執意不應，但禁不住影梅婉轉進言，使他不能堅
持，楚青所着重的全在影梅身上，只要不變金屋貯嬌之局，他事尚可商量，所以就
答應明後日回家一行，影梅得了初步成功，再進一步，主張楚青回家去住兩日，因
爲常在班中流連，有傷名譽，何況我們大局已定，不日就要長久厮守，何爭這短期

離別，在這兩天中，你去經營房舍，我在班中料理善後，到你把房舍安排停妥，我也好料理清楚，第三日你帶點錢來，替我還了零碎債務，便可攜手同行，好在我債務甚輕，只有兩千元便可了事，楚青叫影梅要他作兩日分離，自然還是不肯，影梅提出個理由，說關乎這從良的事，有着種種內幕，債務的償還，和一切的賞犒，都沒有固定辦法，倘若你在這裏當面談說，債主見你是有身分的財主，就許設法多說一些，班主和男女下人更要無理需索，說不定還有流氓對你敲詐。所以最好你先閃開，由我跟這班人交涉，可以省儉許多，楚青說：『我寧多花些錢，也不離開你。』影梅道：『你願意多花錢，我可不願意啊！現在我已是你的姨太太，多少有點權作主了，眼看要過日月作人家，憑什把錢胡糟踐，你有富裕，還留着咱們慢慢用呢。』楚青仍是不依，直談判了半夜，影梅軟語溫言，連勸帶哄，終使楚青屈服點頭，答應明天回家，兩日再來相接，說完就寢，夜已向闌，翌日起床，吃過午飯，楚青知道應該依約回家，終覺戀戀不捨，影梅也百般依戀，偎抱叮嚀，取下手上一隻翡翠戒指，套在楚青指上道：『我知道你離開我兩天，一定不會好過，現在

帶這戒指去吧，看着戒指，想着我們就要長久厮守，就不致太苦了。」說着又把楚青的眼鏡摘下，放在桌上道：「你的眼鏡也給我留下。」楚青道：「留我眼鏡幹什麼？我手上這隻鑽石戒指，給你帶吧。」影梅搖頭道：「不！不！戒指等過後再給我，現在我只要眼鏡，教你在這兩天裏，見了什麼女子，也不能看清楚，省得惹事招非。」楚青笑道：「我的眼不花不近視，眼鏡只爲養目用的。你留下也不擋住我看人。」影梅道：「眼是心的苗，你的心都留在我這裏了，便看見天仙，也沒心可動，我怕什麼！」說着又溫存半晌，方才催楚青走，楚青又流連一會，實在無可奈何，方才出房下樓，影梅直送到門口，看他上了車，轉過街角再瞧不見，方才跑回房去，伏枕痛哭！

影梅與楚青好事能否成功，歸家後又發生甚麼風波，故事愈加緊張要知端的，請看下集。

社會言情
迴風舞柳記下

劉雲若著

第二回 春婆妬夢紅雨亂飛花 神女行雲藍田偷種玉

話說楚青無精打采回到家中，自然不願先進內宅和太太見面，（王爺完書室獨坐，料理數日來積攔的事務，但早有耳報神去報）

來，急想和他言歸於好，但又恐怕婢僕

個女僕到書房去，傳自己的話，

出！太太沒法，只可等待，

老爺未在書房，到老

中，楚青王

創業的

可以

要娶那們

恩斷情絕，再不進

見他心意已決，恐怕再進

的事，母子談着，飯時已到，

一聲不哼，只自低頭吃飯，太太搭訕

未聞，太太只想當着婆母面前，自己下一口氣

總不能不理，只一答腔，便可以接着說說笑笑，把僵局解消。夕夕在房，背着人對他謝罪，也就一天雲霧消散。無論如何，也要把他攔住，萬不能再放出去了。那知太太想得雖好，却忘了自己前日所作的事。使楚青過於難堪，記下不解的仇恨，固然夫妻無隔夜之仇，但那句話是指着沒有第三者擾亂的恩愛夫婦而言，房帷爭吵，無論鬧得多麼厲害，即使不相理睬，以至於分房居住，但雙方離開之後，

都要感覺寂寞，因而展轉思量，不由得却想起對方種種好處，回心轉意，忍不住又湊回去釋怨修好了。但有了第三者，事情便不能如此簡單，楚青離家以後，和影梅厮守。只領略眼前人的柔情密意，那還有工夫思及家中的太太，怨恨不但並無所減，反而對着影梅時時想起她所受的恥辱，更在腦中深印了太太陰毒潑悍的影象，所以這時一見太太，只覺腐心切齒，任她搭訕說話，只作未聞。太太吃了沒趣，心中好生難過，但她知道今日的局面有關自己的前途，若不把丈夫的心挽回，便被那妓女奪去。只得忍着委屈，再俟機會？楚青吃完一碗飯，放下了碗，太太見女僕未

在跟前，就走過拿起飯碗。替他添飯，楚青仍不作聲，太太背着身把飯盛好，轉身要遞給他，不料座上已沒了人，原來楚青在太太盛飯時，悄悄地站起向外面走了。

這時太太又羞又氣，幾乎落下淚來。放下飯碗匆匆走出，回到自己房中，伏枕悲泣，一陣傷心，一陣發恨，直哭了半夜。忽聽鐘打十二點。她悚然坐起來。氣已消了許多，自思作女人真是痛苦，明明丈夫屬意她人。對不住我，結果倒變成我對不住他，方才那樣低心下氣，還討了沒臉。到如今仍是設法嘔這口氣，轉瞬這一夜就

過去了。我若不能在天亮以前，跟他和好，明天他就許又到妓女那裏去，不知何時再回家來。回想以前，他雖和這妓女相識已久，但並沒在我面前錯過大格兒，只從前日我凌辱那妓女惹惱了他，明目張膽在外連夜住宿，我若不急速把他拘住，以後和那妓女越戀越深。不知要鬧到什麼地步！我無論怎樣委屈，也得忍受。必得趁今夜挽回危局，太太想着便下床對鏡修飾一下，換件衣服，出了臥房，見那補缺失敗的軸兒，還在外間侍候着，就教她自去安歇，太太出房，直奔前院，幸而家下上下都已入睡，只剩書房中一燈熒然，知道楚青尚未就寢，便悄悄走到門前，這房門未關，小立沉了沉心，定了定神，才輕輕地舉步走入這寂寞的書房，四面仍然如昔，祇見楚青正倚在軟榻之上，舉着本書瞧看，他這姿式已保持一點多鐘，但未把書翻過一頁，看見一字，心裏只思想着影梅的聲音情態，一顆心已沉入深處。太太進來，他不但未曾瞧見，而且沒有聽見，太太走到他跟前，手扶桌角，立了一會見他呆坐凝眸，如在夢中，忍不住便低聲說道，你還沒睡麼？楚青聞聲突然驚覺，身體一抖，抬頭看見太太，似乎非常震動，但既看明對面立着的人，也悟到太太的來

意，便又把頭低下，目光仍回到書上，太太又吃回沒趣。但她已想開了，此來表面是向丈夫求和，實際是對影梅作戰，自己無論怎樣屈辱，只要能挽回丈夫的心，便算把影梅戰敗大獲全勝。若是只顧一時意氣，再和丈夫吵打，或是負氣不理，便在丈夫身上佔了上風，仍是爲淵毆魚。把丈夫趕到影梅懷裏，使她得到勝利，那才是自己的奇恥大辱，所以太太雖然眼眶含淚，仍忍耐着陪笑說道：『這兩天你的氣還沒消啊？幹麼跟我這樣記仇呢？我自己知作錯了事，早想給你陪不是，你只不回來，好容易盼你回來，你又鼓着隔着，一死兒不理人。』說着徐徐湊近坐在楚青身旁，將手撫着他的肩頭款款深深的柔聲說道：『我便有千日不好，也有一日好！你難道爲我一時的錯，就永遠解不開扣兒了？』楚青爲人向來怕聽軟語，何況和太太還有多大感情，聞言自覺心動，但表面仍矜持着，把書放在膝上，冷冰冰的搖手道：『得！你這話我已經聽過一回了！』太太紅着臉道：『是啊！我這是直認錯兒，你何必還提那過去的事，其實我敢說是一心爲你，只是把事作錯了，才惹你生氣，得啦，你多看一步吧。』楚青一聽太太這樣引咎賠情，也想軟了些，就搖頭

道：「得！得！不必提了，無論是誰的錯，錯了也就錯了，還能把誰怎樣，不過這回我算認識你就結了。」太太聽楚青語氣，仍有芥蒂，就又說道：「你還恨着我哪，請你想想我到底犯了什麼罪，只不過攔你娶妓女，至於爲生兒養女，要買妾的事，我不是沒答應，還先替你買來，頭一回不中意，二回再買好的，還叫我怎樣，就走遍天下，也說得出去吧？」楚青不等她說完，便皺眉搖手道：「你別說了，算你的理兒全對，我一點也沒理，成不成，我本來沒想跟你講理，只論夫婦感情，你居然那樣反覆的騙我。又那樣安排圈套，當着人羞辱我！我就從這上面認識了你，你不用總拿大題目壓我，又是納妾只爲養女生兒，又是娶妓女傾家敗產，我才不聽那一套！」說着又冷笑道：「你也想咱們夫婦過了將二十年，我向來都對你廝敬，沒有差過樣兒，便是這次想要影梅，也曾屢次委曲宛轉跟你說，那知你竟忘其所，越扶越醉，我尊敬你，倒逞着性兒給你難堪！這就叫逼人造反，我可實在耐不住了，現在不管你怎樣，我只獨行，你不願意，就叫你兄弟孫三告我去……」楚青只願把自己胸中積憤乘機發洩，也不管太太聽着難堪，太太已珠淚淋浪，心中雖然氣

苦，却又不能發作，因為原想前來求和。若更衝突起來，豈非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只後悔自己又把話說錯，本該以情相感，怎竟一時糊塗，又和他講理？倒惹他發起火來！想着只可柔聲說道：『你這話說得對嗎？我憑什麼告你，就是你把我趕出去，我寧可進尼姑庵修行，也不會上法院丟臉，你不念夫婦情義，我還念呢？』楚青聽太太言語軟中帶硬，也覺自己說得太過了，只哼了一聲，也沒答話，太太又道：『說了半天，還是我錯，我不該跟你講理，倆口兒講什麼理。只有互相担待，你不好我担待你，我錯了你也得担待我。過去的都不用說了，你也別記着我的壞處，只往後看，我準隨着你的心。』說着見楚青低頭不語，就拍着他肩頭道：『天不早了，回在後面預備下稀飯小菜，咱們吃去，吃完也該睡了。』楚青仍自不語，太太又說了一遍，楚青才抬起頭來，面上毫無表情，夷然說道：『謝謝你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，不願長久跟我嘔氣，想要重復和好，我心裏也願意這樣，可是只怕辦不到。』太太一怔道：『怎麼？難道你跟我這仇兒解不開！』楚青道：『不是我跟你解不開。而且你我根本說不上仇字，我只是怕你跟我要記仇，就是現在和好，不過

幾天：依然還得吵架，嘔氣，終歸和好不了，那又何必白叫你費心。所以我勸你不如不理我。」太太轉着眼兒，納悶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難道你未到先知，算出來不久還要吵架。就是你算得準，到那時候我忍讓着不惹你，成不成呢？」楚青道：「只怕到時候，你忍不得，讓不得。」說着一頓足道：「得！得！這事總要叫你知道。我就先說了吧，影梅已經正式姓了吳了，我已經給她贖了身，還了賬，已經在外面賃妥了房子；就要接她進去同住了，事情已是板上釘釘，再沒更改，你聽了覺得怎樣？若是忍得下去，咱們樂得和好，我也絕不會寵妾虐妻，錯待了你，你若恨我沒有情義，忍不下去；就不必跟我好了。」太太想不到楚青竟說這樣話來，看他情形，料着不是假話，自己只以為他借着嘔氣在外面尋歡取樂，却沒想到竟暗地作了活兒，實在娶那妓女作外室了。恨着事已決定無可挽回，自己算一敗塗地了！太太想着幾乎暈倒，瞪目如癡，半晌才身體抖戰，流下淚來，在這一剎那間，表面雖然冷靜，腦筋却加了百倍速度展轉尋思，初想跟楚青拚命，用嚴厲手段，攔阻他的行動，遂悟不是辦法，他既然敢於明說，必已意志堅決，恐怕不是爭

斷所能挽回。我使真拚了這條命，倒更讓出地位，教他和那妓女得意，何況現在已吵得感情破裂，他把妓女當作恩人，把我看成魔鬼了，若再加深惡感，那就永世莫想和好，整個把丈夫送給情敵了。太太也是由於閱歷，才有了這樣持重的思想。在他初次吃醋時，何嘗作過深思，只想誓死力爭。及至屢次碰壁失敗，才發覺方法錯誤。爭吵下去，只使丈夫越發接近情敵，所以這時雖受到絕大打擊，也不敢重蹈覆轍了。可見吃醋也需要經驗，太太此際雖然妬心更重，怨氣愈深，却忍耐持重，不肯啓釁，心中思量，事情雖然已壞到無可再壞，但我既需要丈夫不願被別人奪去，就得且忍一時之憤，徐圖抵制之事。若仍作正面衝突，只有更壞，想着就把氣捺住，決意暫行退讓，這就是舊式婦女的苦處，對於丈夫的行爲，只有忍受一途。任有良好法律保護也算等於虛設，不能利用，莫說丈夫納妾，便是重婚，也是一樣，雖然法律對重婚處治甚爲嚴厲，妻子明明知道一經訴訟，必能勝利，但並沒幾個敢於實行。因爲一則顧慮着日後的問題；舊式婦女只解從一而終，沒有離婚觀念，丈夫無論如何薄倖不情，妻子總是希望他能夠回心轉意。寧受十年痛苦，終望有日見

憐，若是對丈夫提起訴訟，那便恩斷義絕。永遠莫想破鏡重圓！那個男人能再愛告過他的悍婦呢！法律便有效力，也只能強迫維持婚約，却不能管到房幃情愛啊。一則顧慮本身的生活，舊式婦女完全倚靠丈夫，丈夫便是重婚，失却愛情，還可不缺衣食。倘若把他告在當官，丈夫被判幾年徒刑，妻子生活立刻沒了着落，雖然勝利，實際比失敗還慘，因此一般丈夫，仍是爲所欲爲，並不畏懼法律，而一般婦女仍處在可憐的地位，無可申訴，太太也是舊式婦女，只認爲良人者仰望終身，既想不到離婚，更不知求助法律，而且她雖切齒於情敵，不敢得罪於丈夫，結果只有委屈着一顆心，強自忍耐，呆了半晌，才向楚青說出一句沒頭沒尾的話道：『你教她進家裏來吧，別在外面住。』楚青聽了，知太太經過半天尋思，已大大的讓步，允許娶影梅爲妾了，這當然是自己堅持的結果，她知道無可挽回，只可表示屈服，但她雖然讓步，却還恐怕影梅立作外室，丈夫將要長久住在那邊，把她拋閃不理，而且種種事情，都要鞭長莫及，所以又提議把影梅娶進家裏，以便就近監視，仍不出嫉妬作用我可不能答應，想着就說道：『你要教她進家裏來啊，我當初本會這樣打

算，你却千方百計的，跟我作對，到如今逼得我自己這樣辦了，你知道攔不住，才又改口裝好人，勸我娶她到家，我十分明白你是無可奈何，而且爲要放在眼前看着，才這樣勸我，倘若我聽了你的話，接她進門，你依然容不下，再加日日耳聞目睹。更得生氣，那就永沒有好日子過了。痛快說：我萬萬不能依你！任憑你說出天大道理，我既然跟影梅定規好了，就不能反覆！這外宅兒算立定了，你若真想往好處作，就從此改改脾氣，給我看個樣兒，過幾年我瞧着可以住到一處。不致爭吵，自然會教她進來，現在可是不成。太太聽楚青把自己心事都給揭破，自覺羞憤難當，但仍守着原來滑戰的宗旨，忍氣不發，倒搭訕着笑道：『瞧你把我說的，我又何致這樣奸詭？看着她有什麼便宜，我只因爲既是一家，就該住在一處，何必分在兩下，多費澆裹，也教旁人背地議論。』楚青道：『你是大賢大德，凡事都佔着理，還會有人說你不好！』太太忙道：『得！得！怨我多說，這又快惹起口角了，你不用挖苦我，我從此閉口無言，你想怎樣都任隨尊便，我何苦呢？把心使碎了也沒人知情。』楚青聽着冷笑！太太道：『你儘管笑吧，我若再提這事，就自己訂

嘴，現在上後面吃點心好麼？」楚青雖覺太太這樣低心下氣，婉言相邀，在情面上不好固拒，但因餘憾在心，尚未全釋又加才和美麗溫柔的影梅，厮守數日，已有曾經滄海難爲水，五嶽歸來不看山的心情，對於臃腫癡肥的太太，自然懶得親近，覺得與其陪她，還不如自己獨守空房，靜靜思念影梅，較爲享受，就搖頭推辭道：「謝謝吧，我不覺餓，時候不早，你回去安歇吧。」太太整個受了拒絕而且下了逐客令，知道楚青對自己，已冷到極點，更無希望，萬分難過，但自己顧着身分，不能再作瀆請，只得搭訕着道：「你在書房睡，不嫌冷麼？我回頭教人送兩床被來。」說完轉身便出去，一出房門，就淚湧如泉，回到房中，哭了個心酸腸斷，但仍沒忘教女僕給楚青送去被褥和點心，這夜過去，次日早晨，楚青使出門到外面去尋覓房屋，購備傢俱，作金屋貯嬌準備，太太也出去拜訪長輩的親友，申訴自己的冤苦，丈夫的薄倖，以舒鬱氣，這本是婦人的常態。一遇夫婦勃谿，便要對外人訴告，完全忘記疎不問親的道理，結果於事實上，毫無裨補，只博取虛僞的同情無聊的慰藉，碰巧還許受到譏笑，但太太除却訴苦，還請托長親，代勸楚青把影梅娶入

家中，說了許多道理，處處爲楚青打算，親友却不過情面，只可答應。楚青這日晚間回到家中，見有五六位長輩親友，不期而集，便明白是太太所邀，及至他們開口勸告，楚青作了個羅圈揖，說道：『諸位來意，我都明白，不過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清官難斷家務事。我有許多苦衷，却不能像婦人似的逢人告訴，諸位都是明白人，請不必多管，不然怕弄得大家沒趣。』親友們見楚青迎頭說出絕句，而且精神顏色，都似拒人於千里之外，知道無法進言，都逡巡而退。太太又弄巧成拙，不但沒達到目的，反而使楚青知道她會遍處播揚，越發結怨，到晚間太太再到書房去時，楚青一直未曾理睬，太太連遭失敗，愈要挽回，愈成僵局，好像一個人落到河裏，只想掙扎賤生，却因方向錯誤，愈掙愈向深處眼看將要滅頂，她又看楚青新宅佈置，將近停妥，不日便和影梅同居到時怕連他的面兒，也許不易見着更將無法措手，太太真急壞了，覺得楚青納妾影梅，已成事實自己暫時不能阻攔，也不想再加破壞，連接入家中的希望，也已斷絕。現在所求的，只是恢復和楚青的感情，使他對自己留下一線的牽連，將來借這一線之路，還可以緩圖戰敗爲勝，把他奪回。

若是任這僵局維持下去，他心中帶着對我的仇恨，去和影梅同居，我就算永遠成爲遺棄的人，沒日子翻梢了，太太也真是個英雄能屈能伸，這樣一想，便立刻翻然變計，展回天手段，再不向楚青直接求和，另闢途徑，把楚青的車夫叫到跟前，施用賄賂套，問出新房所在，便自購備綢緞材料，雇來許多裁縫，連夜趕造衣服被褥，又去購買許多應用傢俱陳設。凡是女人應用，而爲男子所不能仔細想到的，她全置買完備，又過了兩天，她從車夫口中，探得新房已粉飾完工，看情形影梅一兩日便要接進去了。太太就在這時候，派人雇了部載重汽車我把自己置備的東西裝上，帶着幾個男女僕人，親自押送前往。到了新宅，楚青正在裏面督工擺設木器，裏面應用物件，大致備齊，只箱櫥都還空着，桌案也沒有陳設床上只有簡單臥具，因爲楚青對於瑣屑事件，一切並不內行，只能安排個大致，還得等影梅到來，再由她以主婦資格，隨心添置。楚青正照顧着木匠作活，忽見太太到來，大吃一驚，還以爲她來搗毀金屋，作焚巢驅鴉之計，方在駭然失措，太太只對他點點頭兒，也沒說話，就吩咐僕人把車上物件搬運入內，自己指揮安置，把各種大衣掛在衣櫥。小衣服盛

在箱中，錦衾繡枕，擺在床上。以及一切陳設和化妝品等，都安置各得其所，轉瞬之間，隨處變得璀璨琳瑯。把三間新房，給她佈置得富麗堂皇。應有盡有，太太直忙了半日，方才收拾停當。已累得粉汗淫濕，嬌喘不勝，坐在椅上歇息，楚青自從太太到來，直瞧着她發怔，太太忙了多大工夫，楚青也怔了多大工夫！想要向她詢問，無奈太太手揮口說忙個不停，沒法跟她說話，而且當着僕人，也覺不好意思，好容易等到太太忙完了，坐着歇息，僕人和工匠也都退出。楚青才湊過去，立在她對面對道：『你這是什麼意思？誰告訴你我在這兒。』太太看看楚青，莞然微笑道：『你就不必問了，我從前兩天已知道新宅在這裏，只當影梅已經來了，那知再一打聽，她竟還沒進門，只你一個人安排我就想這豈是男人辦的事！新立個家，麻煩着呢！處處都得想到。短一樣也不成，影梅不在這裏，你自己一定手忙腳亂，多化了錢，還未必能對心思，我怕你着急，就暗地替你置備買辦，忙了兩天，大概齊全了，今兒趕着送來，你看：眼前用的都算有了。若還缺什麼，等影梅進門再添。』楚青聽太太說得慷慨親熱，真好似把收拾新宅，引爲他自己應盡義務，並且

事前一字不提，和容悅色的只說現在，不由更覺天旋地轉，莫明其妙，心裏只想太太何以忽然變了態度，作出這樣舉動，不知她安着什麼心理，就她已往行爲看來，對於我藏嬌金屋，當然痛心疾首，只求不來爭鬧吵打，已是萬幸，怎會自動破費私囊，代爲佈置，而且形色和悅，口口聲聲說着影梅，好似十分關切，這突然的變態，實令人無法猜度。但是她有如此好意，自古官兒不打送禮人，只可先行道謝，再探問她的真意，就含笑答道：『你太費心，我真不知怎樣謝你。』太太撇着嘴兒道：『怎你還跟我客氣！這不是應該的麼？雖說用我的錢，實際也是你的，只不過給料理料理罷了。』楚青想要試探她，便清機徐引的道：『太太這樣，我倒慚愧了，以前……』太太不待他說下去，還接口把他想問的話說出嘆了聲道：『別提以前，提起來我才慚愧，真太對不起你，屢次給你賠不是，你只帶答不理，這也不怨你只怨我作事太教你寒心，再說什麼也不必說了，我只得自盡其心，替你辦見事，算是贖罪。可是還怕你不肯賞收，把送來東西給扔出去，現在我才心安了。』楚青聽了，雖然不敢信她說的實話，但聽語氣委屈可憐，也覺有些感動，心想也許她

自悔前非，藉此向我謝罪，否則就是經過打擊，渾氣稍退，覺悟以前行爲，只能使丈夫越法變心去想別人，與其把丈夫整個失去，還不如對影梅讓步。跟她平分秋色，就可保存一半個丈夫，故而改絃更張，勉強抑制嫉妬的心，對我表示好感，以求恢復舊情。便是這樣，也算用心良苦。楚青想到這裏，立刻把心軟了，再不忍對她冷淡，忙道：『你太言重了，我何致那樣不懂情理，過去的事都別談了，你既明白過來，我真高興，以後雖有了影梅，也必對得住你，我並非見新忘舊的人，若不是被你氣急了……』說着忽然咽住，叫道：『該打該打！才說不提過去的事，又走了嘴反正你放心吧，我不能壞了天良。』太太聽着，心中暗喜，想不到柔軟手段，很快收了功效，便仍矜持着道：『我跟你已經過了半世，還不知你的人性麼，當然你待我不錯，再說我已經這樣年紀，不比年青，還有什麼貪圖心，以後只有碗飯吃，就安心拜佛持齋，度我的殘生了。』楚青聽她說得淒慘，似有傷心逃世之意，忍不住挽着她的手，柔聲安慰，過了一會，二人似已芥蒂全消，相對談笑，太太便問影梅幾時進門，何以不來張羅，楚青告訴：『曾和影梅約定，在這幾日內，分頭

作事，我負責料理新宅，她在班子清理債務，到明天便是接她進門的喜期。」太太說：『你可通知親友，來熱鬧一天！』楚青回說：『沒有，娶妾小事不值驚動人，』太太道：『不然，你說是小事，影梅可是終身大事，若是悄不聲就接進來，豈不太委屈了她，我主張一定請客，雖不必怎樣鋪張，也得預備幾桌酒席。請近親好友，給鬧鬧喜。』楚青還說不必，太太道：『不用你管，全交給我辦，少時回家便派下人各處送信兒，教廚子預備酒席，準保到時不誤，你只管接新人作新郎好了。』楚青想不到太太竟賢慧至此，便也趁坡兒答應了，但那知太太豈止未曾變得賢慧，簡直更磨鍊得老奸巨滑了，抱定宗旨，在表面盡力裝作好人，對楚青先意承志恢復情感，博取信任日後再慢慢想法收拾影梅，報仇雪恨，她是經事長智，打算仿效紅樓夢上，王熙鳳對付尤二姐的路子了。楚青怎樣得到她會如此積心處慮，當時又談了一會，太太要回家去，楚青不待她請，自動跟隨同行，太太籌備待客的事甚爲忙碌，楚青當夜便住在太太房裏，到了次日午後太太便起身伴楚青到新宅去，過了一會，親友陸續到來，見太太居然在外宅替丈夫主持納妾事務，都覺詫異，又見新房

華美，交口稱贊，楚青便說明全由太太操心備辦，以表彰她的賢德，及至客人到齊，太太張羅着湊了幾桌牌局，見天已不早便催楚青去迎接影梅，楚青身上帶了幾千元現款，坐上太太給定雇的嶄新雙套馬車，因為當時汽車尚未通行，全國也只有限幾輛，所以馬車仍是最高貴的代步用具，楚青滿心高興，自思影梅那裏必然也已辦理清楚，只等我去迎接她，我到班子去，將還債款項交付，立刻便可和她並載同歸，經年心願，至此得償，真是畢生樂事。影梅到了新宅，見我爲她辦得如此美備，如此風光，還不知她怎樣歡喜呢！楚青坐在車中一路想着，心蕩神馳，以爲好事已到目前，幸福近在身畔，那知事情竟有大不然者，一場美夢！倏變空花。楚青却不知在這得意之時，已步步直入傷心之境，且按下他不提，回頭且說太太在新宅獨自招待賓客；她也想開了，現在即無法和楚青抗拒，不得不對他屈服，那就樂得全部放住，盡力要好。不但挽回他的情感，還可以博得戚友間的賢名，至於自己的怨氣，只可暫時忍在心頭，報仇雪恨，留待後圖，當時就裝作滿面春風，使出全付手段，把到場親友，應酬得十分圓滿，大家見她爲丈夫納妾，如此高興，雖覺

不近人情，却不能不佩服她的雅量，因此有許多女眷，對太太當面贊揚，太太趁勢更作好人；說了許多賢慧過度的場面語，但她還一身不閒。一面招待賓客，一面還得張羅新人進門的事，忙得不可開交，在楚青出門時，原說不久便接影梅同回，所以太太決定等他們回來，行禮以後，再行開筵歡欣，不料楚青去了很大工夫，直到天入黃昏，仍未回轉，太太十分着急，想要派人去看，無奈惟一認識影梅居處的車夫，已伴着楚青出門了，更無他人可以派遣，但飯時已到，恐怕怠慢客人，只得吩咐擺席，由太太自作主人，請來賓入座，預備楚青和影梅到來，便通融在筵前行禮。那知直到席散還不見楚青消息，太太越發着急，不知他何以耽擱這樣長久，又無處詢問，論理席散後，客人便可隨意散去，太太却想這班親友前來，原爲觀禮，兼爲捧湊風光，倘若楚青歸來，客人已散，未免大煞風景，楚青或要抱怨自己不會辦事，於是就竭力挽留客人打牌，一個不放，客人也因楚青去接新寵，逾時不歸，覺得詫異，大家紛紛議論，猜測他遇着什麼意外變故，太太聽着，心中暗想，倘若楚青真個遇着變故，不能接影梅來家，或是影梅出了什麼意外，不能踐下嫁之約，

那才叫阿彌陀佛，天從人願，但表面都不形於色，只裝作擔心納悶，又過了很大工夫，天已半夜，客人都打完了牌，太太實沒法不教大家走了，只好道歉，請他們各自回家，客人都帶着滿懷疑惑而去，太太雖因楚青未能如時接來影梅，引爲快事，但對於他的渺無消息，也深爲牽掛，送客人走後，自己又等了許久，還不見楚青回來，天已到了早晨兩點，太太心裏更覺不安，暗想楚青無論遇着何事故，有何耽擱，到這時候也總該回來了，便是那影梅暴病身死，他哭夠了也得回來，怎會一直沒有消息，可恨眼前又沒人能去尋找，那車夫怎也跟他一同失蹤，太太急得手足失措，最後覺得這事大有關係，自己儘在這裏呆等無益，還是回家去報告婆母，商量個主意爲是，就留下兩個女僕，看守新宅，吩咐倘若楚青回來，就趕快前來報知，隨即自己坐車回家，到了家中，叫開大門，一直就向裏走，才進二門，到了前院，忽見書房窗戶透出燈光，她不由一怔，心想書房無人居住；除非楚青在內，不會亮燈，倘若楚青在家，這是什麼道理，新宅那邊把他盼得眼穿，他怎倒回家來歇涼兒，連個信兒也不給，但又轉想楚青並非荒唐無禮的人，明知新宅有許多親友等

待，忘會避開不理，這裏面必然另有原故。太太急急匆匆地走向書房來，一面懷疑楚青，莫非他趁我在新宅那邊，竟把影梅接到家裏，但這確兒仍然不對，我本會竭力勸他娶影梅進家，他偏偷着立了新宅，現在怎會又背着我接她進家，難道他犯了神經病，太太一面尋思，一面走到書房門口，掀起門帘，向裏一瞧，幾乎氣了個倒仰，只見迎面床上，正睡着楚青，把頭而臥，太太直走進去，口中喊道：『你是怎麼了？把我們等在那邊，盼得眼藍，差點兒急死，你倒在家裏棉被大枕頭的睡起來了！』叫着走到床前，伸手推他，楚青並沒睡着，微一抬頭，太太才看見他的神色，猛吃一驚，原來楚青這時直已失了原形，眼眶發黑，頰部凹陷，目光呆定，皮膚枯黃，滿臉起着縐紋，好像老了十年，白天乘興出門時的神采，完全失去！簡直換了個人，太太只疑他害了什麼病，失聲叫道：『你！你怎麼……怎麼變成這樣兒？你那兒不舒服？怎不派人去叫我……』楚青向他擺擺手，發出低澀的聲音道：『我沒有不舒服，我很好的。』太太伸手摸摸他的頭，覺得不燒不熱，溫度如常。方才放心，同時眼珠一轉，忽然有所醒悟，知道他並非身體染患疾病，而是精神遭

着打擊了，便喘了口長氣道：『你真嚇我個不輕，你幾時回家的？』楚青有氣無力道：『我在晚飯前便回來了。』太太一聽，才知他已回來七八點鐘，當自己在新宅張皇之際，一直是他在家中高臥之時，但由此更明白他是在影梅身上遇着變故，就問道：『回來這許久，怎也不派人給我送個信兒，知道我們多着急，滿堂的客人，都在等看新人，我眼巴巴直盼到十二點過才把客人放走，你真……影梅呢？她在那裏？』楚青聽了，猛然別過頭去，將手掩面，默然不答，太太看着，越發斷定有了變化，心中暗喜，但表面仍裝作十分關心，拉着楚青，儘自追問，可憐楚青遭逢了傷心的打擊，已有不能聲說的痛苦，尤其對於太太，更是難堪，白白爲死爲活，爲着影梅和太太作對結仇，結果竟落了一場虛空，他所抵死力爭誓必得到的愛人，竟會背他遠颺而去！可教他有什麼臉兒跟太太訴說呢。原來楚青把着滿懷熱意，坐車到了影梅所居的班子門外，下車直走進去，意氣飛揚，滿以爲影梅必已把跟自己從良的消息對班中說知，現在自己以金龜夫婿的資格，駕着油壁香車，來迎阿嬌跟去，班中的人，對自己這多情豪客，定有一番逢迎，却不料進得門去，屋中坐着的

幾個夥計，雖已照例起立相迎，但神氣很是冷淡，還不似往日趨奉，楚青不由微覺詫異，但也沒把他們放在心上，就舉步上樓。向影梅妝閣逕直走入。他料定影梅既然今日同自己歸家，當然不會招待別客，那知未到房門，竟被一個女僕攔住，向他說道，屋裏有人，二爺請這邊坐，就領他進入旁邊一間房子，楚青怔了一怔，向女僕說道：『影梅沒在房裏麼？』女僕聞言，也很詫異的道：『影梅怎會在屋裏？她早已走了，難道你還沒聽說！』楚青大驚跳起叫道：『你說什麼？影梅走了，她怎會走？』女僕道：『可不是走了！已經走了兩天。』楚青一陣天旋地轉，坐在椅上，方要說話，忽見門帘一啓，一個半老徐娘，走了進來，向楚青含笑招呼一聲，楚青認識是本班的女掌班，就又跳起奔到她跟前，兩眼直勾勾的問道：『影梅在那裏？這女僕說她走了！可是真的！她怎麼能走？』那掌班點點頭，扶楚青仍歸原座，才道：『二爺，您先別忙，聽我告訴您，我就爲這件事來的，影梅實在是走了，她在前兩天，便離開了班子。』楚青一聽她也說影梅已去，方在女僕所言不錯，好像是高山失腳跌落，身戀求空，直要昏過去，抓住掌班叫道：『她走！真走

了！她上那裏？她定要跟我從良，爲什麼……」掌班接口道：「她並沒告訴上那裏去，也沒跟我說過從良的話，只在臨走時把一封信交給我，說隔兩天吳二爺必來，請你把這信給他，我有好些話都寫在上面，他一看就明白了。」楚青聽了叫道：「她留下了信這是什麼意思？信在那裏。」那掌班從身上掏出一封信來，遞了給他，楚青接過見是一隻很平常的信封，但上面的字，却十分挺秀，寫得鐵畫銀鈎，龍飛蛇舞，只寥寥數字，寫着拜托轉呈吳二爺親展，下款是內詳二字，楚青心想，影梅雖認得幾個字，並不甚多，却怎麼寫得這樣一筆好字，當然是托人代筆，但在這等地方，又那會有高人代爲捉刀呢？但也不願仔細研究，急忙拆開封皮，抽出信箋，展開一看，只瞧見頭一行，起首數字，便覺五中如刺，手戰體搖，知道事情已經發生變化，希望全失了！同時也看出代筆者是個很有學問的人，原來上面寫着：

辜恩負義人薄命妾影梅揮淚上言於楚青恩主足下，謹述愚衷，幸垂清聽：竊梅自落風塵，久甘微賤，自承青目，如出黑池，桃花無主，求托命於東風，燕子尋巢，欲棲身於繡幃。方幸此身得所，永辭舞扇歌衫。同夢永賡，長得添香捧硯，


娥眉遭際，固已美滿無倫，況以蒲柳庸姿，更覺超升逾格，感激觀欣，恍如夢寐，孰意忽反事變迭起風波，梅蒿目今茲，驚心來日，始悟薄命天成，人力難挽。爲人爲己，祇宜義命自安。成佛生天，固非凡命薄者所得妄冀也。然梅固僅非爲己身計也，以我公深情厚義，梅雖粉身碎骨，莫報涓滴，倘呈其孱軀微命，博我公一日之歡，卽朝嫁夕死，九泉猶有笑顏，然恐我公未必能歡也。梅自赴尊潭，盱衡事勢，知公固有快樂之家庭，親愛之主婦。人生所需，良已美備，梅倘入門爲妾，豈特勢等贅疣，更將流爲禍水，行見華堂玉宇，倏變冷雨淒風，錦瑟瑤琴，改奏哀絃怨曲，若別營金屋，浪貯阿嬌，則我公將有絕缺無情之慚德，梅更受掩袖工讒之惡名，梅固無惜，惟豈忍以愛公者害公哉！是以宛轉籌維，決退避以報知己，然猶恐我公不能斷念反致追尋，寧甘負義辜恩，免勞牽情惹恨，梅在昔曾有故人凌君景卿，原爲南士，寄跡京華，只爲忘形之交，尙無許身之約。茲以使公回思故劍，妾亦自圖收場，故電召凌君來津，攜梅同去。當公得函懷喪之際，正妾新婚燕爾時也，此函亦由凌君代筆，公讀之當不勝其悵悵，惟相悵愈

深，相忘愈速，等諸雲散天空，太清不滓，或可免擾精神，善保玉體，言盡於此，不敢以悽惋之詞自圓，過去種種，希臨夢視之而已。

妾影梅拜

楚青看了一遍，手足僵冷，神經麻木，猛然把信箋，揉成一團，擲在地下。擲着自己頭髮，一躍而起，便要向外跑去，但看了看那掌班，忽又立住，呆呆的發怔，又緩緩的坐下，拾起信箋，再看了一遍，不由眼圈紅了，痛淚湧出，急忙拭乾。又將信塞入衣袋，才回頭向掌班啞啞聲道：「她真走了！你們可知道她是跟人從良？」掌班道：「我倒沒聽說她嫁人，臨走只告訴說要離開天津也沒提到那裏去。」楚青道：「她不是欠着債麼？誰替她還的？」掌班道：「她何曾有一文錢的債！身體自由，想走就走。」楚青哦了一聲道：「她走時可是跟一個姓凌的同走的麼？」掌班道：「她倒是有個姓凌的客人，在她臨走前一天，曾來過二次，不過並沒有同走。」楚青道：「或者姓凌的在什麼地方候着她？也說不定，這姓凌的是什麼樣人呢？」掌班道：「這凌大爺年紀總有五十多歲，常住北京，聽說在教育部作事，每隔一兩星期到天津來一趟，跟影梅同玩兩天，看情形是老交情，可是他沒在這兒住

過局。』楚青聽了，覺得無可再問，再問也只有傷心，便取去一張鈔票賞給夥計，自己踉蹌的出房下樓，可憐他在出入之間，直如換了個人進門時意氣發揚，出門時形容頹喪，好似由青春活潑的少年，變成病弱衰邁的老叟：一步步挨到門外，上了汽車，他那包月車夫，本同車偕來，預備伺應奔走，這時正坐在汽車司機旁邊閒談，忽見主人獨自出來，神色變異，大爲吃驚，方要奔下扶持，楚青已上了車，知道他必是影梅方面有了變化，但也不敢詢問。只可向楚青道：『老爺，咱們回去麼？』楚青點頭，那車夫便向汽車司機說了一句，司機立刻開車前行，楚青滿腹淒酸，欲哭無淚，心中尋思，影梅這封信裏的話，不知是否出於真心，因楚青筆的人，便是她所嫁的人，姓凌的舞弄筆墨，難免中間沒有虛飾，但影梅的意思，也可以看出大概，她好像并非對我負心，實在因爲看到我家中狀況，和大婦要悍妬情形，感到嫁我適如害我，我自己也不能安身立命即使別營金屋，也將貽我以荒唐薄倖之名，自負離人骨肉之罪，所以就毅然決然拋我而去，還恐我不能斷念，竟而進一步釜底抽薪，嫁給別人！「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」教我無法追

尋，永絕希望，這舉動真是斬截無情。怎竟絲毫不顧舊時恩愛，影梅你未免太狠了！但轉想又覺她必是出於萬不得已。絕非別有所愛，對我寒盟。只由掌班的話，便可聽出來，那姓凌的年過五旬，並且是個奔走風塵作事謀活的寒士。在任何方面，也比不上我。影梅不會無端棄我嫁他，而且他和影梅是多年舊識，早就可以下嫁，何必單等到這時候，看來影梅這番舉動，實是爲我犧牲；甘棄終身幸福，成全我的家庭和前途，她的下嫁凌某，只如傷心人抱恨出家，投入寂寞之鄉，是商婦，別抱琵琶，另作繁華之夢，這人用心太深了。一個妓女竟會有此深情遠念，我越發不能捨她了。但她已說明嫁給他人，我有何法弄她回來？何況去路茫茫，誰能知道她現在何處？我又上那裏追尋呢？楚青想着，心中難過萬分，不自主的淚如泉湧，但無意中一抬頭，忽見車正走到一條熟識的街上，正將轉入巷口，認識前面不遠便是新宅。忽然想起新宅，現有許多親友，還有太太，正在等着新人，我遇到這樣慘變，如此失敗，還有甚麼臉兒去見親友，尤其對於太太，以前拚命爲着影梅爭吵，弄得夫婦成仇，今天太太居然卑躬屈節，前來求和，不但允我納影梅爲妾，並

且代爲盡力張羅，我方自喜博得勝利，好事已成，那知影梅竟捨棄我而去！好似全勝之師，倏又一敗塗地，片甲不回。空身回去，對太太說些什麼？想着急忙伸手捶車夫的后背，車夫回頭，楚青便罵混蛋，怎麼到這裏來，車夫愕然，心想原是從宅出來，你說回來當然是回新宅，怎麼我又混蛋了，但楚青並沒容他回答，已接着叫道：『我不上新宅，快回家去，快快！』車夫聽了，只可轉告司機，直越新宅門外而過，轉道回家，這時太太和那班親友，正在裏面等候，夢想不到楚青曾經回到門口而過門不入，倒轉道暗溜了，楚青回到家中，把汽車打發走了，便直入書房，一頭倒在床上，那車夫隨入伺候，還惦記新宅那邊，以爲主人既已回家，應該給新宅送個信兒，免使人們懸念，那知才一開口請示，楚青竟毫無理由的對他叱罵！並且吩咐他在門房聽候差遣，不許出門，也不許對別個僕人提說方才的事，車夫唯唯而退，楚青從進門倒在床上，一直沒有起來，如醉如癡，忽哭忽笑，展轉反側，直由薄暮到了深更。果然憂能傷人，心能變貌，這幾點鐘工夫，竟使他像伍子胥過昭關一樣，雖未變得白髮盈頭，但臉上尸肌肉暗減，縐紋忽添，直已失却本形，所以太

太回來看見，疑惑他害了病，及至說明無病，太太又詢問到影梅身上，楚青所最痛心的，就是這個問題。而且最令他難堪的人，便是太太，一聽太太問他，只覺頭脹欲裂，心疼如剜，直恨不得有個地縫能鑽進去，或是立刻氣絕身亡，避開這場羞恨，就閉上眼一語不發，太太看着他的情形，更明白影梅有了問題，越發想要知道，就一面撫慰，一面婉言探問，楚青此際對太太實在使不出暴厲性氣，倘在前數日失和之時，尚可以盛氣相待，把她叱開，無奈現在已然言歸於好，曾受她好意幫助，又加心中慚愧。那裏還能作出悻悻之態，只好閉口不答，但禁不住太太語軟聲低，殷殷詢問，楚青實沒奈何，才嘆氣道：『你別問他了，她再不會來，永遠不會來了！』太太一聽，只覺一股喜氣，直由肺腑衝了上來，幾乎要狂躍歡呼，心中暗叫阿彌陀佛，上天保佑。果然影梅出了岔頭，看他這神情。當不是謊話，不管細情如何，我算得到勝利，眼中釘的仇敵，不會再來了，想着便裝失驚道：『喲！怎麼回事，這可糟糕了，咳！這碴兒不對，她不是約定嫁你，怎會不來？』楚青連咳了兩聲道：『你不問成不成，反正她是不會來了！什麼原由，我不願說。』太太在

這緊要關頭，怎懇罷休，仍柔聲說道：『我不是一定要問，不過這事奇怪，你也不必生氣着急，還是告訴我，咱們商量商量，看有什麼辦法不？不要悶在心裏。』楚青抬頭看看太太，嘶聲說道：『告訴你吧，她另嫁別人了。』太太雖然深妬影梅，但聽了這話，也覺太出意外，悚然失驚，叫道：『怎麼她，怎麼會，我萬想不到她這樣水性楊花，真是婊子無情。』楚青道：『得得！你怎麼罵她！豈止不該罵，就是叩一萬個頭，也謝不過她的恩情。』太太瞪目說道：『怎麼她把你氣得這樣，我還該給她叩頭，』楚青道：『我何嘗生氣，我是……咳，她的用心行事，太教人感念了，她是爲着咱們家庭的平安，你我夫妻的和好，跟我的名譽事業，才拋下我走的。』說着，就在太太愕駭中間，把影梅信中言語，以及自己揣摩情形，都訴說出來，太太聽着，一面驚異，一面歡喜，但她所驚異的並非爲着影梅的偉大犧牲，她的淺薄知識，狹隘胸襟，還不能了解及此，只想影梅所持種種理由，都是虛構。世上絕沒有如此好心。懇爲他人犧牲，自己以爲影梅必有新歡，故意插圈弄套。愚弄楚青。接受了他的身價，便跟着情人逃跑。楚青上了惡當，吃了大虧，才這樣難

過，說不出來，弄得啞子吃黃連，有苦難言，才這樣說謊解嘲，但是究竟如何，太太都不甚着意，她驚訝自己的命運好到無以復加，真以有鬼神代爲出力，使影梅發出這樣意外變化，楚青受到這樣嚴重打擊，不但給自己出了氣，解了恨，除了禍害，增了光采，而且對楚青佔了壓倒的勝利，他從此以後，還有什麼臉跟我爭執，最可欣喜的，是自己好像鬼使神差，昨日向他講和，並且代爲張羅喜事，在那時我還自覺對他屈服，有些難堪，那知到今日才發現我的行爲，竟是聰明絕頂，不但佔住了許多地步，還教他分外刺心，想想，我當初竭力阻他娶納影梅，你却寧可跟我絕情，仍自執迷不悟，如今我完全答應，還把新房替你收拾好了，你可領影梅回來啊！怎麼影梅倒不來了？不論她是嫁人還是逃跑，反正你算把根頭栽給我了，因爲影梅拋你而去，你在外沒處着落，無顏見人，只可溜回家中，對我訴苦。看起來，還是家裏老婆對得住你，可是你卻有些愧對家裏老婆了。太太想着，雖然心花怒放，快意萬分，但表面仍裝作對楚青同情，替他傷感，越發作好人，說好話，盡力譬解，勸楚青不要難過，莫管影梅是什麼心意？反正她已拋開你，嫁了旁人你再想。

她恨她，都歸無用，還是自己身體要緊，爲一個妓女，值不得這樣傷心，世上多有美女子，可以依着你的意見挑選，現在家中放着個軸兒，品貌還比影梅在上，過幾日就給你收房。你若還不中意，我再託人尋找好的。楚青聽着，雖覺太太是以不入耳之言，來相勸勉，但總出於善意。何況又正在對她抱愧，只得含糊漫應，太太說了一會，覺得楚青稍爲寬懷，就漸漸把話頭兒岔開，改談別事，楚青不好不敷衍她，太太就藉口楚青精神已受損傷，不宜獨住書房，勸他到內宅去睡，楚青此際已是方寸茫然無主，只得由她調遣，一同回內宅去住，影梅的事，至此已算消滅。太太完全得到勝利，把脫羈之馬的丈夫，重復制住。好似一個國家，突然出了反叛，她這國王居然把覬覦大位的叛人，一鼓蕩平，江山重歸一統，還顧宇內，更無對手。好不躊躇滿志。但中興之後，跟着又能生新的難題，因爲地方遼闊，不能獨自治理，必須裂土分茅，施行封建制度。但分封出去的功臣裏也許懷挾異志，重起波瀾，太太消滅了影梅把楚青重行收復，本可以長治久安。但她允許楚青把軸兒收房的事，以了心病，待要實行，恐怕方除外患，又生內憂。待要食言，又知道自己

年長色衰。沒有長久籠絡丈夫的魔力，而且子嗣問題，仍是致命焦點。若不給他個切實辦法。這匹馬隨時都有重復脫韁的危險。倘若他在外面再結識個和影梅同樣的人。自己豈不又是弄巧成拙，太太暗地籌思，覺得還是早把軸兒收房爲妙，等過了幾日，楚青雖對影梅仍是憶念難忘，但精神已稍爲恢復，太太就覷個機會，和他商議把軸兒收房，楚青正在傷心失意。那有情緒願戀閒花野草。但也不便拒絕太太盛意，只推說過後再議。太太見他並不着忙，也樂得拖延。又過了個把月，楚青照舊出去辦理一切事務，應酬朋友，有一日藉口辦事，前往北京探訪那凌景卿的消息，幾經展轉，居然訪得真相，那凌景卿原在教育部作祕書，是個很有名的書家，只是家口凋零並無妻子，十餘年來獨身客寄京華，借住朋友家中，鎮日看花飲酒，消遣時光，雖有職務，並不妨礙他的嫵散風流，直到最近，忽以半百之年，又結同心之侶，也不知是結婚還是納寵，他離開借居的友家，和新太太自立門戶過活。他却把教育部的差使也辭掉了。在家伴守新人。享受清福。楚青得了這消息，更證明影梅函中所言，並非虛僞，她確已嫁給那凌景卿，所謂新人，當然便是影梅了，楚青非

常惆悵，還想見影梅一面，以慰相思，但打聽了很久，才得着凌景卿的住址，但到前往探訪，方知凌景卿移居未久，又行他遷。竟再訪不出現居何處了。楚青只得廢然而罷，回到天津，因他意氣頹唐，時常縱酒自放，便不免隨朋友去走馬看花，在他自然是曾經滄海，只於逢場作戲，聊以解憂，並沒絲毫沾染，但消息傳到太太耳裏，可就大爲吃驚，只疑他故態復萌，又將有影梅第二出現，焦急之下，忙要防患未然，加以禁制，便再不敢拖延，立時收拾新房，把昔日給影梅備而不用，存在家裏的吸御器具，都取出來，佈置停妥，同時察看歷書，挑擇吉日，邀請親友，到了日期，楚青見親友忽然無端齊集，還不知什麼原故，太太才告訴當日納寵宴客，楚青雖怨她不先告知，但也說不上不合算，只得任她行事，熱鬧了一天，到夜洞房，不必細表，楚青一向全神注在影梅身上，對軸兒未曾正視過一眼，這時忽然連枝比翼共枕同衾，才發現軸兒竟是豐容絕美，而且心性聰明，不由漸生愛惜，嫌軸兒名字太俗，便另給起個雅名，叫作湘紋，吩咐全家上下，稱爲湘媛，軸兒爲人十分伶俐，每事先意承志，伺候得楚青漸漸離不開她，雖未專房，却已三分天下，有其二

了。楚青起初每月總在太太房裏住二十天。以後日漸減少，成爲平分秋色，再過月餘，楚青好像脚步受了吸引，每晚由外院進入內宅，不自禁的便進入湘紋房裏，有時到太太房中，談笑一會，又逡巡走出。太太還以爲他出去如廁。等了許久，不見回來，出房察看，方知他已在湘紋房中睡下了，這等情形，正使太太不能隱忍。又加湘紋年青愛好，不但刻意修飾，講究穿戴，還特別注重虛榮，每見他人有什珍奇衣飾，就要求楚青購買，楚青不忍拂她的意，每每如其所請。日久後，愈見親密。況且楚青爲人向來大方，對於任何人都不願使其失望，於是湘紋每有所請，都能得到滿意。但這種情形落到太太眼中，可就又受不住了，楚青既情愛日移，湘紋將擅專房之寵，而且衣服首飾日見鮮華，處處顯露楚青的偏心，其實楚青並沒有軒輊的意思，只以爲太太每日操持家務，已極煩勞，不願把自己瑣事擾她，而且中年夫婦，親熱時代已然過去，既由她給買了妾，自己便該叫妾侍候，讓太太稍得清靜，至於衣飾，則太太積蓄已多又加財權在握，可以任意取求，湘紋新來，一無所有，自己給她買些也是應該的，無奈太太却不這樣想，認爲湘紋雖然來自田間，却天然

具有狐媚手段，蠱惑丈夫，霸佔愛情，比妓女不在以下，只來了不多日，便已這樣，再過些時候，必要把丈夫完全奪去，自己當初費盡心力，抵制影梅便爲預防這種危險，現在想不到這村姑吃了天津的水，竟如此妖媚作怪仍不免壓下我的頭去，覺得這樣還不如壓根兒教楚青娶影梅進家呢，如今倒把湘紋捧高，將要踏踐我了。太太的妬氣已在愈積愈深，湘紋却懵然罔覺，因爲少不經事，未解忌諱，常常把寵愛的情形向人講說，或把楚青給買的東西，向人誇耀，太太看到眼裏聽到耳中，越發泛酸生風，把湘紋看作眼中釘，思欲除去爲快，無奈在情勢上既不可能，又因有過去的事，令她鑑戒，以前只爲允許楚青娶影梅，忽又變計破壞惹出偌大風波幾乎夫婦成爲仇敵，幸而自己見機得快，才勉強挽回了，如今若再無事生非，硬把湘紋驅逐，楚青萬不肯捨，勢將重生齟齬，何況湘紋是我一手買來的，若是出爾反爾，自己打自己嘴巴，委實說不下去，結果又自討沒趣，也扳不動湘紋，反而落得去臉，太太深懲前失，就不敢莽撞行事，但嫉妬的火既已燃着，却是無法消滅，日日看着湘紋的得意情形，目擊心傷。五中焦灼，沒一時能忘得下。朝夕思量，竟然想

出方法，既知不可明着反對，只可暗使陰謀了。無奈陰謀也不易使用，因為湘紋正受寵愛，毫無異心，每日除了房中侍候楚青，得暇只到老太太和太太房中說笑，平常連大門都不出，偶然出門，是隨侍楚青同行，在家也不和人吵架拌嘴，太太直尋不出她絲毫劣迹，只得另起爐灶，代為製告罪狀，說來真不能不佩服太太的腦筋靈活，思想超妙，雖然想到這樣妙計，她知道對湘紋施行陷害，必得給一下致命的打擊，輕微的罪如爭吵竊盜等等，是不會動搖一下得寵的愛妾的，而致命的打擊，只有貞操上的問題，無奈湘紋入門以來，向未與其他的男性接觸，硬造謠言，也不能使楚青相信，但太太要陷害湘紋，除了在貞操上給以致命的一擊，別無取勝之道。於是他想了又想，想入非非，居然想起了不曾和湘紋接近的男子，那就是太太的娘家兄弟孫三，因為湘紋是孫三由任邱買來，攜到天津，才送進吳宅，雖然那是在入門之先，太太也有法加以利用，她只為着發洩自己的妬氣也不顧胞弟的名譽，母家的顏面，和兩姓的戚誼，決計要大義滅親了！就積心慮的，先和湘紋表示好感，經過一個時期的聯絡，隨行趁着她母親的壽日，帶了湘紋去行人情，由她在中門

合，叫他母家的人和湘紋都發生感情，以後每次歸寧，必借口說老太太或是弟婦，想念湘紋，強邀同去，漸漸就拉攏湘紋認作她母親的乾女兒，湘紋還以為和太太多了一層親密關係，由此可以倍加親愛，並且自己拜乾娘也是稍慰孤露的苦情，自然深以為喜，以後便認為該作義女的孝心，不待太太邀約也常自動前去了，太太看她上了圈套，心中暗喜，就不斷藉事攜她同去，湘紋年青，喜好熱鬧又兼新學打牌，不覺上癮，有時和乾娘乾嫂乾姐妹們，湊成一局，便捨不得離開，太太在這時必勸他暫住一宵，自己却借口有事，獨自回家見着楚青，始終不提認乾娘的話，只說她在那邊和人打牌，或是看戲，今夜不回来了，楚青也未介意，太太却暗地叫心腹女僕，散佈流言，又把謠言設法吹入楚青耳中，楚青還正在半信半疑想要勸阻湘紋不要再上孫家，却還未及實行的當兒，忽然一天太太又和湘紋到孫宅去了，到晚飯時候楚青正獨自用飯，太太忽然回來進門使鐵青着面孔，坐在椅上，好似受了絕大驚恐，無限氣惱，却只默然發怔，楚青看着詫異，開口一問，太太竟渾身打戰，兩眼淚流，立起走入臥室，楚青見這情形，自然手足無措的跟進去，詢問她遇着什麼？

太太却嚙緊牙關，一語不發，只是哭泣，楚青費了一點多鐘的工夫，才使她開口，說出了一段故事，故事是她經過多日思想籌劃而成，每一字一句都是精密組織的，說來自然非常刺激動人，她說：『今日在母家發見了一件醜死人氣死人的事，她走過一間房外由窗戶看破孫三和湘紋的不堪行爲，當時沒敢作聲，就悄悄退出來，也沒等湘紋，便自歸家。』她有聲有色描摩了這一幕情景，又哭着痛罵孫三，簡直不是人類，自己再不認這兄弟，並且也不回娘家了，繼而自怨自艾，說自己太對不住楚青，怎這樣瞎眼失心，應該早就看出來，湘紋進門之後，沒有幾天就魔着我帶她上孫家串門，我雖然應了她，可是直過一個多月，到娘家壽日那天，才帶她去，到了那邊，她就哄着我娘，一定要認義母，又趕着我兄弟孫三叫乾哥哥，兩個人眉兒眼的，當着人就不老實，我還當她是孫三買來，當然兩人有點熟識，誰能想到出這醜事呵，這才明白孫三真個該死，必是從任邱買她來的道兒上，就不好了，怪不得她儘魔着上我娘家去，原來是戀着孫三啊，你看這些日，她往我娘家跑得那麼邪，簡直比我還像個姑奶奶呢，這可怎麼辦，我太對不住你，說着又哭，楚青聽了大

的話，又回想湘紋近日的情形，不由不信，立時氣變了顏色，但心裏却微有所疑，便是湘紋不像這樣的人，而且自己也未曾發現破綻，怎會突然有了這意外的事，但却絕沒想到太太作偽，因為事前既無影響，臨時又做作逼真，何況又關着她的令弟，世上婦人在丈夫面前，總是袒護母族，倘有不好遮護還怕遮不過來，萬沒有誣造兄弟的醜事，往自己臉上抹屎的，任何聰明人也沒法不信，何況楚青想到湘紋近日確如太太所說，好像戀着什麼似的，常常往孫家去，情實可疑，和太太的話一相切證，直成了鐵案，但楚青夢想不到，湘紋只是年青好玩，戀着孫家的牌桌，非戀着孫家的男子，不過太太的謠言造對了景，湘紋便如納履瓜田，正冠李下，遭了不白之冤，當時太太哭了半晌，既氣恨她無恥的兄弟，作事不端，又可憐這被辱的丈夫，於心不忍，說了許多撫慰和抱歉的話，又商議如何對付，楚青既信了太太的話，自然不能不作出男子氣概，憤然說道這還有什麼可說，打發她走好了，太太怔了一下，才道：「她作出這事，本也不能留了，只可惜我白化了許多錢，白費了好些心，到頭又落場空，還得另去物色，可是也顧不得了？」楚青聽着，只剩了發

怔，太太又勸他不要把這事張揚，惹人恥笑，最好看開些，一個回來的小老婆，本不算咱們吳家的人，若是鬧起來傳出去，被她污辱咱們的名氣，那可冤枉了，楚青這次算被太太的特別苦肉計，給賺信了，太太真是捨孩子奪狼，而攻擊湘紋，不惜把胞弟犧牲在內，居然得到成功，見楚青已然相信，就竭力裝作好人，安慰楚青，不要生氣，日後她負責另覓佳人，湘紋回來，千萬莫動聲色，更不要多說少道，自有她去對付。又說楚青脾氣太暴，恐怕見着湘紋，便忍不住發火，當然對那失身的人，萬不能再進她的房門，但最好連面也別見，以免衝突，這是太太特別小心的地方，恐怕楚青向湘紋詰問，萬一洩露了自己的陰謀，尤其怕楚青和湘紋再到一處，憶起舊日恩情，弄得不肯割捨，就預先把道路都給堵塞了，但楚青既信湘紋作了壞事，自然傷心生氣，也不願再接近她，就全依了太太由她全權辦理，太太大功告成，志得意滿，到了次日，就又到娘家把她湘紋接了回來，因為她外面絲毫未露痕跡，楚青也受了囑咐，隱忍不聲，所以湘紋還懵然罔覺，只是楚青再不進她的房，也很少進內宅，常常出門，回家只在外院書室，湘紋雖覺詫異，但心中沒

病，也未介意，太太早把湘紋看作眼中釘，恨不能立刻除去，但當這計劃完成之時，反而故作鎮靜，爲着恐怕過於噪急，反惹楚青生疑，就一面暗地佈置，一面還不斷向楚青耳中吹風，教他對湘紋的印象日加惡劣，以免發出轉念。過了幾日，不料忽然發現湘紋有了吞酸的現象，太太可嚇慌了，雖然還不能確定是否懷孕，但已有幾成可能，倘若楚青知道，就許爲這腹中一塊肉，原諒了湘紋，自己的心機，便白費了，情急之下，便串通了一位親戚，令其邀楚青到新京遊玩，楚青本不願去，太太却藉口說他近日精神頹靡，應須出門去開開心，楚青本因湘紋的事，胸懷拂鬱，覺得離家走走也好，就隨着那位親戚上北京去了，他早晨上火車，午後太太便叫來一個熟練的媒婆，讓他臥室密談了半天，媒婆走後，沒過兩點鐘，便有一個女僕模樣兒攜着四盒禮物前來，自稱是太太的姨母派來的，因爲明日是那姨母的壽日，接太太和湘紋都去湊一天熱鬧，太太便叫過湘紋，和那女僕相見，湘紋本見過太太的姨母，因爲那姨母是太太母親的妹妹，而湘紋却是太太母親的義女，以前常在太太娘家見面，又隨着太太一樣稱呼，只是沒到她家去過，現在因作壽派人來

接，湘紋不敢答應，只聽太太吩咐，太太却說楚青出門家中無人照顧，自己分不開身，教湘紋自己前去，湘紋還因怯生不願獨去，太太就說這樣親戚，有什麼不好意思，姨母很疼你既然來接，你不能不去，我還要你作代表呢，又向女僕說，湘紋頭次上門，都不熟識，明天你再來接她一趟好了，女僕坐着，告辭而去，事情就這樣定局，到了次日，湘紋高高興興的梳洗好了，等那女僕來接，便隨同出門，坐車前去，那知到了地方，進門一看，並沒有那位熟識的姨母，而只有一個面貌凶獍的老鴇，也沒有她意所想的拜壽女伴，只有幾個牛鬼蛇神的妓女，湘紋一錯愕，那老鴇已拉着她進了一間密室，直截了當的說：『你不要尋什麼姨娘，我就是你的親娘，現在你的主家已經把你賣給我了，你若是識時務的，就老實給我混事，我絕不待錯你，若有一個不字，那是白討苦吃，不信你去打聽，誰都知道我李三姑，幹了半輩子這個，好鞭下面，死的孫子足有十打，你自己估量着，說着又拿出一張身契給湘紋看，湘紋那裏還顧得着，已哭叫起來，要向外跑，那女鴇早預備好了，一聲呼喝，立刻進來幾個人，把湘紋衣服剝去，老鴇用皮鞭狠打一頓，可憐湘紋生來嬌

弱，怎禁得這樣鞭笞，滿地亂滾着央告，先過懇求放他出去，不久就改口答應替老鴇混事掙錢，那老鴇把他打服了，方才停手派人又把她關在房裏，餓了兩天，只稍有聲息便進去暴打，這兩日半，湘紋見了她如貓見鼠畏懼欲絕，老鴇又把她問了個口伏心服，才許穿上衣服，給以飲食，同時把態度也改了，用溫言哄着，告訴她只要用心掙錢，在這裏儘有享受，又誇贊她的容貌美麗，派頭大方，絕不忍教她在這下等地方，給粗人窮漢作踐，自己在南市，還開着一家小班，等湘紋稍爲將養幾日，身體復原，便要送過那邊，應酬有身分的貴客，吃着燕翅鷄鴨，穿着綾羅綢緞，比給人家作姨太太還要風流，還要快樂，湘紋聽着，雖不入耳，他已身入羅網，也只好聽天由命。心裏雖思念楚青，却也懷疑他已經改變心腸。太太把自己賣入娼家，不知所爲何故，她是否背着楚青，還是和楚青同謀，楚青爲人，和對我的情形，似乎不致作這狠事，但是近幾日來，他忽然相待淡漠，一直未入房門。却和太太分外親密，常常背人私語，當時未曾着意，現在想起，才明白裏面必有因由，但是爲着什麼？我那點兒對不過他了，湘紋想着萬分難過，却不敢露出神色，只在

夜晚睡覺時偷哭泣，這樣過了幾日，老鴿已預備把他送進班子了，只因新衣尙未作成，還須等待兩天，不料就在這日來了醉漢曹局長，帶着贏得的錢，前來買笑，恰巧讓進湘紋所在的房裏，徧徧他眼光又當，看不上別個妓女，徧要湘紋陪伴，老鴿想用大價嚇退他，不料他對贏得的錢毫不心疼，竟如繳納，老鴿無法，只得應允，在她以爲只出售了初夜權，那知竟賣去了搖錢樹，湘紋看出曹局長是個好心人，紅臉漢，對他訴說身世結果越窩同逃，至於吳太太賣去湘紋，到楚青回家之時如何遮掩，暗娼中失去湘紋，到老鴿覺察之際，將要怎樣吵翻，那就不能知道了，那湘紋逃到了曹局長的土屋內，枕邊哀訴說，出了以上種種情節，曹局長對這位淌來的美妻，自然十分憐愛，次日早晨起，便把湘紋關在房裏，自己出門，用盡了口舌之能，手道之力，連借帶掙，湊得一點錢，另住一間較整齊的住房，又買了兩件殘舊的被褥，和簡單用具，當日就在舊房鄰人，因發現湘紋，紛紛而議論的聲中，拉出了湘紋用世上最簡捷的婚禮，把世上最隨便的新娘迎入世上最起碼的洞房成就了，世上最奇突的姻緣，自此以後，兩人便過起清苦日月，曹局長有了家累，自然倍增

勞苦，以前每天拉車跑十里地，便足敷生活，現在增了人口，最少也得一跑二十里，湘紋的職務却是在家作飯洗衣，她突然由綾羅叢中，落入貧寒境地，自然感覺痛苦，好在曹局長對他十分愛惜，常常不辭勞苦，多掙些錢，使他衣食豐足，雖然不過布衣蔬菜，但在一般車夫的太太中間，却已算超羣絕倫了，新婚燕爾之中，蜜月尙未度過，曹局長便又發現了另外一件喜事，湘紋的懷孕，已被鄰居老嫗證實，曹局長更添了几分責任，他是粗豪漢子，並不理會血統關係，只認爲湘紋已是他的老婆，老婆所生的孩子，丈夫總及承認，於是竭力將養湘紋，湘紋雖不能忘情於楚青，但既知大婦不肯相容，楚青也無心相護，也就漸漸把念頭斷了，到了產期生下一女，湘紋因爲年青，對孩子不甚着意，曹局長却已近中年，孤獨半生，忽然有了叫爸爸的人，就樂得合不攏嘴，雖然明知這孩子是姓吳的苗裔，和他無關，但不向那上面想，只盡心愛護，在他以爲有持有女，已經立下幸福的根基，只要自己勉力，盡其爲夫爲父之職，便可長久保妻，却不料這幸福竟不容他久享，因爲對於這樣的家庭生活，他固然很滿足了，無奈湘紋却不以爲滿足，湘紋和曹局長的結合，

一半由於臨時的感激，一半由於環境的逼迫，但這兩樣都是不能維持長久的。湘紋會嫁過楚青那樣華貴溫雅的男人，度過吳家那樣養尊處優的生活，只爲一時陷入地獄，被曹局長拯救出來，才以身相報，同居之後，就覺得和曹局長共同生活，也在地獄差不多，若比自己當初所享受的，可就相隔天淵，尤其是曹局長的醜陋污濁，比起楚青，使他不但有曾經滄海之感，而且直如將常吃珍饈的喉舌，強嚙腐臭的食物，好在她感恩之念，尙盛足以遏抑厭惡的心，但是爲日既久，心情漸淡，便覺自己對曹局長報答過度，犧牲太大了，再加日常生活，她時覺不能滿意，曹局長雖然鞠躬盡瘁，無奈拉車收入終是有限，也不過比普通車夫的老婆，服食稍爲豐美些，較諸他人仍不能及，偏巧她們所住的大雜院中，只有兩家是拉車同業，另有一家是推車賣布和化妝品的，一家是提籃賣燻雞熟肉的，二家是在小戲園當茶役的，這三家的太太一個常穿新衣，打扮花枝招展，一個常吃賣剩的美味，一個常去看不須花錢的戲，都在院中對人誇耀，自鳴得意，湘紋看着眼熱，曹局長又無力供給她也和人學樣，湘紋本是來自田間，初歷繁華，虛榮心特別熾盛，沒說回憶在楚青家

的時候，便在眼前，對於同院鄰人，也覺望屢莫及，於是對曹局長便更覺失望，鎮日無精打彩，便是懷中牙牙學語的嬌女，也引不起他的興緻，這時湘紋已是必神外驚，有了不安於室的徵象，但是世上無論何人何事，無論升騰墜落，都必遇着勾頭方能發生，譬如一個人要想作賊行竊，必得遇到可偷的物件，可乘的機會才能作到，倘若永遠遇不到機會，就永遠作不了竊賊，或者空懷着惡念，反而以好人終其身，湘紋也便是因為沒遇到引誘的事，所以強覺失望，還能壓制她的情感，不致暴發，直過了二年多，到她女兒三周歲的時候，忽然引誘來了，也是天意該當，她和同院住的那個戲園茶役的老婆，忽然無端的要好起來，結成乾姐妹，常常一同出去聽戲，竟在外邊認識了一個古玩店的伙計，兩情相戀不能自己，就常常托詞出去借地出會，過了些日，曹局長看出她情形有異，就加以盤詰勸阻，那知湘紋毫不聽從，反而變本加厲，有時竟拋下孩子不管，在外面停眠整宿，曹局長犯了老粗兒脾氣，就進行調查，預備拚命覓姦，不料事未實行，那古玩鋪店伙，也捲了鋪中一批錢貨，帶着湘紋逃跑無蹤，曹局長發現之後，怒忿欲絕，但已無法追尋，只得忍了

這口氣。從此把愛情全鍾在女兒身上，以一個粗獷男子，撫養一個嬌弱女孩，長大成人，談何容易，何況他的職業，又是那樣低微，這十幾年的光陰，足稱艱苦卓絕了，但曹局長也並非單作車夫，偶然也幹些其他營業，在柳眉八九歲時，還上過兩年學堂，當然不是車夫力量所能供給的，不過他雖屢次改業，仍落入貧窘的境地，因為從湘紋逃跑之後，曹局長精神受了重大打擊，時常以酒澆愁，便漸漸嗜酒成癖，十幾年中已深中了酒毒，染了肺病，咳嗽痰喘，再不能作賣力氣的事，只可到賭局當碎差，掙錢對付生活，到近數年來，女兒已經長大，出落得美好非常。曹局長越發疼愛，依他本心，實在想給女兒尋好婆家出嫁，得一個正經結果，雖然有許多人勸他從女兒身上享福，他却不肯，但無奈他力量太薄，看着如花似玉的女兒，食貧受苦，心中已然難過，又想以自己的身分，要給女兒尋求配偶，只能嫁給車夫小販，想高攀萬萬不能，但委屈她却覺不忍，而且自己體衰病重，行將無力謀生，不能由女一同餓死，才聽了別人的勸告，教女兒去作正應時的舞女，當柳眉習舞已成，將入舞場之際，曹局長不過對她諄諄囑咐，說自己但有一線之路，也不能令你

拋頭露面，現在既然無奈走了這條路，可要記住，雖然爲着掙錢生活，但最要緊的却是你的終身，本來憑咱們的身份，只配嫁給窮人，我因爲不捨得淹沒了你，才教出去伴舞，舞場裏儘有夠格的人，你可長住了眼，咱們也不求太闊，只要人品不錯，心地不錯，家裏有碗飯吃，就可以嫁給他，能養活我自然更好，若是不能，你就只顧自己去吧，好在我也沒幾年活了，曹局長一心只在女兒身上，盼她得所，才這樣叮囑，那知柳眉一經伴舞，居然很紅了一陣，曹局長才得着女兒供養，吃了一年多舒心茶飯，不料柳眉竟爾選了一個最沒錢的職員，凌意澄，不但要好非常，爲他拋棄了許多有錢舞客，而且還矢志相從，向舞場告退，賃宅同居起來，曹局長起初尚不明真相，還當凌意澄是位富家公子，深喜女兒托身得人，那知沒過幾月，便發現凌意澄只是個小職員，並且曾經私用公款，已被上司發覺，雖未深究却已革職了，曹局長雖不是勢利的人，但爲女兒着想，知道前途必然無幸，就勸柳眉趕快和凌意澄斷絕，那知柳眉一味癡情，不但不聽，反而委心任運，陪凌意澄苦度光陰，認爲凌意澄的荒唐行爲，完全由於愛情鼓動，他爲自己弄得身敗名裂，自己若

不茹苦含辛，相從到底，便對不住良心，但凌意澄財源已斷，又復妬心奇重，不許柳眉再出伴舞，漸漸饕餮不繼，仰屋興嗟，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，柳眉知道在天黑絕尋不出生路，因他北京尚有老母，就打算同回北京去住，一則可以節省用度，二則可以另覓職業，無奈負債已多，脫身不易，路費也是問題，正值為難恰值，舞場派人相邀，柳眉便對意澄假說，到人家去教家館地上舞場掙錢，却不料遇見好心的老舞客吳二爺，替她登報捧場，竟把事機洩漏，氣走了凌意澄，柳眉趕回家中，看見所留的信，正在傷感，恰巧曹局長到來，因柳眉哭訴原委，提到吳楚青不由觸起十九年前舊事，就直把當年和湘紋遇合，以及柳眉生身根蒂，都說了出來，柳眉一聽，好似受了雷震，目瞪口呆，半晌才問，可是真的？曹局長道：『傻孩子，我何說謊，難道願意教你知道不是我親生的麼？咳！我本不願說，現在看你實沒路兒，想到你的親生父親，也許能幫你，才說出來，孩子你就找他去吧，不用管我了，柳眉聞言，猛然撲到曹局長身上，抱着脖子，叫聲我的爸爸，就放聲大哭起來，正悱惻情懷，方怨春無常好，淒涼身世，忽驚生有自來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細柳搖風同氣憐飛絮 寒桃歷劫爲泥更護花

話說在柳眉得知自己身世的次日，便和曹局長同去吳宅認父，曹局長隨着作證明的人，那知到了吳宅，向僕人一提求見楚青，僕人便回說楚青有事出門去了，柳眉看那僕人臉色很不好看，心裏就想富貴人家的奴僕，大都勢利，自己和父親的神情打扮，又很不倫不類，也許被他看着行跡可疑，故意不給通報，便陪着笑臉，又問吳二爺大概什麼時候在家，那僕人很不耐煩的說：『沒準兒。也許三兩天不回來，他是常在外邊的。』曹局長聽着，覺得不像話，楚青那樣年紀的人，又豈有常在外面，不居家中的道裏，就要上前詰問，但他那裏知道，楚青却是不常居家的，因他晚年納享清福在城外修樓地方，買地闢了座小園，建築亭台，安排花木，並且特用了幾個高手花匠，栽養各種菊花，把園名也叫晚春圃，他每月總有二十天住在外邊，但是引他常去的魔力，並不是花木亭台，實際他還背着家裏，在園中藏了個添香捧硯的美姬，所以常常要去享受清豔雙兼的福分，這地方，除三兩知己以外；

不使別人知道，更不許閒人進門，故而僕人遇有到家相訪的客人，只能答以出遊，不敢說出實在地方，曹局長不知內情，正要駁詰，柳眉看見，恐怕他魯莽不檢，開口說出自己與吳楚青的離奇關係，勢必被僕人認爲冒充訛詐，更不肯代爲通報，這種事萬不能在街上宣揚，惹人猜疑，就攔住曹局長，又向僕人說道：『我們來見吳二爺，是爲有件要緊的事，要跟他談，並不是借錢求事，請你費心告訴我，他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回來。』僕人道：『我說是實話，他實在沒準兒，你們明後天早晨再來，他若在家住，就得過午出門，柳眉無奈，只得謝了一聲，和曹局長，重回家中，她既恨不得早見着牛身父親，說明關係一盡天倫之愛，又惦念離別的情人，急欲往尋，以安懸系的心，但在這時候只有空自着急，一籌莫展，倒在床上，悵鬱非常，曹局長在旁，勸她不要焦燥，希望已然有了，只要見着吳楚青，說明原委，他當然會承認父女關係，以後你便是吳小姐，還有什麼作不來的事，即使他不信我的言語，不肯認你這個女兒，也必有所資助，你去北京訪尋意澄，總能辦到，又何必儘自發愁，柳眉被他勸說得稍釋憂煩，却還是坐立不安，好容易熬過一日，到了次

日早晨，又去吳宅楚青仍沒回來，柳眉焦灼欲死，只得留下個名片，說萬一今天楚青回家，務求轉交，請他明天稍候，諄托至再，方又回家，進門就上床上躺倒，一聲不哼，任曹局長勸哄，只不開口，直到晚上，曹局長勸她起來吃些東西，柳眉只說不餓，眼淚汪汪的道：『我實在走入了死運，怎這樣巧，就一連兩天不在家，我只爲着既知道是生身父親，怎能不趕快見面，說明一下，盡盡我自己的心，並非盼望幫助，若不是遇見他老人家，我自己早就上北京去了，這樣等着不要急死人麼。』曹局長道：『你又糊塗了，咱們不知道意澄的住址，到北京往那裏投奔，住店，吃飯，都得用錢，現在咱們家裏外頭的財產，至多夠兩張車票，怎能前去，其實楚青是準有指望的，只要見着他……』柳眉道：『無奈見不着啊，我急起來，就上舞場去再幹幾天，也許能掙些錢，夠上北京盤桓幾日，到那裏還可以投進舞場去，好在還有兩條腿，總不致困死，無奈我現在既知生身根源，就得給他老人家顧些臉面，再說我心亂如麻，也幹不下去了，若是您沒告訴我這件事情，我倒可以咬着牙去掙。』說着忽然似有所觸，叫道：『我好糊塗，他老人家常到舞場，也許現

正在那裏，我怎不去尋他。』曹局長聽了，也說這主意不錯，柳眉就掙扎起床草梳洗，出門坐車，直奔舞場而去，到了地方，進門見裏面冷清清，靜悄悄，和往日大不相同，還沒走進舞場，恰遇着一個看廁所的娘姨，挾着包裹走出，看見柳眉，便喊：『柳小姐你幹什麼來，這裏已經關門了。』柳眉大驚，忙問何故，娘姨說：『沒有生意，還幹什麼，昨夜只來了幾個客人，經理就說不能幹了，可是昨天並沒跟人家說定，害我今天又白來一趟。』柳眉聽了，知道舞場已經關閉，楚青不會再來了！算又遭了一次失望，也不和那娘姨說話，回身便走。心上萬分苦悶，但也沒法。柳眉失望回到家中，曹局長見女兒神情苦悶，說話常半道兒停住發怔，知道她抑鬱過甚，變着方兒勸她，也無効力，反而又懶懶欲睡，只怕她悶出病來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過一會出室小解，忽見地下拋着幾張報紙，知道是柳眉從組織小家庭以後，便定了幾份報紙，也有北京的，也有天津的，大約這兩日，她思緒不佳，就任那送來的報紙，滿地拋置，連拾都沒拾，更莫說看了，當時便檢了起來，拿進房中向柳眉道：『你別儘發愁，看看這個，也解悶兒。』柳眉本不想看，但他隨手接

過，稍稍過目，把本地的拋在床頭，只拿兩張北京小報，倚在椅上閒看，這本是她的習慣，因為北京人口衆多，又加五方雜處，從最好的到最壞的，從最新的到最舊的，無不備具所以常常出些很難奇的事件，而報紙上對於社會新聞，又作得特別精采。遇有鬧動九城的案件，常把整版地位，作有統系有趣味的詳細報道；故而能吸引多數讀者，柳眉平常便最愛看北京的社會新聞，這時仍依着往日習慣瞧着，但上面並沒有特別事件，她瞧了一會，忽見一段新聞裏面，有着她最熟悉，而又最注意的字，這實在難於理解，她本沒仔細瞧，只是粗粗兒一加瀏覽，却在一堆堆一行行的五號小鉛字中間，單有三個字吸住她的眼光，那三個字若是分散開來，便毫無意義，只爲連在一起，便把她的眼光吸住了，柳眉起初眼角一掃，似覺某一行中的字，和眼光發生了精神感應，急忙注目再瞧，先發現了個凌字，隨在下面又發現了意澄二字，她不由的一叫，瞪大了眼，再細看這整段新聞，題目是旅客酒醉受傷，她便全身一抖提心屏息，又往後看，只見文內載着，昨日上午七時，京津線第七次夜行慢車，由津到前門車站，時天尙未明，有一旅客甫出站門，忽爲某公司載重汽

車撞倒，受傷頗重，據當地警察報告，該旅客酒氣醺醺，似在大醉，步履欹斜，不顧交通信號，以致肇禍，當即送入醫院救治，該旅客年僅二十上下，身御西服，攜一行篋，衣袋中有凌意澄名片數張，似即本人名姓，惟住址不詳云，報上所載，只這麼短短一段，柳眉看完，幾乎暈了過去，曹局長在旁，看着柳眉神情，早在驚疑，連問什麼事，這報上有什麼？柳眉哀叫道：『他受傷了，我害了他，可怎麼好呀？』叫着伏在床上，滾着大哭起來，曹局長驚惶無措，連忙拉住她，費了許多話，柳眉才坐起來，連哭帶說，把報上所載的念出來，又哭着道：『他受傷了，這本是禍從天上來，都怨我，我若不是上舞場，何致把他氣走，不走又怎會有這場禍，簡直是我害了他了，不成，我得走。』說着跳下床，就向外跑，曹局長揪住她問道：『你上那裏去，』柳眉道：『我去瞧他，他好就好，不好跟他死在一處。』曹局長道：『你別糊塗，他在北京，你要去也得等會兒，再說報上只登他進了醫院，沒提那一家，你去了上那兒撞頭，你先沉住氣，聽我說，咱們本來早就打算上北京，不是得先見你生身父親才能走麼。』柳眉道：『我不見……只可回來再見，』

我得先去。我一時也不能等啦！」她一面尋思着，不知意澄傷到如何程度？一面祇聽得曹局長道：『先去也成，可是咱們盤川不夠，還得你父親幫忙，好，姑娘，不用着急，差一天半天沒關係，再說現在就叫你走，也走不動，依我說不如等到早晨，咱們先上吳宅，不論見得着見不着，就從那裏奔車站，你要明白，見着吳楚青，好處多啦，若不然，你就是到北京找着意澄，也是乾看着他，比如他傷得甚重，你有錢替他治麼？』柳眉聽着，覺得很有道理，本來這時空自着急也不成，何況便趕到北京，也沒有辦法，只得依從他的主意，等到明天再說，但心中後悔焦急，萬分難過，又哭着說道：『我從他走後，總是心驚肉跳，就覺着不好，可是只怕他不要我，或是找不着他，誰想到出這禍事！我只奇怪。他怎樣會喝醉，他平常不愛喝酒呀！哦！我明白，必是他負氣走開以後，心裏難過，才喝起酒來，也許在火車上喝醉了，下車沒人照顧，就……他倘要有個好歹，我準不活了。曹局長苦口相勸，過一會才稍微安靜，又看看那張報紙，是昨天的日子，算算意澄是大前天走的，他離開舞場時，已將半夜，必然就到車站，趁夜間開行的慢車回北京，前天早

晨到前門站，便被撞受傷，昨天的報，便登出來。日子完全相符，想着又後悔，那天意滄由舞場走了，自己怎那樣糊塗，不向車站去追。反到跑回家來，倘若到車站把他追回，又何致有這事。不由越發椎心自恨。還是曹局長苦勸她安息一會，養養精神，以備明日出門，柳眉也怕曹局長支持不住，依言睡下，曹局長倒是睡了一覺，柳眉簡直未曾合眼，熬到天亮。便自起身，草草梳洗，叫醒曹局長，便要出門，曹局長說：『這時太早了，人家定未起床，還是等到時候再去的好。』柳眉好像熱鍋螞蟻一樣。坐立不安地等到正九點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曹局長只得依他，柳眉似乎不想再回，大有破釜沉舟之意，若不是因為房租尚有積欠，不好對房東說話，簡直便要退租交房。當時却只能把房門倒鎖了，帶些應用零物，一同走出，直奔吳宅。到了地方，恰巧僕人才開大門，柳眉還未說話，那僕人已迎着說道：『小姐你來了，我正等你哪，我們老爺給留下了，你等等兒。說着便轉身進去，柳眉忙叫道：『你們老爺不是回來了麼？請快給回稟一聲，僕人沒回答，走進門房，很快便又出來，手裏拿着個紙包兒，遞給柳眉，柳眉愕然道：『這是什麼？你快回稟去

啊！」僕人笑道：「我上那兒回稟去啊，老爺沒在家。」柳眉聽着，只覺頂上轟的一聲，眼淚直要湧去，但心裏突然生出急怒，覺得那僕人是故意欺弄自己，真想罵他一頓，無奈心神忙亂得說不出話，只剩了抖戰。這時曹局長在旁，看着柳眉的神情，急忙迎頭向那僕人問道：「俺說二爺，你的話不對啊！既說你們老爺給留下俺不管留下什麼，反正他總是回來了，怎會又沒在家？」僕人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你說的不錯，他從昨兒晌午就回來了，我跟他一提你們來找過兩趟，我們老爺很納悶，又很不安似的，對我說，今兒住在家裏不出門，明天那柳小姐若來，先就讓進客廳，再悄悄的去回稟，不要教太太知道，說着又矮聲音說道，我們太太現在雖然已胖得成了半身不遂，對我們老爺管得比當初寬多了。可是若聽說有堂客來找老爺還要鬧吵翻的，所以老爺這樣吩咐，那知才說過不大會兒，忽然郵差送來一封掛號信，我們老爺看了，立刻變了顏色，在書房裏直轉了半天，跟着踏着進內宅去了一會，就提着一隻皮包出來，把我叫進書房，說現在有件要緊事，得上北京去一趟，大概要三五天才能回來。又不能跟那位柳小姐見面了，明兒還得害她白跑一

趨，真怪對不住她，好在我知道那柳小姐的情形，新進舞場又闖了門，想必是要我幫忙。現在我留下一百元錢，明兒來了交給她。並且提我實在遇着意外的事，不能不走。她若還有什麼事情，等我回來再說，可是不必再到家裏來了。最好上修樓花園那邊去，或者柳小姐留下住址，等我回來看她，交派完了才坐車到了車站。你二位明白了，看我們老爺的意思，還是很想跟柳小姐見面，只是事情趕得太巧，你先收了這筆錢吧。柳眉聽了，知道自己這位生身父親，確是沒有在家，他並非不願晤見自己，只怨自己命運太劣，緣分太慳，竟會遇到如此巧事。想着似覺靈魂化成氣體，離開身體，直上冲霄，身體却似墜入深洞之中，一落無底，望着曹局長張口欲叫，却沒叫出來，只哎了一聲，使暈暈忽忽自旁跌倒，幸而旁邊便是門框，撞到上面未致跌倒，曹局長急忙扶住連說你不要着急，他既不在家，由叫沒法，咱們再想主意，柳眉眼淚撲簌簌落了下來，那僕人看着非常驚異，忙問柳小姐這是怎麼？你找我們老爺有什麼要緊事，有這一百元錢，總可以對付幾天，等他回來再說；曹局長道：『咳！你那知道，這不是爲錢的事！』僕人道：『到底什麼事？』曹局長方

要回答，柳眉這時神志稍清，只怕他把祕密聲張出來，忙接口道：「我是有事跟他說並不爲要錢。」曹局長怔怔的道：「姑娘你別這樣說，咱們正得用錢啊！」柳眉只作不聞道：「吳老爺上了北京，你知道他北京的住址麼？」僕人道：「他好幾年沒上北京了，又沒跟我們說，誰知住在那裏？我想八成兒住旅館。可是他北京朋友也多哪。」柳眉聽了，覺得這些話等於沒說，正在悽惶無計，曹局長却忽然靈機發動，向僕人問道：「他到北京住在那裏，沒跟你說，還不跟你們太太說麼？僕人搖頭道：「未必，老爺平日總躲着太太，臨走時就許沒朝太太的面。」曹局長道：「那也未必，老大哥你給打聽打聽成麼。」僕人道：「我怎麼打聽，無端進去鬧這閒事，準得挨罵。」柳眉以爲曹局長說得有理，就央求道：「謝謝您，辛苦一趟，我情願把這一百元送給您，買酒喝。」僕人道：「這不是罵人麼！我憑什麼要你的錢，你若真有非此不可的事，我替你問去倒可以，你提錢我可不管。」柳眉忙鞠躬道：「我不提不提，你多費心。」僕人把錢遞給曹局長，轉身進去，柳眉將淚眼望着曹局長道：「爹爹，你看我不是走死運了，怎趕得這樣巧。」曹局長道：「你不

用難過，咱們就找不着他，幸喜有了這一百元錢，可以先奔北京去看意澄，過幾日再回天津尋吳二爺，或者來封信說說情形也成，反正他有個回來，只要知道跟你什麼關連，萬沒個不管的，只看他對你也不過認爲是熟識舞女，就肯這樣幫忙，若是對他說是親生女兒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見僕人已走出來，就咽住不說，僕人走到近前，滿面懊喪的道：「怎樣，我早知道白去，還給惹了麻煩，方才進去，跟太太假說，有老爺的好朋友靳八爺，來電話找老爺，聽說上了北京，又問到北京住在什麼地方，要趕着通信，教我請問太太，太太聽了，很是不高興，問我誰說老爺上了北京，她還連影子都不知道，隨即叫過姨太太詢問，姨太太說老爺昨兒共進內宅一趟，拿了隻盛旅行用具的皮包，就出去了，並沒提上那兒，太太聽了，就抹眼淚，說老爺越老越壞良心，欺她不能動轉，更不放在眼裏了，一來就幾天不照面，如今爽性出門都不告訴一聲了，又問我怎知道老爺上了北京，我只可回答是聽老爺說的，太太更抱怨混得連下人都不知了，更哭起來，你說糟不糟，等老爺回來，準有一場吵！我落個罪魁！還得對出說話。」柳眉聽了只有悲嘆，曹局長又道：「你既

說老爺臨走曾見過姨太太，也許跟姨太太說過體己話。」僕人撇着嘴兒道：「你別說了，我們這姨太太，是掛名兒的，進門二十年，老爺沒跟她說過十句話，這裏面事故由兒多着呢！她連丫頭都不及，不知道爲什麼？」柳眉這才完全絕望，悲聲說道：「您看怎麼辦啊？」曹局長道：「沒別的法兒，只可先奔北京，好在有盤川了。」柳眉點頭，就從曹局長手裏拿過錢包，取二十元贈那僕人，那僕人倒是善心的人，見柳眉愁苦情狀，知道必有難事在懷，不忍分她的錢，擺着手退入門房去了，柳眉只得和曹局長離開吳宅，直奔車站，按下她二人不提，再來研究吳宅僕人，對柳眉說吳楚青前往北京的話，是否真實若是假的，他何以說這謊話，難道吳楚青故意迴避不見，却又何故餽贈金錢？若說是真的！柳眉怎竟如此命苦緣慳！好不容易盼得吳楚青回家，晤見有望，竟忽然來了一封信，像旋風似的，把他吹到北京，事情怎這樣巧，直巧到無巧不成書的程度，未免有些可怪。他獨自在深刻地思慮，然而這並非一個巧字所能包括，都是另有原因，原來那吳楚青一生事業發達，一帆風順，雖然未能登峯造極，但在普通人中，也算極其幸福，官也作過，名也成

過，事業也立過，錢財也掙過，到這老年，已入了休養時代，他就要委心任運的納享清福，自尋娛樂，雖然家庭尙多缺陷。第一是他那嫉妬的太太，當男子習慣納妾的時代，一直從中撥弄，使他得不到添香捧硯的愛侶，先給氣走了影梅，又給離開了湘紋，當楚青由北京回家，發現湘紋被太太打發以後，心中極爲悵悔，而且隨後也漸漸覺悟上了太太的當，但是美人已去，無計追尋只留爲隱憾，太太那面，却因曾許過楚青，還要替他另行買妾，雖然楚青也覺悟太太嫉妬太甚，要想在家中置妾，萬無安度之日，與其屢起波瀾，倒不如打斷此念，日後另作他計，就攔阻太太不必張羅，太太却不肯失信，定要還他個言行相符，就又托人摸買，但她懲於前事，也感十分爲難，若再買個貌美心靈的，勢必仍蹈湘紋覆轍，得到專房之寵，又給自己眼裏插了棒槌，若還買個醜陋不堪的，又有那第一次醜女的榜樣：反要激起楚青怨恨，更鬧得不能轉圜，她費盡苦心，斟酌搜覓，居然尋着一個最適用的無上妙品，還是本地敗落人家的姑娘，親自相看定奪，買進家門，跟着就給合房，楚青因她已把人買來，也來不及反對，又見這位新姨太太，容貌雖非上選，也在中妾以

上，再加太太熱心成全，楚青真有些摸不透她的心，就在盛情難却之下，入了新房，但他進去麻利，出來也快，連一夜也未過，便跑了出來，回到書房獨寢，因為新姨太太表面雖沒疵病，但暗中却具有三臭的特長，太太就爲這特長，才選中她的，不過太太也只知她口臭和腋臭兩種，第三種却是楚青發現的，至於臭在何處，就不必細說，只可算是太太的意外收穫，楚青這次由新姨太太的氣味，却如窺見太太的肺肝，算把她澈底認識了，當時並未動氣，也未出聲，只於從此以後，再不進那新姨太太的房，簡直就是不承認和她的關係，對太太却表面仍維持平常的態度，暗地和她斷意決情，不相關涉，太太那面却還感到得意，以爲自己佔住地步，給丈夫買來很美的妾，任誰看着也沒法說個不字，丈夫不去享受，那是他放棄權利，總怨不上自己。雖然以後漸覺楚青和她疏遠，很明白內中原因，還想設法拉攏，無奈楚青已寒透了心，到底沒有效果，隨後太太身體日漸發福，胖得和水牛一樣，動轉維難，已成廢人，也就漸漸想淡了，只是轉成一種歇斯的里病，將愛妬全變爲怨恨，成天的浪費唾津和眼淚，坐在房裏哭泣數落，這局面竟一直維持了十八九年，

只可憐那位新姨太太，枉担虛名，在家過着出家歲月，只楚青却想開了，因為年紀已老，又無後嗣，所以在事業上早早收束，作個閒散的人，常常到各處尋樂，借娛情以養生，有到近年，又在修樓闢了一處花園，享受城市山林之樂，因為住在裏面無人伏侍，又添了一雙司香小婢，作月夕花晨的伴侶，因為他抱着盡情尋樂，以待天年的主義，所以分外達觀，分外狂放，凡是有興趣的地方，無不遍歷，連新興的舞場，也去和少年逐隊，並且自稱是歡場賑濟委員，遇有生意清淡的舞女，常常加以資助，但却毫無野心，因此吳二爺的大名，很為舞女羣中所傳播，在柳眉初入舞場，已經認識他，而且一見如故，於是生一種在年齡上職業上不易發生的友誼，但誰也想不到暗地竟有着如許關係，這些年來，楚青在家常是獨居書房，自從建了花園，住在花園的日子較多，不過隔幾日也要回家住一兩天，料理雜務，當柳眉去訪他的兩天，他確是住在花園，未回家中，到柳眉第二天前去之日，他然後才回到了家，仍照向例，不入內宅，只在書房拆閱信件，因為他那花園，完全為着養靜閒居之用，概不適賓客，也不收信件的，所以公私事項，全在家中料理，當時僕人報

告有位柳小姐來訪兩次，楚青自己想到必是柳眉，只不知同來男子却是何人，想到前日在花宮舞場所見情形，料着她必是經濟困難，需要自己幫忙，就決定留居家中，明日和她見面，及至將到天夕，楚青要想出去吃頓小館，順便到花宮看看，萬一柳眉仍在那裏，就可以早些明白她相訪的原由，但還未出門，忽見僕人匆匆走入，遞上一封信，楚青接過瞧時，見是由北京來的一封信，封皮上收信人是吳二爺楚青密啓，寄信人是北京大醬缸胡同六號凌宅，看着不用納悶，心想自己並沒有姓凌的朋友，並且自己閒居已久，和各方面都少瓜葛，並沒有值得寄掛號信的要緊事啊，就拆開封皮，抽出裏面的信紙，只見共是兩張，一張顏色暗黃的舊紙，一張却是極次極薄的賬作信箋，連忙展開，却是那張舊紙在上面，他注目一瞧，更是糊塗，原來封皮上雖寫着寄給吳楚青，而這紙上並沒楚青仁兄大人字樣，開首一句，竟寫着很可怪的話是：余病敗家已見，將不久於人世矣，楚青看這沒頭沒腦的話，怎不驚異！心想這是那兒來的事，是誰將不久於人世。來信通知我，但是這紙的顏色和墨色，好像已經過許多年，總不是現在寫的，而且這紙上筆跡，雖然潦

草，却是極有姿致，好像是會寫字的有學問人所寫，這是誰呢？想要先看看後面落款，但眼光已被這驚怪的第一向吸住了，就接着看下去，只見寫道：

余病敗家已見，將不久於人世矣，花甲將週，人間哀樂盛衰，都已歷遍，乘化歸盡，亦復何憾，惟尚有不能忍然者，則吾妻及吾子耳，然妻固吾妻，子非吾子，趁此餘光，蓋有必須留言爲證者，非惟自安天良，亦以明吾子之身世，備將來之印證，雖吾妻以爲無須，而余則深不欲寡取他人之子以爲子，且使懵懂沒世，况兒尙幼，余不能撫之成人，中道棄捐，更無長物相遺，以寡婦而育孤兒，日暮途遠，後顧茫茫，倘有危難，將復何以倚望，兒固有本生父在，然徒恃口舌。恐此歲月淹久，倩近曖昧之事，亦難爲人可信，故余誠有不得已於言者，故書此付吾妻保存，日後或用或藏，儘由其意，惟備而不用，終勝於用而不備，余於此可告慰於天良，死亦瞑目矣，余妻影梅勾欄人，相識於十載前己卯之歲，時余方浮沉郎署，影梅則初墜風塵，以偶然因緣，相識於燈紅酒綠之場，遂成素心友侶，交訂忘年，情不及亂，蓋以友道行於青樓中矣，過從數月，影梅喬遷出

谷，移轍津門，形跡雖隔，而情好不殊，每一二月，余輒赴津訪之，與共遊議之，或朝往暮返，或小住一二日而還，逾二載，至丁巳秋，余復至津，影梅欣然告余，謂已相低得人，將脫藉爲良家婦矣，此固余所久爲禱祝者，聞而狂喜，置酒賀之，別時約更於嫁前一面，乃後歸京，又歷月餘，忽一日得影梅急函，囑即往，以爲嫁有日矣，乃匆匆往，至則見影梅憔悴失形，哀泣不勝，詢之方知事已決裂，蓋梅所欲嫁者，爲津人吳君，家固有婦，梅亦甘爲簞室矣，乃不意大婦奇妬，梅往趨承忽遭奇辱，以大婦初允吳君納梅，而陰爲另購美姬，因梅往拜而獻諸夫焉，梅凜然知不復相容，雖吳君意甚殷切，將謀別營金屋，而梅殊不忍以愛夫子者反害夫子，決意捨去，因召余至津，謂將委身以事，余大爲不可，梅則謂情愛固不屬君，然今已失意於吳，此心已如槁木死灰，將藉君家一蒲園地，以度餘年，托名夫婦，特免驚駭世俗耳，君寧對而相拒耶？余百勸而梅意終不回，乃諾之，留書致吳，并載返京，營巢同居，爲假鳳虛凰之生活，然未逾月，影忽吞酸，延醫診察，乃知已孕，余錯愕謂梅將如何，梅以事不可知，囑姑待，迨翌年

初夏，乃生一子，余謂此實吳子，宜謀歸吳，梅則不捨，謂己身義不再辱，寧能續隨珠返，若母子分離，情尤難忍，况吳室有悍妻，亦不忍所生往受毒虐。又况卽割愛還宗，伊亦必詆爲野種，拒不肯受，無已吾寧負吳君，使此子以凌氏終矣，余意雖不然，而衰老之年，驟得呱呱在抱，亦覺愛不忍釋。意遂因循，乃名之曰義承，義訓假也，於是晚歲光陰，悉費於提攜保抱，夫婦之名雖虛，而父子之愛實篤，吾兒天真，不能辨爲假父，親余至甚，余乃得畢生未享之樂，兒茲已十歲，余乃爲天所嫉，泰極否來，老病漸以沉篤，自知天年已盡，反顧身後蕭條，何以活吾妻子，倉卒撒手，勢將不瞑，乃謀諸吾妻曰，吾兒固自有父，吾亡後兒將無依，意令其歸乎，梅曰初生時不歸，茲已閱十年，歸後爲者，且吾尚有薄蓄，濟以十指，尙足撫兒成長，何必取辱朱門，况吳君今已聞達，且富，我忽攜兒往投，寧不指爲欺詐，願君勿言，余曰君知孤寡之苦乎，倘遇坎坷誰爲將伯，吾兒本有所依，宜可以爲貴公子者，何忍終屈之爲道旁兒，然吾意卽決，余何能強，惟有退思其次，願將吾兒身世原委筆而出之，幸君收藏，將來或

可爲兒所見，俾得不昧所生，余亦稍減強奪人子之咎，倘今後或有困危，以此紙示吳君，或有勝於口舌申訴者，然余書之，吾妻藏之，如何運用，吾妻固有權衡，若無必要，則焚之可，終祕之亦可，惟或意外機緣，不祕不焚，竟入吳君或吾兒之目，則請以上帝爲證，信余所言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余旦夕之人，不敢於臨危時打誑語也，丁卯冬十月十八日凌晨景卿忍死手書。

可憐楚青看着這篇紙上的字，眼睛越瞪越大，氣息愈喘愈粗，身體愈顫愈甚及至看完，他的神經直要爆裂了，對於這幅紙上的話，他毫無猶疑的完全信任，才知道在這二十年間，竟有自己一個兒子，流落在外間生長，認他人作父親；和自己兩不相知，心裏又悲又恨，又驚又悔，簡直各種感情都雜揉一處，說不出什麼滋味，跳起來又坐下，坐下又跳起，搔着頭滿屋亂轉，比至心神稍爲沉靜，便怨恨起影梅來，她太不對了，這紙上的話我全相信，一定不是假話，影梅當初絕情別嫁，確是爲我，並且她嫁了凌景卿那老頭兒，是等於出家爲我守節，我也知情，只是這件事太對不起我，即是我的兒子，爲何不還給我，竟任他流落在外，你說什麼義不再辱，

又說什麼顧慮大婦妬悍，怕兒子受苦，又豈知我若得了兒子，自然另有打算，萬不教你受辱，教他受虐，你只顧瞞我，拆毀了我二十年的幸福，又想想紙上所寫凌景卿死的年頭，距今將十年，這十年我的兒子又怎樣了，楚青想着好似發狂，口中自言自語的道，我有兒子，我有兒子，他叫義承，他叫……叫着忽覺這兩字很耳熟，像在那裏聽過，但只想不起來，這時已轉回桌前，忽見那張舊紙下面，還有一張新信箋，不由暗罵自己糊塗，怎忘了看這張，就拿起立着看，只見上面只寥寥數十字，寫着無頭無尾的話道：現意澄受傷病危，如若相信他是姓吳的人，請來一看，我看他痛苦，心中已亂，又無力量救他，只可通信給你，事急相求，要來趕快，此上，吳二爺尊鑒，凌影梅拜啓，楚青看了，無端地心惶莫定起來，幾乎癱倒地下。使楚青簡直是頭腦昏亂，好似他的神經應付不了這突發的事態，因爲他年紀已老，忽然把二十年前的前塵影事，都勾上心來，遲暮情懷，已覺不堪禁受，何況還發現了一個向來未聞知的至親骨肉，這件事是他久已希望，而又早已絕望的，這時忽然得到消息，怎能不大受刺激，幸而他的精神還算堅強，否則真要猝然昏倒，當時繞

室徬徨了一會，方才能坐定了，仔細尋思，覺得這件事絕無可疑，凌景卿的遺書，絕非出於偽造，而且也沒有人能偽造這樣離奇而又真摯的遺書，何況凌景卿已經去世多年，影梅若是想用他人兒子來欺騙我，很可以早來，何故遲至今日，看來這兒子確是我的無疑，凌景卿在生前便沒安心攫奪，死時更沒想保守秘密，只是影梅因嫁我未成，負氣離去，不願再和我發生關係，所以把兒子隱秘起來，始終不教我知道，大約是怕我知道了便要討回，她既不能隨子回歸，又不忍拋離愛子，所以作出這昧心的事，把我二十年中應享的幸福，全剝奪了，現在是因爲兒子受傷垂危，無處呼救。她不忍坐視其死，才肯來信述說真相，希望我去救命，否則她還要隱瞞下去，直到我淒涼沒世，也不肯洩漏呢。這真得謝天謝地，幸而有此一舉，才使我父子團圓，若不然豈止我的幸福全被剝奪，連兒子的應享權利，也被她取消，空放着我偌大家產，到了兒付與不相干的人，而應得的反倒被擯局外，連影子也不知道，多麼可憐，但轉想，且莫謝天謝地，看信中的話頭，恐怕我兒子的傷勢很夠危險，萬一造化弄人，我去了已不及救，豈不把人傾死，想着不由急得搔頭，老淚漣漣，

憂心如搗，以前他不知有兒子，心中本是海闊天空，這時好容易聽說有兒子，而這兒子竟然生死未定，他只想天大喜訊，變成終身恨事，看把心揪成一團，對那向未識面的愛子，發生無限關切，恨不得立刻插翅飛到北京，只可惜本日京津航空的飛機，早過了時刻，要坐火車，最早的上行夜車還得過三點鐘才開，只剩了抓耳撓腮，來回亂踱，一會兒自言自語，叫着我的兒，一會兒切齒發恨，抱怨影梅，你害苦了我，一會兒又向內宅揮拳作勢，叫着該死的老乞婆，事情全毀在你身上，若不是你，我這二十年是多麼福分，只顧你吃醋，我可倒了霉，倘有個好歹，我叫你老乞婆償命，楚青口中的老乞婆，大約是指着太太而言，他一翻騰起舊事，連帶把太太的仇恨也想起來，追本溯源，罪全歸到她身上。這樣着急發恨，過了半晌，眼看天將昏黃，他再忍不住，知道再守家中，便得發瘋，雖然距離火車開行時刻還早，但也只得出去，或是在車站呆等，也比在家中好過。於是匆匆跑進後院，到那向不得時的姨太太房中，取了他的旅行皮包，一語未發，就又跑出來，回到前院書房。穿上外衣。戴上帽子便要向外走，恰值僕人進來，看見主人提着旅行皮包，像是要

出門的樣兒，不由詫異，便問老爺上那裏去。楚青很不耐煩的說了句你不用管。僕人看主人形色，像要遠行，這一去明日未必回得來，便問道：『明天那柳小姐來了，您不在家，該怎樣回覆她。』楚青哦了一聲，便放下了皮包，由身上取出一百圓錢，交給僕人，吩咐了幾句話，便叫僕人叫車子，坐了出門，直奔車站，恰巧中途正經過花宮舞場。楚青看見場門的燈，忽然心中一動，自思那柳眉三番兩次的找我，必有急事，我又忙着出門，不知幾時回來，萬一她來我不是爲錢，豈不誤了她的事。我現在雖然滿腹憂煩，沒心緒管他人閒賬，但此時爲着我的兒子，更得多作些好事，上天見我好心對人，也把好心對我，保佑我兒子平安脫災，好在時候還有，何不進舞場去看看，倘若柳眉在此，便好問明情形，替她想法，若是力不能及，也好教她早些另投門路。當時就教車停住，自己下車，進了舞場，到裏面竟不聞音樂之聲，只見兩個舞女，垂頭喪氣的向外走，幾個侍役，相對叫苦罵街。上前一問，才知這舞場的主持人已避匿不見，無形算解散了。楚青暗嘆來得不巧，知道見不着柳眉了，其實柳眉這時正在家中梳洗，就預備到舞場來了，他若再等上幾十

分鐘，必能相遇，而且還有重大發現，能把以後局面改變過來。但楚青絕想不到她還會前來。而且有事在心，自然不肯久留，就轉身出門坐上車直奔車站去了，到車站買了票，又等了一點多鐘，才有南來的大通車進站，他上車坐在頭等車中，仍和在家中一樣，直來回踱了一道兒，雖在車上，好似徒步一樣，而且這列快車只費了兩點三十幾分鐘，便到了北京，他却覺得比廿四小時還長；好容易熬到前門車站。他下車出了站門，便雇了一部野雞汽車，直奔影梅信中所書住址而去。居然沒費很大工夫，車便戛然停止，楚青下車一看，茫然不識何處，便問車夫可是到了地方，車夫回答說：『還差一節路，可是得穿小巷，汽車進不去。請你自己辛苦幾步吧！進了這口兒，見彎往東，過去五道廟，再往北就到了。』楚青聽着覺着糊塗，但汽車實無法開入狹巷，只得付錢任他走去，自己隨着他的指點走向前去，那知轉了半天，也沒看見五道廟，又加時在深夜，路絕行人，想打聽也辦不到，巷中又黑暗，高高低低，他深腳淺腳，轉得頭暈眼花，實在支持不住，想要暫尋旅店過夜，明日再來尋找，無奈也遇不見一輛車子。幸而轉到一條巷口，遇見了個救命的警察，

上前打聽，那警察倒十分和氣。領他走了一節路，直到他所尋的巷外，方才別去。楚青進到巷內，劃着火柴，挨家察看門牌號數，直看了十幾家，才尋着。在火柴微光中，看出那是扇小門。不由暗自心酸，影梅母子，本可在高樓大廈之中，享受膏粱羅綺的生活，如今竟落在蓬門華戶之中，度着清寒歲月，真真可疼，但這該怨誰呢！想着同時舉手拍門，只拍了三五下，便聞裏面有個女人語音，應聲問誰，楚青知道這說話的必是影梅，雖然隔別太久，不能記憶音吐，但在這深夜時候，還自醒着未睡，必是正在看守病人，除了她更無別個，就答了聲，我姓吳，隨聞得內的人顫聲低呼，先是呀的一聲，才問是天津來的吳二爺麼？聲音低得僅能聽見，楚青更知確是影梅無疑，心中亂跳着道：是我，是我，快開門，話未說完，門已開放，見院中很是黑暗，只東面一間房中，有燈光外射，所以僅能看見當門立着一個人影，楚青忍不住撲上前去，握住她的手，淚如泉湧，悲聲叫道：『影梅，你……咱們又見着了，我接你的信就趕着奔了來，你……你……』下面的話尚未說出，忽聞影梅發出唏噓之聲，悲叫道：『你真……我可對不住你……』楚青聽她對自己道歉，立

刻怨恨全消，嘆了一聲道：「我不怨你，錯處不在你一個人……咱們的孩子呢？他怎樣可曾見好？是什麼傷，請那個大夫看？」影梅哽咽着說道：「你進去看，他就

在屋裏。」楚青聽着她的口聲，心中徒生畏懼，只怕自己所不敢想的事，真會臨到頭上，就抓住她的手道：「你告訴我，告訴我，他可不要緊麼？不致於有危險麼？」影梅含悲說道：「現時還不礙……可是大夫說，不大好。」楚青只覺頭上轟的一響，心中倏然一冷，忙問道：「他是什麼情形，曾請那個大夫瞧看？」影梅道：「他是被汽車撞着，折了一條胳膊，扭傷一隻腳。」楚青失聲道：「這麼重呀！」影梅道：「外面的傷還不算重，重也不致礙命，最愁人的是內部撞傷，現在常常吐血，醫生說這最危險！」楚青聽着，頓足叫道：「這不……天呀！這不要傾死我！」影梅也哽咽欲哭，却仍強支持說道：「我請的只是沒名氣的小醫生，未必有能為，說話也許靠不住，但盼你的錢能救他的命。」楚青道：「對對，咱們請頭等名醫，就化敗了家，我也情願，說什麼也得把他扳過來，你不用發愁。」影梅似乎因楚青毫無猜疑認了兒子的來歷，並且對他毫無芥蒂，只竭力表示負責，不由深

受感動，因而慚悔交加，更勾起舊日熱情，當時幾乎失聲痛哭，遂又竭力忍住，嗚咽着道：「但盼上天保佑，留他的命，減了我的罪吧！我真沒臉見你了。」楚青道：「你何必說這話，一言超百聰，只是命裏應該，要不然我早作了二十年的父親，你守在我跟前，想瞞也沒法瞞啊。」影梅嘆息一聲。忽聞一陣風起，吹得街門作響，才猛然醒悟，叫道：「怎麼儘在院裏站着，進屋裏去看看你的孩子。」說着先關上街門，楚青道：「我進去不會驚醒他麼？」影梅道：「他常昏睡，很少醒的時候，你只靜些，別喊叫好了。」說着拉了楚青，向裏走去，到了那間點燈的房門前，輕輕推開風門，走了進去，只見裏面是單間小房，靠着牆的一鋪炕，佔去半間屋子，地下放着，一張破舊方桌，一對椅子，一隻圓檯，再加一具煤火爐，把地下也擠滿了。一盞煤油燈，放在前面窗沿上，發出微弱的光，照着四面污黃的牆壁，和炕上臥着的病人，更顯得景况淒涼，楚青向來還未見這寒家情況，進門只覺空氣濃寒，臉上一發熱，心中發酸，淚又流下，急忙走到床前，去看自己的兒子，見他頭部並未受傷，面容全露，但是清秀少年，只是憔悴異常，現着痛苦之色，身

上蓋着兩幅被，都是綢緞所製，且都敝舊不堪，病人仰在枕上，正在睡着，呼吸尙還勻稱，但夾有呻吟之聲，楚青看着，天性大動，恨不得抱住他痛哭，因想到身上有傷，空伸着手不敢撫摸，只張口瞪目，痛極無聲，這時影梅從後面搬過隻椅子，放在他身後，楚青足部被椅子腳觸着，回頭看看方才落坐，同時眼光也轉到影梅身上，心中又覺異樣悽慘。二十年別離，今朝重見那裏還是當初綠鬢佳人，那豐容盛鬋，秀目娥眉的容光，以及淺笑輕顰，嬌嗔薄怒的媚態，凡是楚青腦中所能彷彿依稀的記憶，現在已沒有多少痕跡可尋，只是面龐和眉目，還依稀未異當年，也未覺十分蒼老，不過雙眉深鎖眼圈紅腫，髮蓬面垢，還帶着幾成病態，料想必是因兒子受傷，走心受累，才致這等模樣，若在平時，修飾起來，中婦風姿，尙還不失端整，她身上穿着青色的短褲短襖，也很污舊不潔，楚青看着不勝嘆息，影梅也看他淒咽無言，楚青便問兒子受傷經過，影梅道：『提起來幾乎把我吓死，他本在天津作事，不知怎麼忽然回來，在車站外被汽車撞傷，一天清早，有警察給我來送信，大概從他身上的信，才知道家裏住址，我問人在那裏，他們說在前門附近一家私立

醫院，我忙趕了去，看見他胳膊腿全受重傷，吓得都糊塗了，偏那醫院，極不厚道，趕着問我要錢，數目很大，還得先付錢，當時拿不出來，他們就說傷勢不重，可以搭他回家去，一面將養，一面請大夫到家裏治，就能省錢，我還猶疑不定，他們竟強逼我把人抬回來，我只得在附近請一位大夫瞧着，那知第二天又吐了血，大夫說得很兇，我更嚇慌了，才寫信給你，料着你便不以爲兒子，只看着我的舊情，也許能來救我一步，可是又怕你恨我瞞你，竟不肯來，從發信以後，真把心都揉碎了，沒想你居然這樣寬容，我可更臊死了。』楚青搖頭道：『我接着信，曾細想過，絕不怨你，只怨我家老乞婆造孽，你生了兒子，當然不忍割捨告訴了我，使得歸我領回，你又不能隨去，那就只可瞞着了。』影梅嘆道：『不止這樣，我除了這個原故，另外還有私心，這孩子若被你領去，一定落到你太太手裏，她若不愛，必然虐待，我怎捨得孩子受罪，她若疼愛，孩子也許到了好處，可是我憑什麼把親生兒子送給冤家對頭，教她沾光體面，享受兒子的福呢？我就爲這一點私心，直瞞了二十年。不想只顧氣恨她，却忘了對不住你，咳我可跟你說什麼。』楚青心

想誠哉是言，你只顧不忿她，可害苦了我，但這話已由影梅自己說出，也不好再作埋怨，只嘆氣道：『過去不必說了，一陰錯陽差，只有認命現在先打算怎樣給孩子治病，我想把他送最好的醫院，這屋裏怎能養病。咳！你，你真太苦了！』影梅道：『不論怎樣也得等到天亮，你大遠跑來，想必很累，先躺下歇歇吧！』楚青搖頭道：『我還能支持，咱們坐着說會話兒，離天亮也沒多大工夫了。』影梅提起爐上水壺，斟了杯白水，送給楚青道：『你先對付喝一口水，家裏還沒有茶葉。』楚青轉身接過道：『很好很好。』影梅道：『二十年不見，你居然還這麼健壯，除了鬍子，還都是中年人的樣兒，我可老得不像樣兒了，楚青道：『你也不甚見老，本來你們過的什麼日子，咳！想着真叫我難過，你母子一同怎樣生活呢？』影梅道：『景卿在世我們的日子過的還算不錯，他死後我們才苦了，他本留下一筆錢，是我不該貪圖大利錢，存進一家顏料店裏，沒一年店倒了，把我傾得好苦，結果打官司告狀，萬數塊錢的本兒，只討回八百來，更不敢化用，仍存進錢鋪生利，後來意澄謀着轉運公司的事，到天津去，掙的錢剛能顧他個人，我只仗着一點的利息，還在

恤整會有個名子，每月還能領幾塊錢？對付活着！」她正說着忽然住口，嘆了一聲道：「你是怎麼了！」原來楚青聽她說出意澄兩字，竟發生了和接信瞧見了兒子名字時同樣感想，覺得這兩字十分耳熟，好似聽誰說過，而且是新近聽到的，不由癡神苦思，想要由腦中搜出這模糊的端緒。影梅說着話，忽見他凝眸張口，神情大變，就詢問原故，楚青怔怔道：「孩子的名字，我好像在那裏聽過，只想不起來。」影梅道：「你怎會聽到他的名子，也許是別人的名字一樣的也有，或音同字不同的也有。」楚青聽了，方才點頭，忽然背後有蟋蟀之聲，連忙起身瞧看，就見炕上的病人，頭兒在枕上微動，嘴兒張了兩張，發出呻吟聲，叫着嚶啾，在呻吟中又是發着嚶語，哀聲喚道，眉！我的眉！眉您來呀，我要你！你你別不要我了，眉呀！楚青聽着立刻瞪大了眼睛，悚然立起，把心中懷疑的事，倏然明白，同時也看出炕上的兒子，並非素昧平生，而是曾經相識的，連面龐也似乎有些熟悉了，腦中的機關，好像加了速度，很快的想到自己這個兒子，便是曾在花宮舞場和柳眉發生愛情糾葛的少年，柳眉叫喚意澄的悲慘聲音，曾入到自己耳中，當時還深怨他薄

情，那知道是自己兒子，料想必是那夜他便回轉北京，下車便遭橫禍，便想到柳眉這幾日連去家中相訪，好似有什麼緊急的事似的，却是可怪，難道柳眉會知意澄受傷，但他受傷爲何找我，難道柳眉會知道我和意澄的關係，這萬萬不會，影梅一直隱瞞不露，意澄尙不知本身生身來歷，柳眉又何從曉得，這可怪事，想着就聽意澄仍不住喚着柳眉，影梅又在他耳邊低語道：「你聽見了，他從回家就這樣叫喚，我也不知道叫喚的是誰？大概許是在外邊有了女人是這個名字，但在他，清醒的時候問他，他又不說，只閉上眼睛流淚，今天大夫來時，聽見他叫喚，問起情形，也和我意思一樣，認是必有個心上的人，所以病中不時思念，若得這個人在跟前侍候，於病人很有益，可是我只聽見這個眉字。能知道是誰，又上那裏去尋呢？」楚青怔怔的道，你不知道，我到知道，他叫的是柳眉，影梅愕然道：「怎麼你知道柳眉是誰？」楚青道：「你真一點影子也不曉得麼？難道意澄在天津的情形，你沒點耳聞？」影梅張目茫然的道：「什麼情形，你這樣說，好像你倒……」楚青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我可不是知道，只這件事太叫人想不到，意澄和我，對面相逢，竟不知他

是我的兒子，真是造化弄人，我要早知道是他，也就沒這場災禍了。」影梅聽着，更如墮入五里霧中，大瞪兩眼道：「你說的什麼話，我不明白，怎麼對面，意澄在那裏和你對面？」楚青按她坐下道：「你先沉住氣，聽我告訴你，意澄這孩子自天津結下情人，恰巧被我遇見，不過我只認識他的情人，就是他叫喚的柳眉，却不認識他，他這次回北京，就爲和柳眉決裂，才負氣回來的，我還親眼看見他走。」影梅迷惘如夢，顫聽問道：「是麼，有這巧事。」楚青道：「誰說不巧，簡直太巧了！你慢慢聽啊。」就把自己在花宮舞場，和舞女柳眉談話，看見意澄前去，含恨而別，柳眉追他不及，如何悲泣，自己上前勸慰，柳眉如何說出他的真實狀況，他如何和意澄戀愛，如何租房同居，意澄如何虧了公款，以致失去職業，她如何因境遇窘迫，想要重行下海伴舞，意澄如何不肯應允，最後她如何假說到人家教書，應了花宮舞場之約，想要稍掙幾個錢，便隨意澄回北京另謀生計，又說道自己如何憐惜柳眉，托人在報上捧場，以致被意澄知道，疑惑柳眉是不甘貧苦，有意另覓對象，才背他重操舊業，因此絕情而去，自己如何覺得對不住柳眉，以及在近兩日柳

眉屢去尋訪的話全都說了，又道，這件事直是我惹的禍，我不多事給柳眉捧場，意澄還好生生和他同居，怎會回來遭災，可是那樣我就不會發見有這兒子，你已經忍了二十年，萬不會無故的心血來潮，給我送信去啊，不過我還納悶，柳眉爲什麼在這時候也去找我？方才還疑惑她知道我和意澄的關係，現在才明白萬不會的，大概另有別事，這咱們還得商量，等意澄病好以後，對柳眉該怎樣處置？意澄這樣叫喚她？必是愛情未斷，我看大夫的話不錯，最好能尋她來，你說是麼？說完只等影梅回答，却見影梅直着眼光，連連點頭，並不作聲，就道：『你的意思怎樣？快說啊！』影梅才長出一口氣道：『好孩子，瞞得我好，原來在外邊這樣胡鬧，我還當他上進學好，給人家盡心作事呢。好孩子，你真對得住我，這些年的辛苦，這些日的指望，我在家裏，苦熬苦修，你倒在外邊胡作非爲，若不是跟那女人嘔了氣，還會記得家裏有娘，回來看哪！』說着眼淚流下拭淚的手，也跟着顫抖不已，楚青忙解勸道：『你又何必生氣，年青的人，在這浮華的年頭兒，本來難免偶爾荒唐，他不招惹人，還有人招惹他。誰能有準把握，再說那個柳眉，倒是很規矩的人，對

意澄却是真心相愛，你可不要當是花錢買笑，何況意澄又正在病着，你就多看一步，容讓他吧。」影梅搖了搖頭，望着楚青，臉上微露笑容，哼了一聲道：「人家都是母親替兒子跟父親說情，你却倒個過兒，真是疼兒子。」楚青淒然道：「你看，我多大歲數了，活了將六十年，頭一回作父親，你想怎不……」影梅嘆道：「天啊，看你這樣我才明白，這二十年犯了多大罪，缺了什麼德，天啊！我真罪該萬死！」楚青忙攔住不許她再說，便另談些柳眉的事，和意澄小時情形，影梅問倘若意澄病體全愈，打算怎樣，楚青道：「那還用說，當然連他帶你，跟我一同回家。」影梅慘笑道：「你別拿起就說！可作得了太太的主。」楚青憤然道：「她現在已成廢人，便是不廢，我也不把她當人，她實在罪大惡極，我這二十年的幸福，完全是她葬送，從此再不見她的面，咱們三人，過咱們的日子。」影梅答道：「謝謝你的好意，可惜我不能領情了。」楚青道：「什麼話，難道你還不教孩子跟我去。」影梅道：「他只要有命，自然要跟你去。」楚青道：「那麼……是你不跟我去了，那可不成，莫非你還記恨我！」影梅道：「我怎能記恨你，別瞎說。」楚青

道：『不記恨我，又爲什麼？』影梅悄然道：『你忘記我是凌家的人，得給景卿守節，他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不報答他。』楚青聽了悚然變色，方要說話，影梅擺手道：『我的事不值一談，往後再說，現在先顧孩子要緊。』楚青無語，轉身去看意澄，見他還在沉睡，却仍不斷叫着眉，但也有時喊娘，再仔細端詳他的面龐，確有大部分和自己相像，知道血統絕無可疑，但看着他的傷勢沉重，更生了患得患失的心，忽而想到他病愈骨肉團聚，不由心花怒放，其樂融融。倏又想萬一有個不測，一場希望，全歸粉碎虛空，自己也將孤獨沒世，不覺心灰色死，如墜深淵，怔了一會，又和影梅悄談，見天光已亮，楚青便要出去，影梅說這時任何處都未開門，不如稍遲再去，楚青等到七點才過，再忍不住，便叮囑影梅數語，走出門去，先去尋着一位熟朋友打聽北京最好的醫院，隨即奔到那家醫院，正值院門初開，他走進去尋着主事人接洽定了間頭等病房，一切手續完畢，便坐着醫院救護車。一直開到影梅家附近街口，下車帶着幾個護士，擡着昇床直入影梅家中，影梅迎着，和楚青一同照料，護士用極穩慎的手法。把意澄搭上昇床，但雖格外謹慎，意澄已不

堪禁受，哀呻欲絕，又吐出兩口血，楚青看着，心裏不由冷了半截，當時教影梅鎖上房門，一同把意澄擡出巷口，搭到車上，楚青影梅也守在車中同赴醫院，到院又下車搭入病房，意澄已折騰得越發難看，却已清醒，看見楚青，只用詫異眼光瞧看，楚青恐怕他受不住刺激，吩咐影梅暫勿說明，他若問時，說只是亡父舊友，但意澄也沒詢問，休息半天，大夫到來，着手診查，說法也和以前請的醫生大同小異，認爲外傷易治，內傷棘手，不過給了個好希望，據說本院屢有同樣病人，治愈的十居五六，楚青影梅只有盼望得到那十中五六，治愈者的同樣佳運，切莫落到十之四五之悲慘結果，當時大夫允許楚青請求，在病房中施行手術，以免再行勞動，又給飲了內服藥，楚青影梅就在房中伴守，還另請了一位女看護，楚青真是不惜金錢，化了特別費用，得到特殊待遇，不但一切方便，而且大夫時來探視，住過一日一夜，大夫也發現意澄無論在清醒或昏睡時，眉宇常不離口，好像用這叫喚替代了呻吟，就問所喚的是誰？楚青回答是他的愛人，大夫也說最好能把這位愛人請來在旁伴守，但能使病者愉快，並且心有所注，能教精神強固，於病體大有益處，楚青

這時只求救活兒子，便是大夫說要天上月亮，活人腦子，也要變着法兒弄給他，何況這輕而易舉的事就趁當日晚車回到天津，去尋柳眉，無奈不知住址，花宮也已關門，只得遍走他家舞場，覓尋熟識的舞女或茶房，展轉打聽，費了半夜工夫，才在一個小郎口裏打聽着了，原來那小郎和柳眉住在同巷，楚青立時給以厚賂教她帶領前去，那知道了柳眉住所，叩了半天門，只把院中隣人驚動出來，告訴說柳眉已經在前天退房他去，不知何往，楚青失望之下，也不回家，在旅館住了半夜，次日早晨便回北京，下車先到一家廣告社，寫了一張廣告，文字是柳眉鑒，意澄現在病中，急欲相見，請即往天東醫院愈速愈妙，千萬千萬，下款却寫着吳二爺三字，交給社中人，令其遍登京津大小日報，辦理停妥，才回到醫院，等候佳音，吳二爺登了廣告，趕着就回了北京，到醫院一看，只見意澄仍是原來情形，據大夫說，因為被傷甚重，失血太多，恐怕希望很少，吳二爺聽了，只有悲痛，影梅更是如醉如癡，當時在醫院守了很久，影梅因見楚青疲乏，就勸他不要留在院中，另尋個清靜地方休息，楚青本不想走，但被影梅勸着，他也因看看意澄難過，就在晚間離開醫院，

自到旅館中居住，到次日晨起，再去醫院探視，這樣過了兩天，到第三天的下午，便有柳眉和曹局長趕了來，醫院門房通報進去，楚青一聽是姓柳的，大喜之下，就奔了出來，見柳眉和一個面貌粗醜的病老頭兒同來，也顧不得招呼，就拉住柳眉叫道，你來了，你來了很好，可是看見廣告了麼，柳眉點點頭，方要說話，楚青已拉着她向樓上走，且走且道，我正在等你，你的好朋友凌意澄，已病在這裏，等你來瞧他，柳眉本來想要表演自己和楚青的關係，但還未開口，一聞言不由反口問道，意澄怎樣病的，楚青道，他被車撞傷的，傷勢很重，直昏迷不醒，只叫你的名字，柳眉聽了，立刻用手掩住了眼，又一頓足，只向前走，到了房中，就見有個中年女人，在病床旁坐着，楚青匆匆引見，這是意澄的母親，柳眉鞠個躬，也沒說話，就奔到榻前，看着昏睡的意澄，失聲叫道，噯呀，怎麼這樣兒了，天呀，才幾天兒！：說着撲地跪在床前，對着意澄低聲哽咽，半晌又回頭向楚青說道，這樣兒，傷得必夠利害，是在那兒傷的楚青道，就在北京車站以外，也就是那天他在舞場和你嘔氣以後，趕着就上火車到北京，一出車站，就被撞傷了，柳眉哭道，這全怨我，若

不是我教他生氣，何致於離開天津，……他若有個……咳，醫院大夫怎麼說啊，楚青不忍實告，就得大夫說得看變化情形，也許有變成希望，柳眉聽着，很知道不好，眼淚直湧下來，她這時已不願談說自己和楚青的關係，也不暇問楚青和意澄是什麼關係，只向楚青哭着道，不論怎樣。總得給他治好，要不然我得跟了他去，你總得幫忙，想法給他治好這不是積德，還……柳眉方才要說還是救你自己的女兒，但還未出口，楚青已先說道，用不着你托附，就花敗了我的家產，我也要給他治的，你那知道他是我的兒子，……柳眉一聽這話，好似受到雷震，立刻目瞪口呆，同時又聽後面發生了一聲巨響，原來那位同柳眉同來的病老頭兒，神情也和柳眉一樣，並且把頭撞在窗上了，楚青看着他，才向柳眉道，你覺得奇怪麼，實在意澄是我的骨肉，只爲特別原故，才落到外面，直到他受了傷，他的母親給我去信，我趕到了，才見出那天在舞場和你嘔氣的人，便是我兒子，天呀，你知道我是老絕戶，直寂寞了這些年，好容易知道有兒子，可是已經傷到這樣，咳，柳眉瞪着欲狂的眼光，怔怔問道，真的麼，他是你的……楚青道，怎麼不是你不信問他母親，因爲在二十年

前，我曾和他母親同居過一個時候，只爲家裏那個妬婦，不肯容他們，才逼得他母親和我分離，到北京投奔一個姓凌的，不久便生了意澄，他母親因爲恨，我又怕兒子落到妬婦手裏受罪，就把這事隱瞞起來，教意澄隨着他義父姓凌，直瞞到如今，可憐我父子親面不能相識，到意澄受了傷，他母親實在沒法，才給我去信，：咳，你放心……楚青說到這裏，忽見柳眉面色青白，仰面喃喃似乎說了句話，跟着便向後仰倒，原來竟暈過去了，曹局長看着，頓足嘍嘍呀呀兩聲，忙過來把柳眉抱起，楚青大驚之下，也上前攙扶，口中叫着這是怎麼了，曹局長頓足道，哎呀，世上真有這樣的事，這可怎麼好呀，楚青聽着，以爲他所說是指着自己和意澄的離奇遇合，或是指着柳眉和意澄的悲慘因緣，也沒理會，就道，柳眉是暈過去了，快把她抬到軟榻上去，說着影梅也來幫忙，三人把她抬到榻上，方要施救急手術，柳眉已悠悠醒轉，張開眼看看楚青，忽然淚如雨下，楚青忙道，你不用難過，意澄還很有希望，我爲自己兒子，還能不盡力麼，柳眉無語怔怔的想了一會，忽然翻身坐起，一把拉住曹局長道，走，我跟你說句話，衆人不知何事，只可看着她，柳眉向楚青說

了句我去去就來，說完就拉曹局長出去，一直下樓，奔到醫院門外，到了對面一條僻巷中，才站住了，曹局長道，你這是幹什麼，柳眉望着他冷笑，漸笑漸厲，漸至格格有聲，說道，爹爹，你看妙麼，曹局長搖頭不語，柳眉道，我還沒認父親，人家父親先認下兒子了，天呀，你怎麼這樣撮弄人，敢情意澄是他兒子，我是他女兒，天啊，我們作了什麼事，這這不叫亂倫麼，曹局長無話可說，只搖頭嘆，半晌才道，以先你們都不知道，這叫不知不怪，柳眉慘笑道，這是什麼事，可不能不怪，就是過去的不怪，以後可怎樣辦呢，說着凝眸稍一尋思，又道，幸而我沒露出來，你也沒說什麼，要不然我這醜：吳二爺更要難過了，天啊，我可不能認父親了，這不是爲我，得給大家留臉，爸爸你先回咱們住的棧房去吧，我求你不要揭穿這件祕密，也不要再上這裏來，我明天必回棧房去，你走吧，曹局長道，我走了你怎樣呢，柳眉道，我也不知道怎樣，只好看事作事，你回去聽信兒好了，曹局長似乎還不願走，柳眉竟推着教他快去，曹局長嘆息一聲，說了句我可沒法兒，你可估量着，說完便自走了，柳眉看他走遠，自己怔了半天，才拭拭眼淚，咬着銀牙，又向醫

院走去，回到房中，見楚青和影梅正含愁對坐，楚青見她回來，就道：「你上那兒去了，那個瘦老頭兒是誰？」柳眉道：「他是我父親，特意送我來的，我因為他在這裏不便，就教他回旅館去了，說着心中暗覺刺痛，想到自己對着生身的父親，竟還妄指他人爲父，真是可慘，自從得曹局長告知身世之後，便屢次登門去和生親相見，那知今日相見，竟而不敢相認了，世上真有這樣巧事，我是他女兒，意澄竟也是他兒子，老天怎這樣捉弄人，叫我們兄妹遇到一起，作出亂倫的事，倘若被楚青知道，豈不要傷心死，我自己也不能活了，雖然這事便能隱瞞一時，終也沒法結束，難道將來我還和意澄成爲夫婦麼，莫說將來，就只過去的情形，也足把人惱煞了，何況現在意澄生死未卜，看來還不如他傷重致死，倒可以解決這難題，掩飾恥辱，想着心兒一轉，暗怨自己不該這樣存心，怎就該教意澄死呢，我和他犯着同樣罪，他的地位比我重要，現在有父有母，都希望他痊愈，我一個流落的舞女，又有什麼，倘和楚青表明關係，只是加重他的恥辱，若不表明，我本身又有什麼可珍可惜的呢，楚青見柳眉發怔，以爲還是因意澄而傷感，就問你是昨天看見報的麼？」柳眉點點

頭道，是的。我昨天到北京，今天見報就奔了來，……他沒醒麼，說着向床上一指，楚青道，他這半天沒醒柳眉看看影梅，也未說話，影梅却是很恨柳眉，以爲自己兒子全毀在她身上，但這時也不好說什抱怨的話，只給個不理，柳眉怔了一下，又向楚青道，咳，真沒想到意澄會是你的兒子，若早知道，什麼問題都解決了，何致於落到這樣，楚青聞言，不由老淚婆娑，又唏噓提起舊事，疼惜意澄母子在外面挨受貧苦，又切齒痛恨家中的太太，把自己的幸福都給消滅，即使現時父子重圓，過去二十年的缺陷，已難償補，何況自己才知道有兒子，而兒子已在生死未定之間，倘若意澄真不能活，自己也得跟了他去，言下非常悲痛，影梅也嗚的哭起來，柳眉淒然點頭，心中尋思，意澄在楚青身上，原來有這樣關係，一個上年紀的人，對於兒子的重要，是年青人不能想像的，我的可憐的父親，他的生死禍福，全和意澄合而爲一了，但盼上天保佑，給老人留條活路吧，我在這時候，很不必再爲自己着想，只有打算個替父親避免羞辱的主意了，想着就道，你不要難過，意澄總能有救，只要有錢，能請名醫，必然治得好，楚青嘆道，你這是傻話，窮人有病沒錢治，常

常耽誤死，就認是窮的原故，若能有錢人，絕不會死，那知有錢也不能買命，多麼闊的人，也照樣有不治之症，多麼好的大夫，也不能挽回造化，咳，也只可盡人事聽天命罷了，不道今天早晨，本院的院長，親自給意澄診斷，又照了愛克司照片，另請了一位專家大家一同研究，也許不久就有結果報告，那時吉凶就可分曉了，說着忽聽外面有人敲門，一個看護進來，說院長請吳先生，楚青聞言，便匆匆出去，直過了半點鐘，才又回來，他一進門，影梅和柳眉同聲問道，怎樣，楚青臉上微帶笑容，却皺着眉說道，院長說有望，可是必須在一兩天輸血，這輸血問題很大，各樣兒必非血型相同，又得青年，我們上那裏去尋這樣的人，院長說本院還沒行過這樣手術，還得到吉同醫院去借器具，那到容易，只是這輸血的人不好找，我打算登報徵求，拚着花幾千：話未說完，柳眉應聲說道，登報得耽誤日子，不如：簡直我來吧，不是把我的血灌在他身上麼，那就請大夫快辦，楚青一怔這，你：柳眉道，我，就是我，你不用猶疑，快去跟院長說，楚青怔了半天，又問她說這不是耍的，你不怕痛麼，而且人也吃虧，柳眉不耐煩，拉着他就向外走，楚青也是疼兒子心盛

，好容易得着肯輸血的人，自然願意，就道，你別着急還得驗驗血型對不對呢，柳眉道，一定對的，楚青道，你怎麼知道，還得大夫驗了才能決定，說着就自己出去報告大夫，過一會同着大夫來了，那大夫把意澄和柳眉的血各抽出一些，拿去化驗，不大功夫，就又走來，說血型相同，很是合用，楚青和影梅全都欣喜，柳眉却看了楚青一眼，暗道，如何，我說的不錯吧，都是你的兒女，血還會不一樣麼，隨即商量幾時實行手術，和在那裏實行，那大夫看着柳眉說道，你的血雖可用，只是你也是很弱的，抽多了怕吃不住，病人却須大量補充，所以這次輸血，只算救急，使病人稍壯易於療治，日後若要復元，必得另尋個血型相合的人，再輸一兩次，說着又講出病人需要若干CC而柳眉只能抽出若干CC過此便妨礙健康，柳眉聽了，便問我身上有多少CC都給他還不夠麼，大夫笑道，夠自然夠，難道你不要活了，柳眉聞言，心中一轉，便微笑不語，楚青又說登報徵求還得照辦，不過今天却希望從速施行手術，大夫答應了，影梅問在那裏施行，楚青還沒說話，柳眉先接口說，還是在這房裏，免得移動病人，大夫也同意了，約定一小時後實行，就走了出去，楚

青對柳眉不勝感謝，影梅也對她改了樣兒，露出親近的意思，楚青在言語中暗示只要意澄病好，便以父母之命和柳眉結婚，影梅居然應聲贊成，柳眉却滿沒入耳，眼睛只望着窗上的鐵條，和門上的鎖簧，那鐵條很是結實，鎖簧却是一按機關便可鎖上的，心裏暗想，這地方正合我的需要，但盼上天給我機會，順利成功吧。想着便父和楚青談了一會，床上的意澄居然醒了，口中叫着柳眉，：柳眉聞聲不由顏色慘變，便走過去看，只見意澄已微微張眼，就忍不住拉住他的手，叫道，澄：澄我來了，楚青在旁道，意澄，你的眉來了，你看看她，又向柳眉道，他總這樣叫你，柳眉淚如雨下，意澄似乎已有所覺，但神情仍很迷茫，又低呼道，柳眉，好好我要你：影梅說道，澄，兒你好生養病，她永遠不離開你了，意澄面上微現笑容，似要睜大眼睛看，但並不睜開，反而閉上，又入了昏沉狀態，柳眉握着他的手，伏在床前好久，才徐徐低頭，將臉兒貼在他頰上，發着低不可聞的語聲道，意澄，我們都是罪人，天啊，我要用性命報答你了，并且掩埋咱們的罪，但盼你永遠不知道這件事，若知道你就沒快樂了，我死是情願的，說着忽似想起什麼，就立起來，向楚青道

，快到時候了吧，我去去就來，說完就推開門走出，到了樓下，尋着電話間，給他原來居住的信義店打電話，叫通號碼，就請九十號的曹先生說話，不大工夫，就聽曹局長的聲音問誰，柳眉道：「爸，我是柳眉，你早回去了，曹局長道：「我回來一會兒，你那邊怎樣，柳眉道：「我告訴你，意澄已經見好，大夫說準能復元，吳二爺和意澄的娘，已經答應我和意澄結婚了，曹局長叫道：「什麼，難道你就沒提跟吳二爺是父女的話，你們是親兄妹，怎能？」柳眉道：「我瞞着這件事，你想不瞞着可怎麼辦呢，只可糊裏糊塗的下去，我還得求你給我瞞着，千萬別露出來，曹局長叫道：「你這不是胡鬧麼，我可萬不答應，柳眉道：「你總得替我想呀，曹局長大怒道：「你可真不要臉，若是這樣辦，我就不認你這女兒，柳眉道：「你這不是要逼我死麼，曹局長氣得吁吁說道：「好，你一定這樣，咱們算完，柳眉道：「可別在我身上缺德，亂給抖露呀，曹局長道：「呸，我有閒工夫管你這臭事，柳眉道：「你可許了我，絕不對別人說了，曹局長道：「我養了你十多年，才知道你是這樣不要臉的人，柳眉道：「我要臉不要，你先不用管，你得想想，吳二爺這樣年紀，好容易得着兒子，若是我再露出是

他女兒，教他知道我們已往作出亂倫的事，老頭兒不得懊悔死麼，意澄日後也不能作人了，曹局長道，是啊，所以你就趁着這個因由，把真事兒全瞞住，馬馬虎虎的就嫁你親哥哥，柳眉道，我嫁不嫁，還得等他好了再說，這不是一天半天的事，今天我是走不開，明天早晨，我一定回旅館去，跟你細談，你可務必等我，曹局長道，你若一定做那丟臉的事，我才犯不上等你，趁早走我的，再不認你……你本不是我的女兒，就是乾女兒我也不認，柳眉道，你先別犯肝氣，無論如何，得等這一天，看我到底怎麼樣作，曹局長道，你怎樣作，反正作不出好事，我就等你一天看看，柳眉道，你可記住了，千萬別洩我的底，我自己還沒關係，吳二爺知道了。就許警拗得要了老命。意澄一生也要毀了。這可關乎德行。你別管我是死是活。是嫁他是不嫁他。千萬永遠守住秘密。曹局長道。這本來不干我的事。我只看不下去。氣也只氣你一人。何苦害別人。反正我再等一天。單聽一報。你若嫁他。我就駁頭一走。柳眉道。好。就是這樣。可是你還得記住。無論到什麼時候。也不要提這事兒。就是我明兒出門，被汽車撞死了。你見着吳二爺。也不許露出我是他女兒的話。

要明白這也要教他傷心的。曹局長道。我明白。他只聽說你是他女兒。就想到他兒女的犯了罪。他在年青時胡作非爲的。在外面亂留種子。到頭兒遭了報應。自然得懊悔死。我跟他無冤無仇。何必說這個。你不用絮叨。反正我絕不聲張。我若喪了廉恥我也不犯給你破壞。自己走開得了。柳眉道。咱們爺兒倆就這樣定規了。明兒見。你早晚能知道我的。曹局長似乎沒聽明白。連問什麼。柳眉只作未聞。把線斷了。隨即走出電話間。仰天嘆了口氣。又出門買了把鋒利的小刀才回到樓上病室。楚青問她上那裏去了柳眉回答說給我父親打個電話。我們在昨天便到了北京義店。正不知到那裏去找意澄。恰巧今天早上看見報上廣告就奔了。回店去了。忽然想起他身上沒錢。所以打個電話給他。告訴用。了。想起自己曾給他父女百元的事。就道。你的手裏也正窮着。指你養活麼。柳眉道。是的。所以我父親是個問題。楚青道。那他一筆錢。柳眉歎道。我也不跟你客氣。現在我住在這裏。守着病能離開了。我父親自己住在旅館。也沒趣兒。你若給他錢。不如早

去。楚青道。好。我遲會的就給他送去。不過他已很老了。又總有給錢就得夠養老的。柳眉道。你若能看着我。給他些養老費。我不過無須忙在今天。等明天再說好了。楚青還未答言。忽聽房門

來。還跟着一位女護士。和兩個男護士。拿着輸血器俱。立刻

護士們先抬過一張空床。和意澄的床并例。中間留了條縫隙。

器具放在几上。那器具好似一盤小機器。上面有兩條長的透明細管

護士就走了。只剩大夫和女護士。教柳眉倒在空床。捲起左臂衣袖。柳眉乍

看和房門的距離。伸手可及。不由暗自欣喜。那大夫先在意澄身旁收拾一下。把一

條細管的安端。插入他的臂上。才又來拉起柳眉的左臂。摸了一下。尋好部位。把

管端插入。柳眉便問插的地方是動脈麼。大夫點頭。柳眉又道。這動脈一破。血便

要流個不住麼。大夫道。是的。不過當然有着限度。現在機器一開。你的血便經過

機器。輸入病人身體裏面。時間至多四分鐘。由機器上也看得出量數。說着便要開

動機器。柳眉忽然叫道。等等兒。你們先出去。我有點心亂。楚青和影梅聞言。便

都出去。房中只剩大夫護士。隨即開了機器。柳眉便覺臂內似乎發出……的。稍遲一會。又低聲道。大夫。你和護士都到門外站一會兒。成不成。我心是發亂。大夫聞言便對護士示意。叫他出去。護士又出去了。大夫却不肯擅離職守。但因時刻遲早。動作不甚緊張。舉起手腕。看看表又放下了。柳眉又低聲道。你走開一會不成麼。我這是毛病。只要躺下。就怕跟前有人站着。那大夫看看她。似乎嫌她絮聒。却又因是替人輸血的人。不願太拂其意。就移步走到門口。恰巧那護士正在門旁。見大夫出來。便和他說話。大夫不由走開一步。其實離房門還沒二尺。那知柳眉早已用眼望着。見他離開門首。霍地翻身坐起。用右手拉住門。盡力一推。房門霍地關上。你又飛快的扳動門上鎖簧。門便鎖住了。門外的大夫聽得門響。回頭一看。已然關上。再推竟紋絲不動。才知道不好。急得喊叫敲打。柳眉滿面慘笑。只作不聞。又躺在床上。只聽外面亂了起來。但那門很是堅固。敲打不開。院中人想是蒙住了。過了約有五六分鐘。才有人打破了窗上玻璃。雖然被鐵條阻住。却能通話。喊叫快給開門。柳眉只作不聞。但這時他的血已被抽過度。也無力再

起來了。隨聞楚青和影梅也在窗外喊叫。柳眉。你這是什麼意思。要救意澄也不是法兒。一氣輸的血太多。你有害處。你快開門放我們進去。柳眉在昏暈中。隱約聽見。又聞房門格格有聲。知道不久就要被撬開了。便徐徐向袋中取出所買的小刀。握在手裏。先將輸血管拔下。隨即將刀向原創口用力一刺。覺得一陣疼痛。跟着便失去知覺了。及至撬開房門。可惜也太遲了。柳眉的血被關器抽得超過原定限度的若干倍。地下又流下許多。已是膏盡油乾。不可救藥了。一陣紛亂之後。那大夫護士。自然受了醫院處分。意澄却得到意外的成功。楚青影梅知道柳眉是捨身挽救意澄性命。却不知你隱有苦衷。以爲作得太過了。不勝感嘆。就在柳眉殘喘彌留中。守到絕氣。才想到你還有父親。急忙派人把曹局長請來。告訴一切。曹局長才知柳眉早已安下以死補過。捨命掩醜的心。在給自己打電話時。已把意思露出了。只恨自己糊塗。還把你罵得一文不值。不由心中悲你。就抱着柳的枯黃尸體。痛哭一場。但再看意澄。却已面有華色。眼看出是出死入生了。曹局長雖然難過。但爲體貼柳眉心意。把祕密却隱藏胸中。絕不吐露。等到柳眉埋葬完畢。楚青拿出一套

送給曹局長。曹局長堅決不受。楚青便說自己已允許柳眉。給她父親養老。曹表還失信。使她泉下傷心。曹局長聽了。忍不住叫道。我是她父親呀。我是她父親呀。天知道她傷心不傷心。說完向楚青頓足一嘆。便拿着錢跑了。楚青忙了半晌。還以為曹局長是刺激太重。神經失常了。也就嗟嘆而罷。以後意澄病愈。楚青就接影梅到天津同居別業。夫妻父子歷劫重圓。自有一番况味。至於家中那位善妒的太太。一生不得人心。只作了一件知趣的事。就是在楚青回津之後。她不久就得病去世。讓位避賢了。楚青得到兒子承歡。永久感念柳眉。却不知柳眉和他是何關係。意澄自然更是傷感。曾經心喪數年。不思續娶。所幸未知真相。良心不致負疚。這自然出於柳眉的苦心相讓。但知道柳眉苦心的。也只曹局長一人。而曹局長却不知去向了。

